

波斯鉅藏
已

儒道門
天官門
地官門

共十

1490
106



門 1400
號 1490
卷 10-6

國語 附離騷總論

張一桂曰春秋出而有國語。二者立明既在左傳異經復俱典制之隱沒也。曰聞之放失也。假諱之靡章也。曰適之弗述也。故林八國語以爲外傳上徵于七律六間斗炳天電之遠下逮于三綱五降忠文仁之際筆色乎千載。百官億魄九咳之衆徵及于鯢鮪魘魔孽孽外軋輅細幽闡于國祿莠羊穉抗鸞鴛鴦之恠明者於首領股肱手拇毛髮之靈賦。乎孔子爲素王立明爲素臣自古記之而韋昭則稱曰目聖經以據意托玉意以派蔭可謂命世之才誠爲論矣。自韋昭以後評國語者宜莫如韓愈之言曰左氏詳諸夫連城之壁不能死類立明故裕福于林詳合德應于卜筮誠有愈所短者。使後世因傳會經先王之迹不至浸泯者其声不可誣也。乃柳宗元作非國語以詆之嗟吁。此休文植黨嗜進宗元非在氏之倫矣。毛其舉微細闡于大較推富艷之飾談賤其有旨之有轍故虞學讀之以國語誠可非也。固著非、國語焉。

又曰夫子教門弟子以學詩而嘒文獻之元微也。故問禮于老聃問官于剡子。即童謠孺子所謳吟道路亦採之以資博識。則詩錄鄭衛而丘陵崑山諸篇。嗚呼。于王室宗國者。于誦之有餘。思焉。立明幸授經于仲尼。雖未知其其老聃剡子爲如何。然之武成康之旧典。章再命之詞。視滄浪鶴鳩之謠。商羊萍實之語。不左爲文獻。爲足徵乎。原不幸後起于戰國。雖未敢望丘陵崑山之彷彿。而然闕凡玄圃之章。薜荔蘭茝之賦。現索間濮上之音。芍藥荷之咏。不猶爲止乎。礼義乎。今立明既已北面杏壇。必已列游夏文學之次。採其可削者。而著之經史。原得北學中。吐必將蒙商賜言詩之許。挽其變雅者。而歸之正。蓋聖門海若也。海若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聖門不擇羣言。故能成其大。而胡宗元與楊雄之說。乎噫。太上忘言。何有乎經。且未著何有乎傳。思無邪。吾心之詩在矣。春王正月。吾心之春秋在矣。苟得乎此。則六義皆精。柏二百年。廢貶皆空。蹄即左氏採鮒屈原授簡。且無能爲有。爲無。而况宗元非之以爲奇。雄反之以爲博乎。何暇置喙于其間耶。雖然。雄自謂雕虫小技。壯夫不爲宗元。俱學

國語離騷總論

世

者謂于文采不得由克弊之道是其身任重而用力重勤非未盡可非反未盡可反猶然取姆于來世况後之人傍三傳之藩籬輒斥左吐為瞽史拾九歌之咳唾即詎屈原宋為衙官享蔽帚以千金寶康郭以周鼎假全雄元有知不亦然笑者幾希矣

朱子答曰余正甫曰但渠亦好吐語等書某竊以為唯周禮為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襄周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間又自雜有一時借竊之禮益以秉筆者暗粉塗澤之謬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表不能振起之所由也

離騷 楚辭 楚聲

離騷 附楚辭 楚聲

明注中台曰自詩變而有離騷者屈原既以孤忠見效疾王所之弗聽也謠諛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作離騷以明已志慕帝堯之芳規述堯舜之耿介懷禹湯之祗敬思齊桓之諛輔明道德之廣崇刻治亂之條貫諷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可謂兼之司馬比則稱之曰其文約其志大濯淖污泥之中浮湛塵埃之表雖與日月争光可也非蓋羨矣自司馬以後評離騷者宜莫如朱子之言曰原志行過于中庸而不可為法矣長歌之哀憐于痛哭離騷孤高而嫉俗憤激以沈身誠有如朱子所短者然其纏綿惻怛使所天者幸而所之足以交相感發其善不容掩也乃揚雄作反離騷以駁之嗟乎劇秦美新忘陳任莽非原之心矣誇節為撻擗鄙損生為質醜襲長沙之陳說昧荃宰之大倫故徐禎卿讀之以原念忠隕漢且復獲謗自著反離騷焉

牧齋曰春秋之世孔子所刪定三百篇吳越荆楚皆無詩惟秦有之無衣是也秦之所以滋大也原自申包胥之哭於之包胥之秦庭也三日三夜不盡聲淚盡而繼之以血此亦天下之至哀也當其痛哭之時飄風之呼諱林木之畏懼鬼物之吟嘯飛鳥走獸之踟躕躑躅靡不相其悲助其哀而況乎平人乎故其詩曰豈曰在衣其子而仇又曰豈曰在衣其子而袍哀公之賦死衣蓋亦欲歔煩醒泣下露襟而不知其所以也包胥以哀聲感之哀公以夏聲應之季子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其死衣之休乎人知在衣之休乎人知在衣之休乎為秦風夏聲而不知包胥之一哭足以高其氣唾楚楚楚厲秦臨噫氣怒呀激譎叱以之聲至今在天地間謂楚每詩也其可乎

宋子曰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皆雜或而於跌宕怪神恣肆激切而不可以為法然皆生於憤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規因以伴危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厚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怨妻亦婦投淚譴嗟打下而

所天幸而所之則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著豈不足以交有所芥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咏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又書楚辭收韻後曰考漢書叙傳則有符其韻者乃知大抵本文誠不為設而故公用韻考之未詳也再跋楚辭叶韻曰九章所謂將寫未詳者近見閣早道士甘夢叔說寫乃當字之娛侑晁氏自謂深於騷者爾亦曰龍其謬而不能正也題屈原天問後曰如啓棘者九辨九誦王逸則訓棘為陳訓賓為列謂商為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為意相符契以賓客之祀而作是樂尤為迂

賦辭賦

賦附辭賦

世共知雅騷為楚人之音而殊不知佯狂參秀之什即依沙裏野之所濫觴至於慶卿易水一冊又是朱夫子所稱之為悲壯激烈非楚而楚者也夫以浸沐仁賢遺化之鄉而且與金其堂長城壞界相接則自昔東土之習為文藻尤多以詞賦擅名於世者其有得乎參秀易水之原凡餘韻而然者耶

司馬相如賦之聖者

賦近出也源於三緯愛而騷而後賦作矣辭出於孔氏所以尋易也今讀其文韻語甚多其亦本於賡載者歟楚原原作騷慶雅之源也宋玉景差賈誼徒起而賦之源流於是備矣漢與武帝任杜風辭蓋本於騷而詞益簡古晉外士陶淵明賦歸去來辭又稍馳騁而視賦則尚簡班馬出而包絡之餘至有十年且就之說吁感矣○漢人蓋詞賦於博奕下筮

楚辭依諸序曰高唐九十章雜有恩方厚因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居尤之祀佛倡家之說祀身幾何其不為蘇矣之寶而何諷一之有哉

余世曰子雲服膺長卿曰長卿賦不是楚人向未其神化所至耶所磨白首竟不能遠乃謬言欺人云離騷之技壯夫不為遂向千七莊拙而為宋人門戶○辭賦小道曹子建以為未若拈揚大義揚子雲稱壯夫不為之心離騷曰荀卿宋玉枚乘兔園相如上林賈誼鵬鳥子園何備孟至而都張衡二京子雲甘泉延壽吳光凡此十家詞賦之英傑左思三都賦序云詩有六義其一曰賦賦因者賦者古詩之源也先王宋玉以視士風見其升猗則知衡也漢漢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天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此目強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稱怪以為潤色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益微

書禁國中契書

書契 附中國林示書

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議之亦足以為治至後世風俗薄歎諫自生而書契不容不仕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言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夫君子之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荀軒程氏曰網罟耒耜所以足民倉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枵枵白弘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定其居門柝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無遠感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凶之書契何也蓋利器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取象書契可以代忘言之免孔文可以防書契之偽其視網罟等象致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利也加結繩初易為網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漸大義悉於書契乎視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夫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大物至於剝則復之功為大書至於散則藏之功為大

洪武三年太祖高皇帝因陪臣成準得之回賜四書六經通鑑漢書永樂元年太宗文皇帝遺太監黃儼賜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諸臣奏議大學演義春秋會通真西山讀記牛子成書各一部永樂四年又賜通鑑綱目四書演義宣德正統之間連有賜書至於萬曆十七年神宗皇帝特頒內府藏書大明會典一部優恩異隆雖在國人之耳目今者世守士大夫之以文翰自任者每因貢使之末求買互見之書而所禁至嚴前代史書皇朝文字一切不許必以籍文忠事為據噫當宋之時高麗陳事中國豈可此論於我朝鮮哉數十年間僅至一焉宜乎諫外而不從其所求也且坡石初得漢書手區一本有貪兒暴富之說在乃畏外國之暴富而報不其耶詩云不岐不求何用不臧坡公其亦不免於岐乎

楊通山語西山曰唐吳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差彼其多也晚周以來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

廿四

之多不可以數計然千百年每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因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之有在矣

王氏揮塵錄曰升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甚書之名今皆散逸太宗於承樂元年謂左右曰凡為治必須博觀典籍吾東方在海外中國之罕至極刻易以刊錄且難盡刊天下之予矣範銅為字隨所得而印之以廣其傳誠為至窮之利遂用故法詩之左氏傳字鑄之名丁亥字

先台曰歐陽公本刁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青猷屢往未士人往亡工詞薩律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今四不許傳中國私世無人識古人先王大典莊庚猶蒼波浩陽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滄繡洪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律福以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燬之列使中國家傳戶誦之書皆放逸而律福補區、抱編簡以徃能使先王大典獨存矣殆可歎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亡有外國本云

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者天顯頤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辨一揆是故屋之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美也九州之書謂之九丘九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所取掌者此也其在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也今其書亡而其美則略見於孔氏尚書之序故錄以為經籍之始

石林燕語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誦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莊者精於發言對故往往皆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自是書籍利鏤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誦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足正不益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莊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書禁國中契書

夢

葉氏過庭錄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畧分為經史子集四類升平時三弊所莊不滿十萬卷宋元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莊書家如宋宣德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祈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見其目多至四萬卷間有不必視者惟宋家梓之其精者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若春秋二經首末俱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元成書戴記雜出漢後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曲最晚出六曲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為經史之疢也狎虞夏高周之書亡其四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存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亡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與齊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統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為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為之也易則其傳也之不远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畜者加鮮畜而能閱者尤可鮮焉宋嘉祐時命名臣王克臣等佐崇文總目記雖閣所儲之書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缺畧于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古昭德晁氏公孫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莊之書而評之俾覽者如入群王之府而閱木天之莊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究有加以洞該志趣雖變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彈見洽聞之一也

宋太宗曰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
夾滌鄭氏曰陸賈秦之臣位也酈食其秦之臣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穀歲陳勝起二世已博士諸侯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儀生與經學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各曾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曾為守節禮義之吐則知秦時未嘗廢儀生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訛論不合者也蕭何入咸陽取圖書則秦未嘗燬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問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故之秦火使學者不觀全書未免疑以傳疑臣尚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侯經而經絕者蓋為此芥也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也

馬氏曰秦以反者為博士每吐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說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固虛生輩竊說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此自得面說顯指如周青匡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身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投逆鱗觸奇秋是書雖存而宗已恃士官帷設而宗廢也○古詩云先王憲物參差見列聖明談次茅開

漢志曰易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之揚于王庭之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也故周官保氏掌春官之六書謂象形象意象聲象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舊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哀立是非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闕之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也隋經籍之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自黃帝倉頡比類象形謂文形音相益謂之字著於升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詩云史籍始於明治亂經書表衷相安危

列歌曰漢興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祀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芽至孝武然後鄒魯趙頌有詩孔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秦哲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趙政孟子題辭孝文欲游學之路論諸孝徑孟子爾雅皆登博士書之在書猶日月之天也天在日月天道疾已世無書人之道派矣聖人之書今世賴之而知今其述作日盛秦性日繁難於聚而易於散必其藏之上以續書道如綫之脉下以繼萬世不朽之傳使聖人大道之書共天地為終始則其功豈淺哉

駢儷

韓駒曰昔李翱言六經之文不拘於儷偶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群小則不偶儷矣其曰遯閑既多受侮不少則偶儷矣惟晉宋間始拘偶儷故劉子元以謂可一言足者演為二言可三言而成者必增為四句然而偶儷之近世尤甚矣

駢儷之文源始於東京而濫觴於魏晉至六朝極矣陸宣公全用瓊閣文法亦云瓊駒

夫四矣豈非文之弊也哉然自徐庾以還亦莫之或齊也蓋雕虫篆刻非壯夫之所為抽黃媿白非亦雅之所尚而世有汚隆又有升降文之不可得不得亦猶世之不能挽而回之也况今君臣上下之間交聘大小之際辭命言語必托於是以至縉紳慶吊之札科場敲擊之文聲韻摸範各有定式則此固靡閣韋布之不可闕焉不習者也

駢儷

類聚

類聚

錢牧齋曰書之作昉于六朝盛于唐而汜濫于宋已後迄于今盈箱溢貯連牖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奏

其略承學之徒耳目習亂而復歧路莫知所適

又曰彙類之書綱羅典故苞括瑣碎川次部居鉤玄提要榛楛勿剪則集翠于陸機蕭艾必剪則取裁于

郭璞躋矣哉經籍之禁禦文章之圃田也

又曰類書有二便焉便于好學者一便于不好學者一何謂也夫四部五車津涉則浩如烟海九流七錄披剝則勞如縷絲吞紙或困于無資閱市則若其難偏今以是書濟之舟車定其嚮背故新豐之大鴻自知阡陌連章之門戶如列西菡推黃香之九宮不煩管律步豎及之八極未出戶庭由是經緯史御華佩實載司南之車向方靡惑服四昭之草得用弗迷勤學有食焉之能臨文每吟懶之痺如玉河室主壁言八海之道師此便

于好學者一也俗學剽竊諛聞單疎指米囊以療飢過宅家以數室一朝貧兒暴富窮子得家泉客

之珠吸泣而立成崑山之玉抵鵲而不惜汲冢之科斗八可編摩河東之篋書家堪補綴辨豹文之鼠豈必

終軍識貳員之尸何煩子政弱翰三月油素四尺子雲詐非勞人上窺結繩下窮掌故退之豈亦笨伯乎此便

于不學者一也

又曰舊尚餘暇游獵斯文屠門大嚼宗且快意昔人呼書為婢以為老人嗜書如稚子之須婢乃可以養生而却

老也吾將以此書為黃姪安知不若張倉之兒盡食乳而不死乎

又曰若夫類書論語綴拾雜補吹花已萎嚼飯不甘雜多亦奚以為

子瞻告神宗曰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割窺易省尾以眩有司

之莫能辨也且其為文與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在成病對偶故考之難精

文集

柳州柳宗直西漢文類序曰搜討磔裂搗搗融結雅而回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咸得從其條貫委然若開群玉府指揮聯累圭璋琬璋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惟第其價可也

文集

東吐右文操觚家競出遺集可謂盛矣然徐而察之未必皆其人也蓋其家世隆顯胤胄趾美則雖折揚皇卷亦可以混響韶韻咄嗟之頃能令木末而紙貴若窮塗冷後惟依雲夢之富極隋和之祿而後世之後旋就湮沒是以孝標與秋草之感子駿有蠶紙之譏雖開世情理亦宜爾如所謂秋虫者一立一墜之吟以自遺於身後甚矣其可悲也

嗚佩鳳池之上庶幾克備書歎掌之肯而得以肆力六藝百家之深者天或有在矣○醜百代以明偏嗜亦良拙矣

昔之文人學士平生精力咸萃並途當其馳驟各傷飛揚菘苑復薛之整半間之成以從貴鷄林價傾洛下孰不懸精結念宇宙自期詎意零落異時處同草木鴻函鉅積散若晨星充棟盈車鞠為黃壤此太史所以躑躅於名山元凱所以歎歎于丘石者也

註解

古今箋註家平忠於所為註者而攻乎異端則援墨而附反駁於訓辨則郵書而燕說要皆安補於作者而道自弊矣余嘗閱朱夫子書有括蒼閣丘氏陰符經解題跋而稱其能不感於墨端之說折衷以義理之則其所取之義蓋如此

朱子曰聖經學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諳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又曰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伎子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又曰解經已是不不得已若只執註解上說將來何降如西邦人一般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西邦亦那邦人始得今便以盡喚做那人不得○又曰解經當如破的○程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

又曰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者然其源深流遠氣像從容實具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令往務為簡潔然細視之覺渴却為渴迫氣像既索其精涵春不覺言自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為之尹和精審之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傳此言深有味也○軾已見而是其說則道晦集其說而折其衷則道明此漢儒之傳所以有可法而宋儒之傳所以有可取歟

與張欽夫曰漢儀叔經有矣改易屢但云其當往其後世猶或那之况遷改乎且非特漢儀而已孔子刪書血而澤杆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先列中與恢公裕七易有施孟梁丘夏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建皆有申公

小戴記之末也書神於古文樂錄於音節
程啟疏曰表章遺經者左立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書毛萇之於詩高生之於儀禮石蒼之於禮記及杜子之於周禮是也○說得聖人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

涵洩之太過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吾書也於成取二三策而已朱子曰案有向陶弘景註易其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候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必景知本草知本草而未分經註本草候其秋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秋疾而大前世仗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或成曰流血標杆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亦傷國然非至一再豈至流血漂杆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不如吾書而謂血漂杆未足為多豈不信之至哉經訓之禍正類此也
歐陽公曰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議自出之說沮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沙砾水而

解註

解註

艾

此擬

授義之也不若沙王盡去水清而明其日夕而并明同川流之不息者聖賢之四書也天非日月則益以若其明地非川流則益以見其運使世益四書孰知孔子之為孔子使世益朱子孰知如書之為四書
程子再傳朱子為本義而後易之道明蔡世作傳朱子為訂定而後書之道顯儀禮集註作於朱子而自謂於世有小補詩經集傳作於朱子而自謂忘恨春秋則程氏胡氏為之於明焉由是家傳其字若披雲霧而觀青天由是而人誦其書若剪荆棘而循大路經途以之進講館閣以之祿藏學校以之設官科自以取士○漢倣置鼎百家疏注於六籍斯亦陳勝之於豐沛朱子曰昔見徐端立夫說曾以蕪氏問杜之說門尹和靖○正色久之不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止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此擬

方正字曰古之言祀者假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適以高稷擬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繫功置德名其情稱而忘其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此孔子楊雄以常玄成此顏淵司馬君實以楊雄此孟
子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法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數子者雖不足擬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自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垤河渭之於溝澮也擬之一不當且若是况某何如者而以擬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為而可哉指自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謂人曰此常也驟而向之疑者尚少也指蟻垤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為過言則笑以為妄自人矣
宋真宗時王偽備出知黃州任三黜賂以見老帝帝自嘆曰吾差生元和時送事於李絳崔群間斯也愧矣東坡作畫像贊曰王公元以雄文直道樹立當世是以進配漢唐向六君子

得人用人用人之方歷試其人

天官門

得人

附用人

用捨之方

歷試人才

三仲君臣固無隆為如漢武帝非賢君也當其好大喜切之際才畧之士宣力於外東振西振惟意所欲及其半
年後過歛跡養民保境則又有在士之臣運智制覽便耕利民若使漢武帝求踵哲王則安知會道守之
士出而應命乎世未嘗無人只慮人君求治不誠不能收用耳今曰人才渺然我 后俯視一世固歎可用之
才然若誠心望治用當其才則豈不可做一時之事業耶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為己憂既人君之職在於得賢而已
聖心既正朝廷既和則可議得人而革弊矣夫得人之說固是老儒常談而撥以實事更覺他策孔子
所謂為政在人者豈欺我哉惟德才不備於異代在於任用之如何耳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子思居衛而魯
崩有賢而不用則與己賢何以異哉今之議者托於得人之難每過夏通之論若必得人如古昔聖賢然
後乃可保邦而不得聖賢實任危亡云云則得人之說反為痼病天下之不喪其邦者幾希矣漢高之蕭何唐
宗之魏徵宋祖之趙普此豈伊傳呂尚之徒乎不過取一時之右者耳如使三帝置之而不用必得伊傳呂尚然後
始欲為國則伊傳呂尚卒不可得而四百之業貞現之治天下之定會與兵初者矣今之人物視漢唐猶且
渺然况求三代之士乎如欲一時之右者則代豈乏人乎在我委任尚否耳洪惟我世宗大王是東方聖人也用
人惟已立法國垂裕昆永建鴻業而其用人之規惟賢惟才不問其類任用既專諸間因入如南知
出自門蔭而以黑頭拜三公金宗瑞顯被物論而以獨見開六經起 不日者意謂當至卿相而位稱
其材則終身不改久任累年者意謂官止於此一朝陞擢則不限階級以真古昔聖帝明王任人
使能之一揆也○朱子曰范太史唐鑑議論太平歸於得人
楊萬里曰子曰乾為君乾之道何道也代自然者坤也行水火山澤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為哉君

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為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是之謂歟○朱子曰擇一戶部尚書錢穀何患不治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天台潘氏曰凡詩中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得人而賦賦既賦云君子為年介年景福而曰必朋友攸
攸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于祿百福而必曰幸田厚區其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
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既濟之六二云婦喪其夫勿逐七日得程子曰五得尊位時有既濟每
復進而為則於在下賢才豈有不用之意故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
太宗之用言尚急於終况其下者乎吳臨川曰治天下在得人○夫人之一身應務酬物其事尚難兼
也况人君之身百責萃之忠賢不任事且困之而隨愈為其係某故之得失非少也精其選于未
任人之先專其任于既得人之後雖朝在前則委心傾聽山甫在後則改容嘉納過庭有煩則授
之斧越而不疑郡縣有難其黃則錫之重責而不惜不所儲言不責近切惟和惟一以考厥成帝
王為政之是或其在是於此之車馬輪轉法歸非人不行造父為御一日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
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立之木太平之略非一行之切也
夫人君一天也有立窮如大化而不能以自運必藉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四時之氣五行之吏各
司其令各宣其氣而後世以成其物以遂其志或有變闕則底其間者而天始成其清虛浩為君有
立窮之治理而勢難以自給必待心膂手足庶司百僚承流之臣奔走之佐共致其身共舉其介
而五夜時極象度具貞立或有委頓其散其向而君始克以拱揖受成故君而不慮用兵倡
始聯屬以任忠非所以休天而宏默慶之功也臣而不君尔忘身國尔忘家以付托非所以報主懋
代終之義也

得人用人捨之方歷試人共

程子告哲宗曰願子王佐之才而單食瓢飲季氏邑國之霍也而富於用公邑君用捨如虬非皮世之監乎○
蒸氏江漢推大臣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切雖曰山甫積公之詩實發宣王之德也
晨辰少年子冠未洽治務
樸斷亦於丹腹條蕩資於括羽培植成材雖在元首而宣化贊揚必資股肱故人存政采夫子告于哀
要在得賢賢則勉於各桓
牧齊夫主爵者之用人也猶委子之下子也必審其肩面猶醫者之用藥也必察其病症不審肩而下子不察
病而用藥此敗亡之道也全天下之勢亦安之矣民窮財盡虜寇交訐其在乘勢不可不謂之殊局其在病
症亦不可遂謂之康莊勿謂也而用人者教以安者救將敗之基以謬方診危殆之病其亦可謂寒心也
已矣○荀子曰有治人安治法
秦之矣五曰帝乙故妹以祉无咎程子曰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能信任而順從則以之
受祉而盡善能成治泰之切
書曰亦越成湯涉丕理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俊呂氏曰漢高儲參後平
勃於身皮逆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統禱允等於身皮亦能維持數十軍况三代為天下長慮固宜備三俊以
繼三宅也○所馮者只是銓筒紙上之名而已
書曰文王維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慎陳雅言曰天下之賢固真難於獲其用
尤莫難於盡其用而不能盡猶未用也是以文王之於三宅謂之以克俊有慎者蓋才德雖帶
事司牧人之所固有然所以能究其才德之用者室由於文王之克厥宅心有以致之也克厥宅心
者知之至信之為文王之心與三宅之心膺合矣交契與任契被此之間者也

以宣廟初年言之柳成龍金字題皆是崩士朴淳鄭澈俱出湖中其餘不可殫記皆得草野之遠士并
為一代之冠冕而今則未聞湖嶺之士顯位於朝豈九齡韶石反下於仙客之中舉耶
孝宗時劉靜春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定名實三曰能四曰所授惟其才也則不以爲
次不以年齒不以疏賤亦不以功而不使之權沮則才不可勝用矣今世不然門高則遠勢隆則權廢
駭之童孺於奉脰鬪茸之資躋於卿相儲養之道瘠而掄選之法備雖有管樂蕭葛之智慮自布信
之勇安能展一籌拖一策哉○昔宋理宗嘗讀朱熹書嘆其不與同時後之評者曰當時其德去而
不能用則雖有朱熹亦不能用矣
我國祖朝宗用人之規惟視才德不專以科舉為重朝野各遺賢政治已成焉自己卯士林之敗
奸兇連執國柄嫉惡高尚之士非由科舉而進之終不置之要地祖宗良法於斯劫地矣厥後乙巳軍
間雖非出身亦命差憲官而終不克純焉今則流俗之輩習以為常若國欲用遺逸以為臺官則
群咄聚笑如見太古茹毛飲血之事此所以朝多冤素野有備稱政治不政者也夫其業棄志專心
求利者多擢科第學問餘暇魚治舉業者類多抱在又况守道山樵杜門私名者豈有苟且者
司之理哉如是而不共天哉使老於立憲豈國家之福哉○五峰曰法立制定者非其人不可行也○夫
以文藝取人乃末世之弊習記誦詞章古人比之異端其為治道之害可知矣國朝用人專取文士
一通其塗持循不敗則自翰註以至公卿如登梯級舉足自礙然雖有聖賢其傑生於此時固難
以表著於其間節行材力之士尤無以進立於前列久殿下徒見其塵華之輩昂昂列朝端遂謂一世
更無人論議矣所取諫諍無所情意未字上下相睽至夢卜之札惟懼之謀古先哲王所
經濟民物勘定禮亂之寶則茂字自爾徒以出入數紙寂寥啓此為治國之活中嗚呼不

得人用人之捨用之歷試人共

亦難乎昔西晉趙宋之季崇用虛華因循弊習拱手自寇忽若其端其君非有禁紂之行其臣非有罪惡
之罪而國為立墟身死塙壁為千古笑端此豈獨其臣之罪哉所以用之道之者非也○程子曰天地
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盡用天下才此真不能大治
宣廟祖遂臣奏曰臣聞成宗大王有言自非我以下子能知其賢否才拙未知成廟以何術能偏知人
物如此意者成廟遂之接下其臣僚各問故舊知人物也當今秉用人之柄者由徇相識人之意不問
賢否一切臣擬所擬之人非有預定銓品或首擬或次擬皆各倫序殿下但披三望以首擬為最矣而
點下豈知三望元無高下之可言也宣廟曰近者儒生上疏以予首望落點為有弊仍論祖宗朝上
中下刻字筆當落點時信手取筆得上則點首中則點中下則點末此意似之對曰此乃明廟時事也
亦非治法也宣廟則若三望中有曾所未知其賢否者則可以落點三望皆不知之人則以用筆之法
似公矣殿下愛士之意固出於誠而惟是好勝之私未克治之志不立故愷懸印緩者順而承死難進而易
退者逆而忤合至於進賢則不論用舍而只一高爵祿為羈勒待士則不辨賢否而只以崇卑分輕重故
欲行其道者顧忠而不可得行徑躑躅終至於必退欲退其祥者雖欲毀瓦畫墁而必以久次終至大官
夫爵祿者所以勵世廢鈍而命德之冠也若使欲得者皆進不進者皆退則天工之曠何足恤哉○朱子曰
仁宗有意為治不肯安於小成只是用人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許魯齋曰任用之道獨用已意則沮排
者必多何則竟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而後可知也然而不敢以己之見而便以天位付之必也
賓于四門細于大樽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而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竟之意也然居天
位蒞天職人益問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宣宗准蔡功成而廢中丞立不得
安於朝况大於此乎

得用人用人之捨方歷試人共

呂東萊曰用人之道誰可信其虛言而不計之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為納之於膠援擊劇之地以觀其才處之於閑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冒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或問為政之要朱子曰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

紹興中吳敏曰為天下者當為一物近年以來有廊前錄為朝廷錄有司錄人才亦然有觀擢有大臣薦引一天下而自為分別如此是以大壞○蒙之蒙曰困蒙之吝獨遠害也程子曰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而致困可吝之甚也

昔當宋室搶攘之際朱子師胡公憲口進為時用朱子為進時務之要其言曰天下形勢獨在救其本根而已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

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燭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夫以朱子道學淵深為君師盡其忠智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和時務之要矣○呂中曰宋朝用人之道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列中歷溫更任之十二年請中

令普之相十二年鄭道之守山西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閩南凡十七年皆國初久任而成功者也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吉程子曰天以一人身之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方事唯能天下之盛則不自任其知而其知大矣

蓋之六五曰韓父之盛用言胡雲峰曰五為繼世之君有九二承之德以是能用賢以致聞言者也是以九二之德自成五六之名也程子曰考立政之書其言常伯掌任之尊與綴衣角質之賤同以為戒要在得人終篇反復惟此一

事而已或論郡縣建封之弊朱子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

後魏韓顯宗曰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則可令別貢門望可賤冒秀孝之名裁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虜奴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亂墜於阜隸矣○胡氏曰魏之中葉以門地取人及其衰也以傳年用士於是英雄散

送才智不用思所以振而齊之而天下始多取矣裴子野曰官人之亂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夫一人之身所閱者眾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萬品子郡俄析乎

一面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吳朝載眾亦有九德周家實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啻也西漢以來刺吏守相得以專辟臣之相魏晉以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毀試之以曹掾戰業然後保之八備王官以諧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掾

紳邪初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司司升沉之柄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諧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必專核其資格於是送賢其能之意每復存者夫

薦舉易之衆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楊誠齋曰驩兜遷共工而堯吁金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免而未光者歎世之庸人之道清濁不同太上博選兵能列置左右格君弘道也其次見世不公一欲下年備進所知也下者窳

薦舉

柄弄軸務樹親舊托情濟私也最下賄賂輕重視同鄉僧負國自私也口周礼地官族師各掌其族之戒
合政事月吉則書其睦姻孝悌有學者
真西山曰撲玉必於山亦珠必於河亦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多以私意累之於登則棄之於親則嫌謝
安有乎此而以玄應詔祈奚吾其子祈午狄仁傑果其子光嗣亦知脫然俗見之外而趙克國於帝亦
取名將則曰無踰老臣予論之曰美也不知有子但知有晋克國不知有已但知有漢謝安但知却泰昌計
兄之子哉其用心則一也

呂申心常薦處士常秩已既起愛其節申心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不可以是而憐好賢之
心申心更然謝之程子母其韓公范公范公廷舟於穎湖為屬吏亦見韓公已既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
事來也乃亦薦舉耳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亦之預使人求君子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今世之
仕者亦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下不亦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上者使之亦之歟韓公曰
且世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朱子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
貴

胡玉峰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問跡戚若視旧果才避嫌而弃之亦為不心誠哉是言也
朱子曰朝廷設官亦賢故在上者不可以請托而薦全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眩鬻而
求薦

柳州其楊京兆憑書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所信之難
明道在郵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地不聞志之所欲
以仇言苟矣而曲引旁彼

藻鑑知人

以藻鑑 附知人

自古人君好理不明私意或蔽則以小人為君子以君子為小人終至於厥害甚良幸信交回敗政債國迷不知誤者何恨
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秀能亂苗紫能亂朱諛佞之言近於愛君朴直之論近於証上德法在昔欲矯俗
弊者近於喜事徇常守故者安始息者反似乎識務守正不撓難進易退者或近於驕實依阿取容持
祿任位者反似乎忠勤同心同德忠貞王事者或近於植朋利盡交疎自相分裂者反似乎急遽明白坦
率者近於迂闊那申深險者似沈厚敦行實德近於木訥巧言佞色似君子智此皆君子小人之所以難辨
而古人之所以莫悟者也

古聖王之所以親臣也非之否不次之對臣得以益心者得得益知故君子則真知其為君子小人則真知其為小人下則不
難矣親堯之於丹朱則知其實惡訟桀之則知其象於鯀則知其方命地後於舜則既俞而後問其如何其知也
真知而好人之而好惡人之而惡之

臣按臯陶謨行有九德以下知人之事也故有巧言令色孔子之戒也先輩眼目之長如是
竊軼告神宗曰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
哉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法人死矣不肯一付之議事已效而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
時大臣不足以異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症也有剖腦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者况
其術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肌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
於操刀而杀人者幾希矣房帷之秘刘秩開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

天下事莫難於知人自古聖王之所不免胡文定不以不知秦檜而不得為君子程子不以不知邢恕而不得為大賢
程子之行道也防上蔡疑邢恕所為程子曰故人情厚不敢疑以此知君子之所居大公平旁人員我母我負人局

世九

官方易數守官况官

晉愈已然索性攻擊有君聞拜者之為哉
柳州曰孔子亦曰失之于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晏矣又曰德如漢光武馮衍不能用於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吏是皆
終日号鳴大叱而卒莫之省

官方 附易數官守 况况官

錢牧齋曰登拜如錢更嚴免知傳置烟糖涕羹先改典要磨之篤萬斛之舟衝風逐浪楫領長年三老袖手屏去而
開船板扼之人叫号喧嘩徒數更易其不至於覆溺鮮矣○互數易官守

吳舜之帝也不過命九官而已晉悼之伯也不過選六卿而已若使九官數易六卿頻注則雜以禹舜之聖晉悼之賢
終因共成厥功矣

程曉曰周礼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益聖聖封之
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萊書欲極晉侯其子不呼死人撻於街路而去不問上不責非
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无魚統之勢民无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乱所由與也

夏竦曰官必正名職惟守器稽考古道職守稱自雲紀大師之立竟名鳥氏之設則有司存各供王事克勤克和
分掌四獄舜涉帝位官命攸序司空以宅百揆司徒以遜五品士典刑服吳掌上下秋宗以主三礼典樂以諧
八音垂差予工免允朕命長商官倍其名罕見五長分治方國六卿咸主軍事官共陳於左相百官所於家宰
姬姓踐祚憲章昭備太宰授之以治法地官主真之以教象宰伯主礼司馬布政秋官主典刑之任冬官以考工之職
凡百有司皆正服位高慶元宗時有知天之文而拜太學博士者能暴虎而為侍御醫者人嘲之曰占星太學
博徒庸侍御医

畢仲遊曰昔周制六官其屬有三百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百五在外之官猶不具焉唐太宗省內外官令

官方易數守官况官

制為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况官可謂繁矣而本朝之弊又甚於漢唐矣

李昭地曰昔先王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治則簡而嚴故冢宰為天教則詳而
親故司徒為地礼知君親以体仁也故宗伯為春政上下以合礼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制亦以象義也故司寇為
秋事主虛變以罪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君臣父子之常下則山川林澤土穰之化繁
至於宦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微至於虫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為官以治之有職以辨之增一則有餘虧一
則不足內外相屬大小相聯故能國体完具政无大小而身成此民者也○陸贄曰更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
久於事則化理有成

陸佃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証曰罷盖用師役未為不罷者也燕遊日出而無歸則縱朝廷有進而无退則
爭又曰朝廷之美濟之朝之所謂濟之舜命九官是也所謂朝之朝而後集是也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如此則可謂美
矣

傅奕曰官貴簡約真宦官不如吳氏五十周官三百不如商之百○高麗成宗時始置十二牧始定三省六曹七寺
華陽范氏曰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為事備益於此如網之在綱表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
稽古以正名者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宿聞皋陶之士稷之農契之司徒畢公之司馬或死其官或經四去如張釋之之廷尉夏侯婁之太僕兩漢以來猶存此
道可見古人任官之意也祖宗朝久任官吏而輪回胥吏故官執其柄矣今日則數遞官吏而元定吏胥故吏奪其柄客主
久近之勢固然使也

朱子曰范文正為開封府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逆舉違次某曰某為廷其為左廷如是而公如是而私○我國之大比
於中朝不及一道臣見中朝官職衙門不倍於我國可見我國之官司太冗也至於八道郡邑太多或為坐守死民之地者

官方易數官守汰冗官

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焉得以不困臣請倣唐吳建白之制內而各司可併者併之外而列邑可合者合之只存有掌之官悉捐不意之官夫如是則朝無幸位而民有餘力矣○明宣帝時或請增設今也六曹之置即周之六官也六寺七監即周之六十屬也三相三公即公即三孤也上下相維而體統尊以大小相開而名秩不紊矣夫廢官數易取百事不理廢官之家事則分家眾以戕耕者耕者想者織者織然後家業以成若朝耕而午樵午樵而暮織則死一事可成矣今之士大夫盡職者無賞廢官而先罰其於得倉則甚矣因事終至於不可為矣

朝世宗朝張居正奏曰呢必試而後知其利鉅焉必駕而後知其驚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吏調太繁迂轉大曠資格太拘致失實

三代以後官濫而負多者莫唐若也官濫則柵分而位不尊負多則祿貴而事不集如是而有善治必無其理李氏之不競賊由於此我朝官制法唐而無濫且冗以天下之大猶有柵分祿費之患矧僻小之邦耶愚不敢遠引以自皇朝制言之皇朝兩京所設五府治軍政六府治各務而宗人寮院大理通政太僕光祿鴻臚等卿佐國子詹事府翰林六科尚書中書等官分莅其事錦衣掌緹衛緞道而欽天太醫上林苑五城兵馬隸於兵部而已衙門止是負亦不冗亦足以理天下之事也我國則不然除政府六曹三司侍從之外衙門負數之濫且冗不可殫言管宗戚一宗人足矣而有宗戚僅宗簿等司掌財賄一戶部裕矣而設濟用尚衣司曠等司典酒食一先祿優矣而有內資內贍禮賓司徒司宰司醒等司之分有刑曹則不必分掌隸院有軍資監則不必分廣與倉庫為祀而捨太常別立樂院用特一也而有典牲司畜二署甚至消設分二司醫藥分三處其他雜而複者亦難枚舉而一司之官一色俱有二負多則十三四小不下六七其諸司各執所見如內贍務勝於內資禮賓欲侵於司宰爭相銜智互受傳教該曹眩於奉行故事以之不集焉其司官不能一揀差居多苟充庸鑽冗才者而或於胥吏卒然問其職掌則茫然不能對故位由是而不尊焉國事之目就於紊紀綱之日墜於地柵由是而而不能一裨由是費而不能供弊然曰超於表末者凡非濫官之為也向有詔者欲汰冗官屢屢復卒不克終其

終是徒見其冗而不知衙官之多為巨勲合衙門則其冗自簡矣我國之比中國猶一藩臬且如潮廣一省受祿者七百餘人而我國豈至於累千衙門則五倍於中朝无怪其柵分而祿費也為國家者以唐為戒以取法於皇朝可也

慶曆中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繁而民瘠首河南府諸縣欲以次及它州當時以為非是未幾悉攷

明羅欽順上疏言久任良法併及逆過之說大意以為逆過之說其久任之意相為源通迨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迨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

王荆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矣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育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與新將舊之勞緣竊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志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

遠所任者重則久且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

漢王嘉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子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

莫有苟且之意其後補亡變易公卿以下傳相從急又數改政事司隸府刺史察過悉効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

舊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依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无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无文武之異何也唐吳之時尚宅換契掌教身陶明刑伯夷典礼善和掌曆獲典樂蓋吳垂共工盡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時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說以清高而下視如藝多能之深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補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厝匠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雜流擯不與措紳之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備之流官伯內宰盡兵賢之信達夫漢初此意猶存故以侯者為侍中以兵者儲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官禁陪侍宴私陳宜格非捨遺輔過其才能卓異者得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如董先張安世是已中漢以來此意不存

文武科

文武附武科

督陽子曰以道德為樞機以仁義為將帥以命令為陣伍以忠臣為干戈智以師之祀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此之謂文武合一之道

小畜曰以文德克彛之欽明濟哲也易系曰神武不示湯武之布昭維揚也

昔者周之顧命列玉五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彝至天球河圖在東序以訓天也允之戎和之弓毛之弁矢在東方以訓武也知子文經武緯身兼數器者不可食之東西房序之間以為國密乎

萬曆中朱之蕃曰夫除亂利用武與治利用文者酌抗剛以康天下之宜務也亂過而風勵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樞紐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先武太宗稱開基英主而講藝於投戈之餘進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宗以濟其武之不及而不陟於威猛周之成康稱郵陸賦際而肉之之克詰戎兵召公之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宗以制其有餘

而不失於優柔要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有時乎以文勝有時乎以武勝而虛文不若宗事之收功則欲效祖宗締造之鴻業有以傳之萬世而先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飾治振起之而精神之默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黜為武必不以浮靡為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仗四方維治之令敵有以底於真宗而先偽在不可一念而流於粉飾規美之習

刑元誠語錄曰宋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此漢高祖漸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群臣屬和故武事不競△丘濬曰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先陰地之有柔而先剛人之有仁而先義也

唐薛謙光疏曰今之選人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勇猛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限不同時及武之朝廷終文因令知其不逮△卿之任故吳起將戰左右進戰起曰將者提鼓揮旂臨難決疑一鉤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視其勇略考其官之臧否行其舉者之賞罰而已

宋輔曰太甲成康所其苗庶改者皆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任為執政者皆高祖之故臣也外而鷹揚之相固不敢以望後世然販繒織薄之徒條亦足以安社稷而重朝廷如臣任朝廷果亦何負天下哉雲台諸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緝無帝載而寇鄒欺貢之徒又足以縉國智足以謀王國皆之輔之羌經綸之才也先哉乃以功臣例擢不用謂之何哉

古者方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同列于學于戈之舞非羽籥之舞并隸于校如趙武夫之侯好仇矯△虎臣在伴獻馘居則為六卿之官行則為六卿之將焉嘗有文武之分哉

宋理宗時余价△對言方今指即戎之事為慶人升為喻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文武必敵文武交敵非國之補

周之時士在庠序之間常從事於射樂時以此為教養之術三歲以此為賓興之地大者居則為六卿之臣出則為六卿之將次者八則為比閭校黨之師行則皆卒兩師旅之帥是時也已有用武取士之意而未有其名也漢之武帝以良家子而立選有誰其明戰陣有誰其舉武猛堪任是時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而未有其科也及唐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如兩立焉

科場之重文何殊而近來武科用情極其根籍無勢無賂者雖絕才多不登榜至於奸偽多設額不可一摘發如有現露者依前充軍而永勿許赴試差備官則永勿許叙用事添作事目定武施行則武可懲哉

張南軒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祖豆之事宜在不急者矣曾不知之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實維持也為國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穆之風與力叶一心二尊君親上其強熟禦馬不然三綱淪齊人有雄心國難其立軍旅雖精果伴所用哉△唐臣學論曰武為救世之益創文其膏梁歟

不棄老成 附叔用嗜德 詒辱大臣 減殺臣僚

書曰亦越武王平惟校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并收此不一△其此言武王平惟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寧猶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猶叔肉大散宜生恭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後

星

星

不棄

後政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石四人尚迪有祿正謂此也

老成

史漸曰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處功利謀殿最難不若新進

收用

者至於雍容天下想聞其風物足以廉頑懦敦薄勵偷如泰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以書之畢命視之畢公

嗜德

四世元老惟有不可及之威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已多於前時而或怠正色欲密而使人之非意

詰辱

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有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

大臣

明世宗時尚書林俊曰古者撻人于朝其象非之非欲爛肥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猶廷杖三五巨錦衣重也才足示辱正德時送

感殺

理用事始起 衣之端末年諫止南巡遂有死扶下者成弘間詔獄惟叛逆妖言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問法司以罪

臣僚

謝豐山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苗任伯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尤舊曰无侮成老人

優待老成

附卷老 明何天衢疏曰古之優老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蓋五帝雖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王三則養老乞言之礼并舉行之故

成老待優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執其室以珍從夫貴於天下之老者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其於國家浚忽之源生民休戚

是皆無養老之衷心安望其乞言乎

大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先王為之政以優之衣帛食肉政之施於家者也輕任并重任分改之及道路者也賜杖給扶一坐再

至政之達於朝廷也有問則就之通四方來安車故之通於天下者也至於鄉黨之間則左以是為重故其節文亦詳每歲

養老

十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賓席在北介席在東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改後六十者三豆七十

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成 之礼見於礼經者如大此畧視於此多以知聖人敬民致敬於年者極其隆矣故曰老仁為其

近於父也長之為其近於兄也真切者言也人於此不用其敬則亦每所用其敬矣

我國家優老之典大者有二一曰賜几杖者老宴異數也我太祖康獻大王在座至尊親極斯會作者老之軸節諱老筆

注之本所錫以臧獲等物列聖充賚玉田魚揚航稅之為凡所以惠養老臣者靡不畢致息至隆也自長年七十位正卿者

謂之耆老所堂上每歲春秋設宴賜酒樂禮八十月告存此聖人不遺者老身其礼而老其生也

以國朝古事言之宣廟朝元混宋贊階八十其優待之礼也之各事敬地令任便游息時賜顧問鄭崇榮洪可臣皆七十

致任李元翼八十三告老如居有大事則或來就問此皆風朝以厲恥待數臣者亦以厲恥自處至今鄉里父老傳說

為美談

國初風時太祖親臨耆老宴既盡歡上取耆老題名案親畫上諱上年六十則載上諱送教也所以謝居臣同樂耆老

之意也又賜之土田奴婢漁協以厚耆老之門外所以皆下焉七事也礼凡耆老有吳氏於上庠夏后氏於東

庠啟人於古學周人於東膠皆學也四代之耆老皆必於學何也以講明孝仁礼義之所也三王有乞言教史之礼今皆亡

矣今之耆老者所難非固守之然宗吳夏遺也

古者聖人尚遠有吳氏深衣而耆老夏后氏燕衣而耆老殷人緇衣而耆老周人玄衣而耆老吳夏殷周之隆未有遺年

者也昔子奇年十八齊侯使阿既行悔為遣進之退者返同女徒治矣共載皆白首也至邑果大治夫子奇弱冠守

邑必賴白首以濟則知國有老成社稷之補也故周公八十鷹揚乎牧野漢之元國七十而虎捷于金城王將軍雖老猶

收勝敵之功馬伏波雙隸尚建武之績以至申公年八十而再明堂之說張柬之年八十而成及正之功文秀博九十九罹

結元一百七皆可取用奈何後世有限年之制予雖然老不問人之賢不肖而堅拘老年虛自托乎任用老成之說則

公孫弘六十進用何乃鄙諂殊尤朱買臣五十對策胡為導諛特甚胡居馮道之輩皆以老聳逢君遺諛為世何
哉甚矣年之不足論士也
陳張樂曰弛而不張文武不為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畫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歲之理也少壯作而老息
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禮以息之記曰五十而不從力改六十不其脈或七十不其宿客之事八十奇秀之事不
及也者日也

誠禮接下 附待賢

劉述曰帝王接物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說者曰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是誠發於中
此言文王以至誠接猶鳴鹿之相呼无非出於自然誠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誠接於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畢力以服其上者未之
有也詩曰履心術僕夫况瘁此言臣下履君之極至打僕夫亦皆瘁病於服上也何如哉

謙按小雅鹿鳴之章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范氏釋之曰食之以禮示之以樂將之以實示之以誠
此所以竭其心也兵者豈以食飲幣帛為說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祀樂不備則兵者不處兵者不處則豈
得而求而盡其心乎

易之象曰非我亦童蒙也亦志也 程子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久自為尊大蓋其存德樂道
不知是不及以為也六五曰童蒙吉楊庵山曰五居尊位下求九二之長不排貴也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
皆學焉而臣之由斯道也北面而事之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向而後默則亦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
過凡此床席而使之則斯後者至呼嗟共以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其師也王者其友也亡主其徒也
偶見故使臣哥大外告我宣帝之語以為招致才士說唯誠心信用之而已責何母太重接待母過厚責任太重則
必以學問未至為辭接得過厚則非唯不敢當且有益歡渴德之鍾昔宋仁宗登用韓范諸人甚銳銳者為

賢待下接禮誠

之類而未幾果遭讒退散亦可戒也噫先輩長老其慮事深遠切實有如是者其視今之人氣像規模果何如也○兒親
口惠相欺於肝胆之外

曾南豐上執政書曰帝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鑒見者尚存於詩三存先王君子之法所以撫循邊待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
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菴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宿而接之出於是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其音非自外而至也其燕之則有饌
食之具其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軒阜筐筮之贖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列于庶位則
如棧樸之風得以新之其以為使臣則冤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先華皇已於遠近勞其來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
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遠遣之又諭徽嚴之如往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文進金其情之厚而及於僕夫之拜
當此之時命之於內助又知臣之勤防其憂息之深至於山脊石祖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柔羞身而心不在焉蓋先
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其稱居能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

真西山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兵者天祥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兵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彘唐特
重尊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之道哉輔慶源曰吏之於弊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兵之
也

賢待下接禮誠

蓋尊其人者將以用其道也世之人徒為外見之較以示孝者而不為躬行聖賢之言故古今天下治少而亂多如魯虎公用
孔子為司寇夾谷之會雖喜却萊茅之功而女樂盡心君難臣不易之言不思其與邦則不知其接漸出境而魯日以
削奇宣王外孟子子賓師易牛之心替其信保民之說而功利蔽固其百姓同樂之言疑近於為主則投室券券分予之言不
足以止其出而齊亦遠之歷代之所謂尊聖賢者誠出於魯定齊宣之下而求治於魯定齊宣之上不已難乎
宋孝宗即位踰月留侯以二行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美新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履色曰人心易驕如此其

今方知可恨或問某事專次心當逐何俱之有曰人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見豈且如此
孟子曰倉而不愛承交之也愛而不敬倉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恭敬無實厚字不可虛拘輔慶源日世衰道
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下之誠而惟恃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求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
之誠上下之情交替行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其此篇以發之

責任勿疑 附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責任 孝宗朝辛丑疾日親夫會稽之梅五年而兵伐齊虛可乘也種彥仕如不聞又四年兵伐齊虛可乘也種彥反
其族兵助之又二年兵伐齊不勝而如擊破之可以取之種彥性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又三年為句賊未嘗
以為道而奪其耕豐沛之興秦二年漢敗于薛漢元年高祖厄于鴻門又二年劫于彭城又三年困于滎陽又五年不

任賢 利于夏商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然未免于岨崆者蓋歷五年而始踰項立劉濞帝亦未嘗以為疎而奪其耕
勿貳 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勢勝則非策之上臣且讀史至此深嘉越句賊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種彥良平之能事
去邪 驟而勝與而敗蓋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其成蓋如其所料也

勿疑 百年安得常如自夫而乾所值堯舜之世哉嗚呼任兵勿貳去邪勿疑之謀勿成即此謂所失之法也後之莅天下者亦法
堯舜而已矣

蘇子曰一家之中必有宿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宵以濟後急奈何天子而凡腹心之臣乎凡腹心之臣也尊之
如父師愛之如兄弟知無不言無不盡百人莫之不加密不駁之不加疎然後可其漢天下之樣員天下之爰

有君無臣

有君無臣

此之九五云其也膏揚汲汲以到明之主宜其撥亂及正有餘也其膏揚也者有君無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少象易也
六三近臣則如即鹿无虞也六二大臣則又如也適如而已惟一初九遠而在下矣而在下則將勉有為難身其濟哉
我太祖承王氏之衰以神武啓運繼統之君乃有世宗之聖前朝所無有也嘉靖初年而時若崇祿重反者有人才
制禮作樂垂裕後昆吾東之流拉斷為盛克己今日遺澤未泯我國家可死之稱肇基於世宗矣抑恨夫上有堯舜之君
下无稷契之臣如許稠莖老皆俗流中稍秀者耳无一人明先王之志以輔聖主斯民僅世於為庶世道終始不南周志士歎歎
於此矣文宗早歲德惠未終傳之于成宗英睿之資卓冠千古直我東之聖主而當任大臣庸鄙无淺經怪思之際至於性情无
心之說尚收何望當其時也昇平日久國富民裕大小臣僚不以國事為念蕩然姿意打進我樂我肆而憚拘檢惡特立
而喜雷同難逢有為之主不負治化之隆遺瓜流傳至今為靜志士之嘆更甚於斯言中宗承燕山孩虐之餘勵精益
治側席求賢已卯年間有若趙先祖以性理之學被眷待之重愛君如父忘身殉國旁指後又開廣聰明慨然有挽回
世道追擬三五之志依林身動黎庶艱望以為成熙之債比屋之封指日可見獨惜夫先祖之出也太早致園之學尚未
大成共事之人固多忠賢而好名之士未免難進以論太銳作事无斷不以格君為本徒以文具為先不知奸邪切齒設梯
伺隙神武之門在開而屋宇皆空于網矣自是士氣摧傷國祚垂危志士之嘆於斯轉深然而人心本兵論難南
來之輩氣焰煥燄士類清淑收尊已卯中宗末年學向之士多聚于朝仁宗養德東宮休聞風播德兆而戴之如
雲一朝而補四方響應吸而面黑不出号令而躬行之化已被打邦城矣豈期昊天不弔奪我之後嘉免乘勢斬刈良
兵設及逆之名以為隋甯士類之稍有如諺者无能得脫已巳之秋是以亡國而空餘餘遠者良由祖宗積德之餘
慶也志士之嘆於斯極矣明宗英達夙成少失德而李芑尹元衡之徒雍蔽蔽聰明賊兵誤國忠臣鉅口道跡以目者
垂三十年矣天誘聖衷辨別是非元衡罪得士林兵起唐見陽春收回於芑貞之版社稷不幸焉躬述遺
昔在崇禎甲申之變李自成既入大月懷宗向錢守之策在臣默然懷宗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自

君無臣有

成之微亦曰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小以此觀之萬歲山壽皇之愛伊誰之所致耶
世變不古君寧道朕天下無復得治其來久矣孟氏有使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不足其言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
子而絳灌諸臣充輔行仁政之德當饒興嘆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間也特出真可謂千載一時之主矣
撫周官而慨想息王改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討建在廷之臣諱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後
可行耶曰陋執簡趣必目前姑以首偷一時之使不翅足矣何必復古今制乃為盛治也因唐初諸臣之陋習也僅有一
魏徵自以為恥君不及克榮若其有為者徐而考之亦惟左支右吾隨事諫諍而已

有臣無君

易睽之六五曰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程子曰六以陰柔當睽難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陽
剛之天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至於噬膚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履復何不來之有以周之幼穉
而無威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後之孔明之行以入之者隆耳
胡唐峰曰故姓之九二剛中而上應六五之陰柔是女之賢而不遇其夫者也豐之六二文明而上應六五之柔暗臣之賢
不遇其君者也故故姓曰助能視豐曰日中見斗其視其見由行彼而不由此也
豐之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程子曰古人之事庸庸庸庸主克盡其誠感於上則雖昏蒙可開雖柔弱可輔也惟不
正可正也也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易之九二云、幹母之羞不可貞程子曰以剛陽之臣柔弱之君者也昔周之輔成能使之為成王不特使之為義黃矣
宋也
盡六五云幹父之羞用章程子曰繼世之君雖有柔弱之質能任剛賢則可以善繼太甲成皆以臣用君者也

任讓辭職賢王事

今我殿下聰明好學恭儉愛士其真不世出之聖君也所患予治道不立者只是無君耳有君如此則何患不治
穆之九四曰由穆大有得勿疑明盡贊六五曰貞疾恒不死程子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穆是乃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

任讓

袁宗道曰當悲後之君子任其讓也方其志壯在儒首尾皆非一日忘尊顯而認通仕籍則弁髦生子委悅清言以
取勝任其者假通神以擬峻塔及陟竟踰懸則歸輻輳以炫鄉黨嗟膏血以潤囊篋而稍涉利害則交推互逐以幸一朝謝
去自家无恙即不勝其質夫是古人所任者常在事而今之所任者常在位也若古人所辭者常在事也

辭職附獨賢王事

陶文曰昔真宗除郭贇知名自陳惡闕真宗曰朕命贇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遷之又以陳若拙知潭州若拙
愚辭不已遂令貴降其宗以闕詢知蘆州迨不赴乃落待制知南州此皆人主慎與奪之相重命令之術也今者涉畏
自開封以罪罷免及知成都恩渥可謂隆矣不滿其意有以為辭委實事君豈可知是
哲宗時李昭記曰先王之時大夫使於四方雅四壯之嘆二肉道之後進勤至於不敢悵疑憂至於不遑將母其心則非不悲其處則未
晉字外不能以忘於恩之勝不敢慢命之美故也非特使臣之如此也至成役之士亦然徽既老而不得倉歲既暮而不得
故驅之以行道之勞迫之以雨雪之苦告之以靡佳故聘之移心繼之以我行不來之死志義佳然也非特成役之士如此也雖物
人猶能免其夫之勤勞告其夫以不可依之義比以致其義已而

列敵曰故事循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之讓也讓之迹近名則名而為禮者多煩、近於讓故後中制有所
以之也昔舜命九管夔龍不讓其地伯益之徒一讓而心止則法世之法也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同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
至誠恬於執利然己已愈也則過讓益多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與徒故於揀名名母上迷
眾而已豈辨不禮哉昔郭公孫啟辭為公具則又使太史命己子產與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歸伯之弊至於此非國家之利也

辭職獨賢王事

公孫段尚其小者耳子之擅蓋王莽代漢皆以天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謂天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非苟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解擇於義不犯非禮也

嗚呼人情孰不為受見於君而有時而不敢承孰不為受見於君而有時而不敢承夫如是故古之君子以一資半級之陳戎有終歲力終其章極避死而不履者斯寧近於不勝而然我其心有夫不守者而難於冒昧耳

昔湯躬自以為無功經年不拜司馬光辭樞密直學士崔之終身辭不獲不至晉王還平曠未嘗辭或不其所以其所以不可堪蓋古人於辭受之節量力度分未嘗放過而人之視之也如飲食然不以為異

伏以人臣辭退其道不同而堅有臣為責任臣重寸管不林而乞辭者有之情勢身刺難在甘位而乞辭者有之柵籠是成欲全晚節而乞辭者有之疾病已係諸事厭煩而乞辭者有之都榮自知欲不受制麻墨才完也其育一得強勉思出知州當情勢也房玄齡為相十年誠避尤去避柵窻也呂公著當哲宗初政移授司空為疾病也此皆極忠誠篤故雖有負一世之望而當時人主曲遂其願豈以非人備元首相而強其所不可來得馳驟使老牛馬哉

今若數易有一道焉一日呈病一日避嫌欲禱呈病之契則下教辱臣務實而不徇俗非實病者則不呈辭間有托疾者隨現伴治必病滿旬坐後始呈辭初度之滿旬然後始許再日三再度又滿旬然後始許三呈若一旬一負呈辭則它負不得并呈如有疾病不得已并呈則必司念入於然後始呈如是則可禱呈病之弊庶禱避嫌之弊則比全陳除人物不念者外宜不以避嫌避差祖宗朝全陳雖被推不違司憲府推考則下司陳院云人非克辭豈能每事盡善大官被推稱疾欺人乃八家定奴懶婢之已為而乃及為臣子曠居父之習也

愚嘗讀小雅之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以夫詩人之意豈欲人歸辭簡禮終為虛讓也哉蓋以士之仕也內有而非外顧而有奸賢之嫌惟欲貪榮冒進有不可得者托斯或則女于身而累于國豈不大可惡哉

宋臣歐陽脩言自古之為臣者不必伏於床枕然厥極病不待病其肢體然後辭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後則自宜知止

禮曰罪有三命是謂不遠之心極人理竭天讓亦有三是謂固辭之極人情竭矣蓋以禮於三過三以後禮而不載非禮之舉君子不犯然而古有天子臨軒日遣十史頂首相中教諭若殿而極石門不敢出者豈以古禮有不足守王命為不足敬也必有所以不得已者存耳

君子之所以與於鄙夫者多他以其有廉恥一節身若於此放過則見亦嗜利冒進之流即之惡劣者奚別是以古之君子趨時退至卷派而去者同亦有之彼之薄於君臣之義而忍於永訣我亦其誠有所不得已也

君子之立身事主以不自失為貴故有身未安者則不敢為聖人之按世御下以通其志為務如其所不為則不務使之以有以情義交乎上下相親而究其終之可成孰不君得其仁臣得其義若此其可當也豈不美哉

人臣受恩命其辭之者非一道也有以禮而辭者有以病而辭者有以事而辭者有以畏人言而辭者有以情勢不可有為而辭者知其力不可救心而辭者極重同故不可任其責則一也口任行甫州府委以賣鹽事朱夫子功其力辭

昔者未以鄭縈為有隱德而相縈自知不堪口欲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辭之不為已就我未戒辭去君子矣其辭去而惜其初不力辭也

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聖人之所印可而人臣之通義也所謂不能者才合不逮一也衰病不任二也有二于此即為不素昔西伯之庭士讓為大夫士讓為之彼其防仁多士夫豈飾為橫據以取能讓之名哉誠以其心有不能自安而欲守其常分十年積譽一劉鳴哀或末蒙於見存或見阻於喉舌顧念云慶一夫苗無所益去無所損正如江湖之鴈不足為多少耳

祖宗用以來名卿重臣辭位而得請者比之有之其現於銘誌文集者可知彼而知也蓋其上下之間情意流通有願必遂晉朝以王羲之自折言之苦而不復曰宋高宗以曾幾進退之有禮之願而許其退皇明英宗以吳其形老病不世供職之愚所其故古今此類不可枚數彼其為是者豈臣忘展而君矣臣哉然後禮不瀆而義有任也

晉王述受職不為許讓其所辭必於不受

四

五

六

七

者者程子之前後辭官者九其終不執者三朱子之辭官者凡十辭官而辭者無慮五六十有餘其終不執者八夫以
二子任斯道之責富徑倫之業元和之改執淳之後自三代以下鮮有其比而二子乃身夫豈不義而二子為之卦誠以為
當辭受而不辨義理處進退而不同可及則失其本心而道為之所故不得已然耳非但二子為然司馬克之於桓密
副使范鎮之於內下侍郎皆因辭不拜列寧之去也七除官而一至崔之之改也三登擢荐下台而事皆力辭未
復為之十三疏而終不起是故君子者豈忘居臣之大義而好為詭異之行以取虛譽之名哉君之使臣有時不可從策以
垂後世者豈無所見而然哉其必有大開於名教中故也
後有國君好勇購求能執重之士先亂而後之任自不旬之輕以百千者旬之重每任當金之數如其旬數有人於此力不
能勝一匹雛而昔試其之出人自知力不足以三旬而病去之矣有執虛而告君者其人今可執焉獲之任其君信而
招之使亂五旬則移曰病我力足以十旬矣如五旬何而病去之矣招之使我七十旬則曰病我曾移五旬矣如七十
何又避而去之五招之使執百旬之重則其人自以老病益深斯懼益深方且適避移避之不暇人有不信其情者其是
曰彼之不來誠不足而廣薄故也於是又益重而增益之至於付千旬之重使執之則為其人者將不計糜身之
歷絕脈之患敢進而受千金之利可乎抑將却走深匿而終身不出而可乎夫十旬之於千旬輕重不啻懸絕矣若
有一人之力少壯而屈於十旬者而老病而將死能勝百千旬之理乎也國人之所共見知非欺因而視避之也不知誠重
而執輕以試其往而乃反每辭而輒增以甚其之不能則將以不若之罪隨之不亦寔乎
古人致仕非必七十為高惟視筋力之如何如宋之范陽脩范鎮或去及六十而相繼致仕為千古之美談
朝廷以士君子之道處之已而市井之心進非但已不致亦非朝廷之所欲也昔宋崔与之以知成都府辭啟居州後以祀部
尚書乞辭十三疏而不至徒以年改乞又徒以在相之皆力辭終不至與之之意必以辭小受大而市井之心以朝廷以處
已道故字不奉君命而必遂已志也豈可謂不知事君之義乎

辭職獨賢王亭

先正臣先漢辭官疏曰臣非不願進也而未有可進之路臣非不願入也而未有可入之門
無論大小職任了事非所可望血指所在必至古人之言大則大狼貝小則小狼貝遠則遠狼貝近則近狼貝者此所以一辭
再辭至死而益進者也
凡人之於僕隸有所使令付囑一呼而辭焉則已謂以應受之儒僅云天至再則訶怒隨矣之三言不施以責罰者未之有也
昔漢太祖高皇帝下詔求遺賢而令癘疾勿遺宋陳州處士方敵樂疾赴召數日而死至今為笑國上以漢高祖之
休下為法下以方敵之為進為賦君仁臣義各得其分臣於國家若有一毫半絲之益則雖轉鉄輪於項上亦何辭
辭哉
宋子其言伯恭曰况世衰道微去夫假真官為托為濟於者方稽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讓而得年除歲任俸
所不至則是其弊由憲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宗不忍以身為後世唾棄
又其弊年改曰使之隨辟而入遂除而趨也則感明之多朝士盈庭所少者非憂等輩也使之依款為禱以肥妻孥則表於飢
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其也且父每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女而驗於今效其多於百執事之後則憲之所悵將不
敢隱於有道之相而料非獨一時相幸所不樂聞竟者亦未必不以為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則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
則悵憲之殺身立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
宋英宗時士大夫稍於虛名每得官輒讓眾亦予其恬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旁或四五讓五六九下至布
衣福州陳列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身亦讓學士劉敞以為此皆扶偽求名要上迷众乃建言諸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
讓一以故事曰典為准十奇侯使放付為卿曰起車乘招以考豈不為性畏我朋友乃許之
且見皇朝馮琦辭職之疏曰人臣無病而欲備安者欺也有病而隱忍不言以至聽官誤事者亦欺也又曰臣欲強起經理
而疾執沈痼不徒自持欲臥調理而訂務殷繁豈宜久曠因久病而聽官因病而增病非敢自惜也因臣之病而至詔朝

宰相賢輔

迂(部)事則臣雖在床褥困頓之中亦安能一息安也此其言危迫切至實若畫出臣今日情事者也
程明道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王者愈勤錢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傳曰晉悼公
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甸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徒兵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甸佐之使韓起
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栾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願上趙武居其所之使趙武上將軍韓起佐之栾黶將下軍魏降佐之新軍無師
晉侯難其人使其使辛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大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栾黶為次弗敢違也晉以平數世賴之刑法美也夫一人刑美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
乎肉之與也其情曰刑文王為邦作字言刑美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小人
累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謫戾息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代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先禮亂虐
并生由爭美也謂之昏德

宰相附賢輔大臣責將相

東鳴復曰晉懷襄閔臣相成王為左右台公不悅周之至作書以告之稱小子相者二稱君與者四言非其勤也其意切之
情謂有殷多曆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為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奪天命則由魏叔至南庚推其所以為周之佐者凡
五曰若游大川蓋汝與其濟所以重公者惟恨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令哉所以勉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說者在冀開釋其疑而
使之說者在朝嗚呼此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袂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也
皇朝當以弘治為太平其時閣臣劉健謝遷皆大臣也及巨浸之初穀於樹之不負所各偉哉
三獨陳曰周南存於周之亡豈非化之感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於凡之後係以郊雅之終係是豈非化之表者必有恩于二公也
○陳平出於行陣之間而其對文帝宰相之問深得友人分職遺意可見漢朝人物近古
易曰大車以載稜中不敗中陸張氏曰壯大之車重稜於其牛而不換敗則僅九二材力之後能勝大有之任惟伊周是以當此

大臣責將相

牧齋曰余讀周書至悅命篇之每掩卷深思以謂人主之命相也期以安全輪調王燭廷登受策中外顯望以為吉祥善事而高宗去
成湯未久商道方隆顧其命傳說之辭則曰若涉大川汝作舟楫歲大旱汝作霖雨作其死疾而申未病而藥憂之深慮之早
而可嗚呼此之若是其功也及視于今我朝廷閣舍之際迺慨然而嘆曰吾知說命之辭至于今日益信而有徵也嗚呼當國家陽
九百六板蕩方歇此亦載胥及溺天既大旱之日也人主得救時之相倚畀之為舟楫為霖雨而舍夫驕人鼓譟波煽謗必欲為
敵國除表而後已然則古之人主日中陽長夢卜命相汲汲乎將恐將懼以涉川履旱播告在廷豈偶然哉○楊館登庸時為
改觀司馬作相虜成生事所係豈不重耶
台宰為任居百僚之首秉一國之命其人之賢否而天下國家治亂判焉自堯舜以來至于今日不可改已者也為人君者苟
非喜亂而惡治樂亡而厭與孰不欲擇賢佐以自為也魏文侯晉大夫之一也未足其論於有國之君而其於相猶審
魏成之四行況聖王論相之道則當倂如也易大有之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中溪張氏曰伊尹任天下之重此爻足以
當之唐吳之際必待疇咨會諧使宅百揆則固無論也降及後世如魏文侯之問相於李克漢惠帝之問曹參於蕭
何楊有上下可否之選多至於宋仁宗之親擇文多二相而不拘於偏私王朝之屬可為大臣者十餘人而不拘於多唯視其
人矣否之如何耳豈不可以一藥論也我朝卜相之法最為善者尚簡下既循序擬聖止而酒例下焉去其有左意多周朝之制
大臣死相俸既有分非銜長擬薦解而于預非朝廷引對不得進見面達之辭或簡而辭章奏而謂或斬而免從考
有不傳其職不得言而可以為國者乎
易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胡憲章曰大臣任天下之重而望得无咎其大有之難如也
在易鼻之九四曰鼻折足覆公餗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鼻之卦言大臣非其人分僮任而敗事移鼻之折足也解之卦言
非人而折足則致寇而致侮移解之致寇也鼻折而言君之任大臣必求其人而當以折足為戒以解而言則臣之任國事必

先學才而當以教為虞不若則君失臣、失職、背溺而莫可救矣

朱子陳丞相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以汲、予其時、而勞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故援汲引以和其助也、抑大進、且不敢以少、後上不致為其君以不為、身其義、下不敢為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此中不敢為其士大夫、以為不足、或事、則一日、予其位、則一日、不致守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予其位、而有以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私也、此皆中主、奪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乃當為者、大如是、以知是以行道、是以論時、而亦大臣之責、所以為愧

明霍韜曰漢相俱由郡守宋相俱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疾苦也人情之使遠也

朱子上宰相王維曰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立事況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隋勤勞庶務如周之望以待朝如或侯之往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破欲從容偃仰既成曷日以嘗目前之在事須不如如此不已秋本自深韓稚圭為相曰曾公為丞相趙原改歐陽公未改凡事法政令則曰向集賢法典故則曰向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乃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休休久且喜兩詩云洎史懿滿三農望歛却神如寂若此其做出宰相事業也又作表雪詩云危石蓋深燕虎重老松擊重玉致寒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歐陽永叔作畫錦堂記曰臨大節處大事垂鑿正勞不動聲色而摧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為以知言也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人今日大臣雖皆人陸論其相業不盡未盡也夫宰相之任本在於上輔君德下董百僚內撫萬民外禦諸敵而君夫善惡細務備則戰事雜勤不足責也今殿下未幾時有偏係之失而大臣之務亦收未少有正色極諫之事卿大夫亦豈能免之別而大臣每拘執懷不肯為嚴明黜陟之舉生民之困若自世而曲沒有句恤費之情政令亟下愛民之德意帝及汗而不究境外之憂吳已深而全無先事防備之具徒以目前尋常之小事費日月而不自惜至於近日天灾如此而日引之疏亦不復得聞此亦可見其自任之淺也以此規摸宰相惟處泰寧之世尚猶可處况今時乎然此非特一時一人之過漸染風習其未蓋久而亦般下責勉之道大有以未盡而然

宰相賢輔大臣責將相

只

也誠殿下日恭然先以朝曰頽之事自反自責而又曰大臣推誠責勉若曰凡寡躬有過失無問隱顯巨細必以極言無或依阿以重吾過卿等忠告之言雖至難之事予豈不送乎自此悉心敏听一信前日則大臣在皆願忠休國之人亦豈不以面違務心為己任哉又曰凡若六卿大夫賢否功過予難偏察進退予棄將惟大臣是听或或依阿以取輕侮或或軟固以成壅蔽使其尊嚴体統混加忠涉一如祖宗時名相之為則大臣既承非常激切之教必不敢有比周苟且之事矣又令益將細務付該吏而惟以極力救民及時固圍為奉則民獲社可過備可等也

胡新安曰審反覆宋真宗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為往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枉上天之主
呂氏云景德以前之相皆端張秀兵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朝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極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所以數君子或之不見其有餘以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開括君德之或敗如此天

仲長統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被改者星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思足以居斯任也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為賊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然体統正而朝廷尊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論相者求其道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正君者不以敵可替不為事而以益和承意為能不以徑世宰相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体統不正循化不立

又曰前輩昏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心空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謝渴失不肖此兩言說益做宰相之道矣

柳州韓人傳曰韓其綱紀而盈儒為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泰之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知天下其遠通細大可手執其應而究焉猶梓人畫定於楮而結于成也

劉元振曰李沆曰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惓然不悅問列非其拂上意合曰人主一日豈可不和愛懼若不知愛懼則無所不知矣漢時魏相亦然此最得宰相体

宋輔曰天下權柄有所歸人主聰明少有所寄先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改悖房連終漢之世朝廷之制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不在宦官則在武將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仲長統曰走武愷毅世之失制念後臣之密命確亂三之事因臺閣自以三之賤備負而已厥後水旱為災而反以策讓三位至於死
亮豈不究哉速中世之速三公也務於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權押細曲之常人耳豈不且屈斯位也

將相

歐陽徹曰宣王承周衰之版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時北有狐貍之難少有文武去甫以為之將然故勝可也詩曰文武吉甫邦為憲是也吉甫為將於外而內也忠順之臣其之同志則妨切實能之人其矣故必有張仲孝友者在內然後吉甫得以致力於外而有功詩曰僕惟在矣張仲孝友是也

儲為之設蓋為專管軍國機要而今者舊日凋殘任著之人亞卿正卿之列極其為簡每以充數者一人之身而援負甚多精神筋力有所不逮本通諸務則必之繁繁等司其坐時罷除非以系五之務有難益即覆奏故諸臣章牘各道收聞稍涉遠則迂延積置休待其勢然也本司文即斤素稱冗官一出拜祀之版元每旬管之事若擇虛下文臣之有識慮者稍廣其數兼帶差任分掌諸疏文簿各令詳考閱俾於覆奏之時有所提舉則必有補而年少新進之慣習事務亦係儲考之方

六卿

昔新之蕃晉稽古建官然義和司果納言令為一戰後周之蕃晉稽古建官夫然而冢宰司徒宰伯係行三以是豈周之制乎唐之時固有六部矣然六部之設無戎張虞水不備山川金倉不司錢穀而官為虛設宋之時亦有六部矣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院有刑部又有審刑院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工部又有三司使而職為分散又豈周之制乎周之六卿統於太宰故差分而實合唐之六卿統於寺監故雖繁而實簡宋太祖監藩鎮之制名雖未正而事則歸一

六卿

實有得於周官之意神宗系六曲之制名雖益復而實未免於唐然則循周之制復周之意者豈不有待於今日乎

百濟直佐六官曰內臣掌宣納曰內頭掌庫藏曰內法藏禮曰內衛士掌宿衛曰朝廷掌刑獄曰兵官掌兵事
思按易經推演八卦之象則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而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為目艮為手兌為口是猶六卿之六分職也故曰君臣之道近取諸身也君體乾道任用臣子各有攸當如保一身則益善

書曰六卿分職各舉其屬以備九牧車成兆民呂氏曰乾坤之具六子并列於八方冢宰之具五卿并列於六職也
今朝廷之令或廢於冢宰之令不行於州縣承傳及下公事未免為一張休低字慮之不及於民冢宰之無補於世皆由於此曾見六卿之有施設及漢熾府判決司等事一番行會之後事務日積無復願登或官負適易新日換為費心料理之事終故於虛地或掩查而不行或暫行而後廢或已捧於民間而不入於國或既減於前而仍存於後竟為貪官猾胥之虞奉誠可慮心

紹興初自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故六官遂條上裁省細務一百一十一事歸之冢宰高宗諭朱勝非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卿不任責每事取法於自今宜專責長貳毋得循習者且

家語閔子騫問政於孔子曰古者御天下者以六官德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事均仁以為約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臺御天下者曰六官

朱子曰嬪御侍衛飲食不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騎宗祿巫史卜筮醫備之官皆領於宗伯
臣氏於周官篇以六子媿六卿者何哉雷以動之而風以散之雨以潤之而以暉之艮以止之而兌以收之備所謂六子者非耶乾坤以是六子并列於八方有所居焉而乾道以健有所莊焉而坤道以負人君之設六卿以成化理之功者其亦有得於是矣

宰相

宰相也攬 附賔客
曾南豐上杜相公書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

宰相延攬賓客 封建郡縣

此異焉知此而已矣... 宰相之稱其功則曰封八元八凱... 此也則宰相之俸其亦可知也... 對文帝曰階下即向決... 者則使卿大夫各得在其職也... 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共... 加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 則房杜者伊為者耶... 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

封建附郡縣 諸侯

單仲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 利而不知建封之為利也... 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 守則其勢輕今知輕之易... 非不輕也然至於末世... 又曰昔唐虞之封建世傳... 而後卒有封建之弊非... 併附為九又併而為六...

諸侯

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象而易... 又曰封建者為諸侯者為... 從也士民或不信也... 制矣若夫方鎮則最無... 亡之休而五代求秋之... 又曰今夫常人之家又... 子之縮而府井者知非...

過劫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 哲宗時華鎮曰周室封建...

哲宗時華鎮曰周室封建... 大者無不掉之勢小者有... 指臂之附支休莫見陵... 穆王無差荒之故... 隆可矣何陵奪之有哉... 南征北伐漢文之... 劉頌曰夫天子聖主也... 之後到子其間歷載... 胡五陵曰黃帝堯舜安天下...

只

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之事也然其封建大法也奇拒晉文之不王非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持滅封建其謬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又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國萬而共其材共為誠之真所之真事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大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命也
魏晉王爵事同日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國姓以明親也必封異姓以明賢也故傳曰庸勳親也
以親九族詩云依德維序宗子維城由是觀之則非賢罔共成功非親無其輔佐夫親之道專用則其弊也微弱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
曰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制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宴笑取之而有餘人徒見其取之易而不知其收者之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之廢自亡也徒平王能復父之憂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女乞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听命天下女乞戰國矣使度亦有折婦濁亂於內則漢晉之鼓女不廢方鎮之祿於其時非有實官根固於內則賊寇鋒刃不戢方鎮之禍於其終藝祖之所以能收其利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喪度所謂慶置得宜有以厭其心不怨其政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憂哉

重爵祿

重爵祿 附惜名器

方正學曰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為膠膝散之為沙塵合之為手足而離之為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為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殉世之士而不足為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為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為道德之累大言宏論拒辭避退惟恐爵祿之汗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執士之可以自恃者以旁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將使庸夫庸婦人咸自以為高而謂爵祿為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者之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

龍繇之列貴賤也以上為貴夫上乃無位之久而反為貴重者何也以其高栖物外而享天爵之良貴也
夫人君之所維持鼓舞以駕御一世者維名器而已名器重則斗升之祿可以顛倒豪傑名器輕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功矣此夫子所以惜繁縷也本朝素饒貧國凡有賞賚以青紫而代金帛多事以來僭擬日甚人視金玉之班不甚貴也習知僥倖可以致此故也爵加而人不為榮則礪世磨鈍將用何物嘗聞祖宗盛際最重資級通德舍人至今稱之堂上之選則必經正戒由亞長東壁地望俱隆然後拾得超拜由堂上高拜亞卿由亞卿而擢卿月皆極一時之望故命德之器不至淆雜今則金玉滿廷而每患乏人者由選多門德選實僭也至如李舜臣開山之勝權懷幸州之捷勇啓中興而當時論功只加一資今則雖初筮之官皆帶帶銀之秩橫金之備一捕寇之功超陞金玉曾不持難而守令善治則雖補茅一只給表裏而止其為國牧民之功反下於此輩哉非徒此類為然都監賞格書字小枝亦皆升階褒品有若大功勞者然康資重秩若

取顧盦仍長士夫競趨之風致喪朝臣廉耻之節不改此規難復官方諸葛亮之言曰寵之以位三極則殘順之以恩三竭則慢名器之濫至於如此而身不思限爵之道耶名器既輕故體統日紊下凌上替尊卑無章朝廷爵次為輕而一時氣勢為重流來舊規蕩然無餘此亦世變之一也
語曰爵祿加於賢德則珪組重於丘山秩位及於卑汚則冕鉞同於泥沙
羅祿章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然則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之哉
丘氏曰人君所以礪天下之人共國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與非有德者不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為人君者謹司其出納之權不輕以假人而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所敬服見吾車服之美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矣苟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有親昵者可以倖而致之則名與器不足矣貴得者不以為榮見者不知其為尊則失其所司之柄而凶其為政之禮國家何所恃而自立哉

取駕

駕馭

張南軒曰至於韓信彭越之徒泛駕之馬實難駕馭而盡在高祖掌握中指麾使令無不意如光武未必能用也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碁曰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若低碁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旁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杀後見帳御從宦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旁來歸故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仰之故景反而梁止此以後着為先着也又曰圍碁有過行者必預皆是高碁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籍傍人指之耳若低碁雖是提耳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蹶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過昏主雖累千萬言亦奚益哉
胡氏曰初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嚴恪常施於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英謙抑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能立召田橫於海島中而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雖見大將軍青而不冠則不見汲黯先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廷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誇上求高碁之帝不以為然各從所志者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而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而忘勢則昌
呂東萊曰陛戰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崖憤迎笑先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及取并蛙之譏先武之謾而援委心焉然則撲籛小禮非所以待豪傑耶英豪傑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崖削則連幅拊背葦握手以結其情箕踞威氣以折其驕嘲誚詭浪以盡其歡慷慨歌呼出肺腑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未嘗以法度之士過之其靳悔之者豈非欲畧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召萬之怨至於見穢何

也。袒揚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效馮婦之術，適足以廁庖牙耳。古之慢侮者，莫如漢高。高之慢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黠，布隨以王者之供帳，慢罵以挫趙將軍，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壑之際，顛倒豪華，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之術，拘則為公孫述，縱則為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高帝之猶有時而窮，故慢侮之患，卒見於末年。此所以厥拔劔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獸，僕馬衣裳，室家婚姻，申盡人情。眈眈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伎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亦告語惜乎，無以詩曉之。

官銓

銓官

夫持衡矢心所進，出一時之賢，不肖矯乎山，巨源崔祐甫之風也。○天官之職，實秉措舍，依仰人物權衡望。宗○吏部為任，即古之天官冢宰也。毋論三代必授其人，下而魏晉承亂之世，亦重其選。故其曰山公啓事，其曰毛介公方者，蓋史氏之記意，若以為當時之不以賴有此耳。○皇明政要曰：吏部者，衡鑒之司。鑒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情。○祖宗朝時，重銓衡之長，必極一時之選。或以三公領之，或以重臣兼之。豈如今日取次充位也哉？昔之居是位者，以國政世道為己任，鑒別極其明，揀選極其公。主張一時清論，而即僚只稱其所不逮而已。今則僻閤清選，一委之節僚，無復置意於其間。只以注擬微末之職為己貴，而亦復瞻顧前後，以請托高下為輕重。就其中公私相半者，則持論稱善，故清議在於節僚，而不在于長官。由是冠履倒置，不成綱紀。昔者該官各執其職，正事格王恩，命雖出上，而如公議不合，則必覆逆不已。不以阿徇為敬，今則咸以為該曹只當奉行文書，如有錫爵之命，則不問臧否，而惟上命是順。此真所謂三旨宰相者也。吏曹有考功之司，故昔之考功者，檢察百僚之勤，慢有不稱職者，則隨現法去。故百僚奉職，莫敢怠忽。今則銓曹只掌除授，而其於考課漫不知為何事。用是而百司解弛，庶績皆敗。此等痼弊，數十年來，莫知厘革。時人耳恬目熟，以為當然。夫銓曹之兩都，目俗謂之界滿，蓋言其據例當滿也。當滿不退，則為喪失廉隅，貪憲權勢之人，故自祖宗朝以來，前後居是職者，雖無不可堪之病，莫不力辭苦乞，以必退為期。誠以重地不可久居，以犯人嘲笑也。○望於公格以阻銓用。

謹按周官六職，天官曰冢宰，最大。選人官人進退之人，責專於冢宰。為任宗非佐貳之比。古人云：周官傳冢宰最難看，況行此職。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五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三日進賢，四日使能。○披察指點，臨窠搜索。○不識人品之優劣，而或視冷熱之厚

薄○懸衡處物品潔清濁

節度由於清師萬戶出於開節除拜之際不問人罪之當否而惟視貨賄之多小黜陟之時不察事功之動慢惟視權勢之輕重清自吏功巨職止子孫叔用乃是不易之令甲而政曹全不區別混同舉擬不但官方根雜因此益甚實緣謀進之習日以漸長若其守之士考十上連次廢落者各別調用之教每下於銓曹而視若循例未嘗有惕念奉行之人者固已慨然而或貪污不法入於繡衣廉問之中雖其事實昭然難掩者一經查覈輒皆清脫其間清節不難操知而政官多少牽制手擬如舊也

詞

詞臣

允制誥之文內翰分定於知製教自政院勘定入啓而緊重之文則大提學分定或自製宋以用矣自古文藝之場羣咻所集而我國文衡之任管轄甚重前輩之有是選者或無不指被入指摘其所流傳談請之語雖累百

年迄今猶存昔在成廟朝洪貴達久典文衡時有動搖之議成廟務鎮浮躁特命終其身勿適故貴達在任二十餘年名實無加損至今傳以為盛事

古之詞臣皆在禁直故彌令制勅頃刻宣出而今則知制表之臣散處閭閻詞訟之下或自大提學分付或自藝文館啓下二吏知委多官推諉已清一兩日而撰出之後人二異見往來塗沫動至數日甚至一字一句微細平常語亦令草初者改定是亦不可以復通守竊惟學之職地望華显唐宋以來最重是選司先王安石亦嘗謙讓固辭至於加大字則雖以張燕公之大手猶不敢承當其任之重從古而然我朝之太學士則責望尤隆至聖文席宗匠儒林內外辭命羣辭翰科場文林士子趨向無不係焉苟非負一時重望為朝野所推者決難一日冒居臣聞

辭

明廟朝洪暹為大提學以衰老辭明廟下相臣議其時頗相議曰文章與氣為感兼洪暹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恩辭當許暹卒以此釋重負

祖宗朝設置兩館大提學所以專昇文事名雖一官而實兼數署其掌命則古內翰之職也主科事則古知貢舉之任也課試文士則皇明大提學士之制也至於兼長國子則又成周大樂正之遺也凡一代儒林詞苑舉皆歸其統轄而受其型範其為任顧不重歟

五

今以下魚魯業雕篆之人冒沒廉耻出當文任揚一馬帶一條之水御而出入乎館閣則人將指而笑之曰夫也而據斯職是汚淖之注王瓚狗矢之威金枕當乎製作而拙澁荒疎莫託其文理則人將陞而曰是所謂撐舡而止水者也尸乎選舉而滋味錯繆無望乎監別則人將譏罵曰是所謂頭腦之太烘也者如是而方始治

其辱命之罪加以憤事蓋謂其於名器之已沾汚國體豈虧損何哉

臣嘗連緝要務久處劇地凡之事集於鞍轡細素之業易以簿書骨體傷於奔駑神思耗於未墨金為

徑侗昧之之物雖於尋常應酬文牒竿尺之間亦覺窘狹而多滯况可望其提衡藝而掌辭命之重

昔宋理宗以御筆與知舉杜範曰爰簡校彥俾典文衡一取一舍惟公惟明徑學啟其純明詞章欲其曲則言

必合理策必洽時母以穿鑿致緝為能母以浮薄險恠為尚余於是知與字士之輕重矣

文體純疵由於典文之人任官賢否係乎君上為故昔放勳氏命蒧教胄子而言志永言之老寔為千古韻語之

鼻祖此為訂業也噫文衡之任其不輕而重也審矣凡一國之事係於辭命者如事大交隣奏咨文字及撰述切

德潤色制作勸課詞臣種文翰之政無不委責於文衡而程武科文標準多士乃其職掌中糸耳其為任也如

是之重故自國初至宣廟朝曲文衡者董三十餘人則先王慎簡之意為如何哉是以苟其人也則不許輕適徐

四佳至帶二十六年當時鴻匠巨擘林丘肩摩不可遽數而其尤表著者有聲施于今者若金佑俾姜晉山

李三灘諸人皆不得與焉茲選之難其人此可見之天由是祖宗朝人才之選與文藝之感挽近莫京無論黼黻

獻納之文只如大槩場圍之作至今為材學究之所尸而祝之者亦莫不蔚然而各得其休非後輩之所得

以窺闚其藩籬則溉根食原之效蓋不可誣矣

史官

明儲權疏曰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曲謨方冊之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世君臣何所誦

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且依學里塾之士門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

遺忘矧乎帝王聖謨神漸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

李彪曰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則史遷班固是也

張佖曰竊以史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命昭穆繼序之世禮樂師旅之政本

於起居注以為實錄然後立編年示褒貶以為來世考覽勸懲之資

良史善繪濃淡遠近点深畫正

汪藻曰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尔

况其他乎得失行於一時是非乃定於萬世自古國家所以重史官以記一時之得失以待萬世之是非故國可

亡史不可闕雖在搶攘顛沛之日尤謹於載筆之事而我國家則壬辰一年全然不記癸甲乙三年闕錄者多至

十朔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四年之史一年之內闕而不修者多者八九朔小不下四五朔今若因循放過則朝鮮終為無

史之國而後之論者於今日得失成敗之迹憑憑之無據事之寒心無大於此而事係閣非外人所得而知者故悠

九年尚不為朝廷一大舉措是亦恠事其時春秋官啓日本館日記則無可據之處而其時史官家莊日記則

必有憑據之文及今昔令史官考其日記而追述則雖未詳載猶可成史若過數年事如雲鴻一去无還雖

欲撰修無憑可考而終為無史之國矣

齊南晉孤以死守賊遷與談世其官固與彪世其家

五三

趙簡子之臣周舍謂簡子曰臣願筆墨操續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

呂東萊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廢鯀管蔡不能敗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改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者莫而發兢兢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謬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克運置太史公以記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為史官首迨漢帝以來至于襟趾勒成一世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廢則決窮則通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扼天下之筆乎

度宗時年諒曰昔我太祖皇帝一日坐便殿俛首不語者久之左右請其故帝曰余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史官必書于間毋故不樂也此澤得為君難之義○夫宰相升沉於數十年間史出沒於千百歲下是史與相分挈死生權也

方正學曰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士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肖也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歷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奪之天子身所為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太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徵勸於萬世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柄不在天子彼以其位以其公也使史氏之子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信所取信於柳州與韓愈論史官書曰有人秋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甚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二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云困于魯衛秦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若周公史秩雖記言書事猶遇且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危擘擘記雖

史官

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浩其直以聞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病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良史如百尺之錦去黃徑緯一絲不紕

呂氏曰金有時而消石有時而泐不消不泐視古今以朝暮者君子之論也夫見辱於市人一宿而忘不見於君子萬世而不泐口誅筆伐於蓬華之下而奸猾盡胆○楊氏曰假春秋之筆以誅亂賊孔子洙泗之亮辨也談仁義之兵以誅詖淫孟子戰國之揚武也

僚同

同僚

陳經曰禹臯同列之際或都或兪或吁或咈如何無非真情宗意之所存有合於心則都之兪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聞言而拜不為諂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三山列代曰承棄應皆明匪人象凡居者之隣學者之友任者之同僚皆所備戒也其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徐進齋曰三居不正之位而應上比之匪人也上匪無首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降蜀至於杀身以宗為天下笑者非大可傷乎

如仲山甫之永懷而尹吉甫為之作頌以勉其心伯游之齒長而范宣子遜其為政以平乎下猶師三濟之餘風唯賢避能之美意矣吾獨嘆夫謬言之發而蘇公暴公不能以相容政事之爭而王叔伯害遂至於交怨形骸隔於位署之間睚眦起於堂陛之上

同官之義列於詩篇傳記自三代已重之凡五乎本朝聯宦比職接武而周旋者皆謂之同官而有兄弟之誼

胥吏

目今吏胥弄奸之弊遍滿於中外凡米粟刑獄之役急號令之擇從簿書之出入莫不因責賂與有畏忌事大則得大賂事小則得小賂無事而無賂官吏視之不以為怪人二恬行以為常徑其中尤甚奸黠者竊簿書盜財物者不可勝數此輩實繁有徒根柢於一筭之中持史長短任意願指小官末職無職患失者行止坐立一併其言恐或違失其意曰以生事失我此不足責也此輩有權力者足以興訛造謠搖動朝廷歸結權要伺覘動靜雖大官亦且心憚而免順或心往而陰與市井牟利之徒諸司防納之類皆歸交合為一身動一強者環視而眾咻雖犯奸如山而官不敢問或因事抵法而百計脫出此誠國之大害而官之強賊也宋人所謂本朝乃胥吏之天下曹植所謂我國亡於胥吏之手者誠至論也

我國胥吏之用事厥惟舊哉大小衙門官員為容胥吏為主官員替易無常而胥吏非死則不遷久於其事洞知首末飾之以巧詐濟之以佞例苟非難眩以為之人類未免陷其術中故伸縮斂弄在其掌握行移開貼之布各道列邑緣吏胥弄奸而成送者于常八九過遠之民日被啗咀而怨苦者盡由於此即今聖上勵精於上羣臣圖報於下而澤不下究民不知德者皆由於此

宋葉適曰百官羣有司受成吏手能者莫辨夫以官聽吏疲矣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履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個自其在吏也何疑刀鎗阻當之費尾闈于私門

百官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

吏胥

五

朝廷之法立本以防吏之為奸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法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矣
勝法而其權重於朝廷則百官安得以不奉吏之旨哉世之君主有以家政所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
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其大而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其
細者往之知之

趙鼎在越惟以束吏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祿利連侯行師謂建
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財阜于高墉之上謂財阜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

史胥革弄權其習已久與自明宣之際我國必亡於吏胥之說已發於識者之口而百餘年來其弊轉益深痛
日增歲加孔穴萬千殆非官員所能遍登而盡禁也若無發本塞源盡制周防之舉此弊終不可革而當與
國家相終始也可勝痛哉今宜一從大典盡去後來增多之數又宜申明移差之規又宜官物收納之時一
禁點退之事果能行此三者猶可以小革其弊也大槩國典各司胥吏自有定額而後來增多之數不啻
倍從或有三倍五倍者此類別無取序不過為官員之驅使而紛任充塞各圖奸利諺云盜一守千亦
莫能當况守者僅有一二而盜者不啻千百其何可當之也今若一罷官員驅使之習諺而盡除額外吏胥
則此可謂革弊之一事矣田制官員則久任而吏胥則移差往來故官席為主吏常為客而官得以取吏矣
今則官員數易而吏胥長在故吏反為主官顧為客而吏無不眩其官者尚何望其能禁吏奸乎今若申明
移差之規的定期限使之往來適易而官員則一司之中常存一二久任則此可謂革弊之二事矣吏胥奸弊
何所不有而惟其點退官物之際尤為特甚受賂占利固有紀極而細究情狀亦有階級凡納一物之時外
吏胥既自徵捧於民間名為人情載入庫中行賂若各司之吏胥亦進排一物之時又復行賂於上司吏胥及
掖庭下人所賂無多則點退不已雖官員亦無如之何矣諺云進賈事人情載賦蓋此也蓋則亦革弊之事也

宦

宦宦官

明鄭智疏曰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然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
弘恭石顯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聞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輔牛山客
與高力士嘗為掎角而玄宗之朝廷不徑貫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之
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宦宦官伯始於周黃門侍郎昉於漢內班殿頭稱於宋
劉蕡曰謹按春秋閹殺君子餘奉書其名諺既速賢士既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也
夫之初九曰壯子前趾往不勝為咎楊氏曰章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列黃欲除宦官而卒困於宦官
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夫漢之帝侍始於鄭眾之封侯唐之中尉初於力士之三品其始豈不微也而其終至於不可收制豈宜不思
竊獨之訓預為金柅之計也今日宦人之頗感識者皆以為憂而陽德方亨彼何能為但如摘奸之擇從進
育之阻據勢同成社陰幽成屈堅邪之戒焉可免乎○刀鏗

夫其虧陰陰之債宜有以易制而前代之君禍敗相踵者何哉以其晨夜與處浸淫狃狎近之則無畏遠之則
批怨及其勢成自內則有惡德根深難拔雖合制之不可得已自祖宗以來開御有素未嘗橫怨其在
山朝內高司之人能肆凌駕輕侮朝廷諛譖交構刑責在口雖公卿大夫我惜棄氣莫敢誰何至於少民
視如兒府一祿內需斂手被虐此實亂政之所為不足深怪

谷應泰曰嗟乎宦寺之禍自古烈矣周禮重閹寺司恭風者寺人之蓋以其人進身刑餘厠員淫掃非
有忠孝砥礪之素而其人又復遊房闈窺伺色笑其出也口御天憲手秉王章固宜其威禍顯怒發不旋
踵傾軛覆輪動成烟燄者皇明武宗正德中列種以青居舊侍孤盡君側當其故也豈遂有莽懿非序

矣

之志溫卓不軌之謀乎假狗馬音樂以冀君王之矜惜取富貴苟密足矣而乃毒悅不折壯夫執事韓文
一發不中而顧命諸臣斥逐無餘六給事十三御史之章再入而諫官甚臣誅鋤累盡於是北門之獄驟
興締紳之禍尤烈內閣封其私人却寺張其羽翼威赫加於鄰國史置及於岩壘雖逐駁之馬不能安於
入臣之位矣夫水自滿也風自激也湯已沸也火又烈廷臣自李東陽以下無不覲顏要地甘心願旨聞或微言
解開自托於太丘布張謙然而固寵依違詎殊於商君之目景監乎

又曰壽聞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腐臣童子動相銜達金貂左藩口御天憲者所由來漸矣秦以趙高
敗漢唐以宦侍亡明太祖鑒之凡內侍不能讀書取備掖庭及淨掃而已及乎中葉寵用餘刑英靈武
祿亂者四也此至懷宗冲冷踐祚睿譚天從手勇齒福維李閩有伺安之切曹騰參建桓之策卒之
張達世收甘露無度不動色而去大奸斯可壽矣詐意謂水陳兵甘泉舉火問威嚴則大偉不對
盜廟等則肉食寡謀奉既無人王真孤之乃始泰任詔瑞性來給使勞軍轉餉偵刺行聞蓋亦
有所不得已也自是之後曹化淳等以錦衣募瘡而張驛憲總理之工唐文征親督京陵高起監
眎錦衣張其盤盤驗收放侯覽用事而朱身發憤胡恩昂席而魯公爭坐旺休既傷宜士大夫
之所辭也

蘇東坡過范序夫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師成妻死以母禮委棄徑而往夫師成宦者也二人之
子而如此可謂不肖矣
我世宗傳有政院曰宦官之職惟在燈燭掃除不宜授以出納之任近者金壽尚於除殿間宦倖詐傳
漸不可長已令治罪今後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啟
漢竇憲之誅鄭家室預其謀和帝寵以封爵遂為東都不救之禍唐太平公主之誅高力士亦出入

其間玄宗昇以重任迄為唐室膏肓之疾其甚微其秋正大綱月詳而書之

宦官

近習

近習

許翰曰漢唐之季世平積久人主不履敵以外患而安於快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是奸邪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為諂諂尊諛諛設之辭奏其虛浮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聰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使之燕安豫怠廢侈先以懷其志後扶曳駭散以導其喜急對恥辱以導其怒祈求要請以導其私相竊譏一頓一笑皆能閉人主之意使國家威福潛移於是太阿柄始倒持於下矣

呂氏曰陪僕贊御之臣後世視之賤而不加擇者曾不知入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帝必由潛消哩奪於真二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之之際而抑末矣自周公作三政而嘆假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而後而此知者亦罕矣夫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罔命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紹聖中曾肇白周公成王自帝伯帝任至於虎賁假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本穆王命伯冏亦曰命世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遠遠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僻側媚其惟吉士下至匹僕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雖用人有媿子亦一時之盛矣

孔安國之掌噓虛歲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子亦一時之盛矣
理宗時文天祥奏曰臣讀國史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贊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為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漸亦莫如孝宗方曾觀龍大淵革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素樞亦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息寵未嘗為之少衰孝宗豈弗諫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耶加也此其招權弄勢日益翕恭少心謹畏之態既亡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竟珠死或以坐罪齊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歟

五七

蓋君臣上下之際親戚內外之間其情意之往來流通猶血氣之升降流行於一身上下之內此理之自然安有不得壅闕於其間也然氣血之行順其道而行則和暢安順四體康寧失其道而行則爭舛滯滯百病層出上下內外情意之通由正路而行則光明正大朝廷和泰由邪徑而行則暗昧回譎矯偽孽孽國家安危於斯判矣理勢之必逆者豈可易和往事之已然者亦多明驗而時君世主率皆以外廷之相與者疎而外之循例相接而已宮闈之攀緣者親而信之倚任唯從是何心哉外廷之臣不能以誠信感君以致阻得固其罪也攀緣之徒亦其誠心愛君者乎是歟惡藉且翫其私耳

朱子疏曰陛下欲兼併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取之求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礼良既莊而難親設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昏狡獪之術又足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陛下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雅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晦澁國家獨受其弊

諸害之間既待左右便嬖陰險事者無非宦寺與婦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獪挾私害公私害公亂私不知孝慈之為何物礼義之為何事惟以一彼一此分勢角立爭多較少為意思然生於指顧利害下於向背以無為有以是為非情狀萬端如鬼賊或激而致怒或誑而令悞或傾身而所信則自陷於不孝而親於不慈必矣雖然亦視其君德之如何耳

朱子奏曰今宦者之間禁密之他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廢斥無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重恣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畜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意非陛下全然不寤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我之私君臣之間親

習近

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其以為雅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矣臚之吏則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

張俊奏曰書稱先王之威有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夫僕從之微也而亦必嚴釋蓋其朝夕在君側侵潤膚受言為易人為狹小人得任后恃何所不至夫小人進談說以快其私徑管窺測接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且其人也或因獻談階之說或假托市井之論廣佞附會其端甚微人君或忽之則忠賢去國億兆罹心其禍有不可勝言矣

劉洪遺卷千餘言首引恭顯任文以為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謀其身將帥倚之以飢其軍守收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氏心以非各皆在是

易咸之九三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徐進齋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而感不以其道而反循夫襲御且僕在下者之私情至其多行可愧皆執其道也恒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程子曰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存慈之私息小

人女子之道也朱子曰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膝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三楚去矣○君側之奸人衆良而難犯猶鷹頭蠅廟垣之鼠也

夫之象曰中行無咎中末光也鄭剛中曰當決陰之時二爻窵有奔私爻昵近習之心故難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為末光也

朱子曰人君退朝之後從容適息貴戚近臣携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忌之嚴下謹戴盆至誠無一人敢

通內外窺威福托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魏鶴山曰後世主人深居穆清而受事婦寺出令於房闈女寵榮幸代擇政柄人主徒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數刻之外凡以傷性戕生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沒政事之源抑以傷壽命之本是不得庸嗣不得蕃以是

周公生周王以用人之道帝伯帝任與綴衣虎賁而並言成王休周合用人之法內小臣小微而係諸天唐之中是誠不可或輕其逆也及其衰季豈惟卿士之孔聖而仲允膳夫寔貽顛蹶之禍豈惟三事之多職而撥維趨焉實階傾覆之變詩人為之怨歌而嘆息豈非視以為輕之故耶噫左右前後皆薛居州而後可以成宋王之善易牙之徒未去乎成公之側雅有一管仲亦不能終其相齊之業近臣係國之重輕豈可見矣

權勢董懽 附枝強幹弱

權勢董懽枝強幹弱

隨之九四云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程子曰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唯孚誠積於中動為於道以明拒處之則又何處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振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豫之過也臨之象自威臨未順命也進齋徐氏曰二剛咸臨有進逼凌獵之勢五柔三剛有君弱臣強之疑以此相臨豈能遠合也

華之九四云大吉無咎程子曰以陽為陰有強臣逼君之象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故戒以大吉○網簪錐者擗升之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張仲深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服事殷宜有享通之吉而無僭逼之咎六四不言升者可以昭文王順事之心也山撼海沸而盈度百僚莫不顧所指而奔走之○其於鬼神之忘人道之狀恬然不知畏牧齋曰權臣枝相障蔽天之天興五重之務高下在心生未在手曾未幾何偃月之虛格天之閣殆將化為飛塵鞠為茂草矣傳燈護法之類有再拜賜死涕泣推求屬其首領而不可得者矣其氣焰之赫奕壁之飄風之怒抑而暴雨之驟至也其聲利之薰灼壁之木樵之朝榮而時游之久化也

頤指氣使百僚風靡犯之者家破觸之者身碎唯二諾三得保首領故當其時也爵高者行卑官要者才下今日之舊臣皆出於劉方為圓鋪糟醜醜之餘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畧重德重則無君如漢末天下惟曹氏而已魏末惟知有司馬氏而已曹當莊僭之際得季友利正理一番其後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而但有一季氏而已○高麗憲宗時王室微弱權歸武將識者嘆之

五六

高麗享國五百年惟太祖初業雄畧為可觀文宗身致太平成宗景宗顯宗粗為少康其危則平之而紀綱漸弛毅宗以浚專失權柄元宗以後則父子爭位君臣相賊禽獸不考其弊則穆宗為肅北所殺毅宗為李義順

所弑明宗為雀忠獻所弑熙宗為忠獻所放忠惠為元所執流于揭陽忠定遜于江華恭愍為洪倫所弑辛禡及昌皆放死恭讓流于三陟蓋危亡者逾二百年乃止皆由於權臣之竊命

宋黃龍年疏論秦檜曰臣貨竊寶玉大弓孔子猶書盜以誅之况竊弄國柄之盜臣乎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有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明魄也借目為光與日相遠則光感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 鉅古蔽主聰使鹿馬易形

手弄八柄口含百職

林氏曰春秋歷十三王君無弑逆之狀臣無專擅之愛外弱而內固枝傷而幹存故晉齊多叛臣宋鄭多叛親魯多叛邑衛多叛民而周無僭逆之亂齊俗好遊秦俗好兵晉魏之俗褊鄭衛之俗淫而周無衰異之風齊作內政晉作爰田魯作兵甲鄭作封疆而周之政則守先王之政晉大夫貪鄭大夫侈魯大夫抗齊大夫驕而周之臣則貴先王之禮齊晉有世臣而無公族宋魯有公族而無世臣權在世臣則雖強而巨權在公族則雖存而削惟周之立國善而有之親疎相制本支相維凡此者皆非諸國之所及也故秦雖克周而過門楚雖規

兵而問鼎吳雖告勞而矜方終亦畏服內所不敢動况中國之君乎

易大有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平庵項氏曰君子用亨則為桓文小人克則為膏馬矣

王侯之門狂吠狂行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竟道神叛欣之巧夫徐人能誣毛羣掉尾百怒一散欲以

睽運解人

權

勢董赫枝強幹弱

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秋福如此類甚眾皆因威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家凶于國孔子曰祿去王室政違大夫危亡之兆

官官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涉書史覽古今也要使雖少不雅正人乃可以亟養董陶成就感德我世宗朝廣選一時儒臣輪日入直夜與世子居處出入以盡輔導之責故世子視唐徐如朋友嘗視世

官官

子如父子昔在正德己卯年間中宗恭僖大王御思政殿輔養官趙光祖等八侍元子仁宗大王方冲歲以昏衣玉帶端拱對案巖然若成人讀小學如流聲音仁厚至今專之以為諱宗

朱子戊申封事曰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寮逆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那倭僕薄闕完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官數輩而已皇太子膺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於正則正於邪則邪出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

又曰效遠者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庸以時召之使時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旁矣

程子曰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而言過而後諫也左右在庭養董陶之而已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体者在平適起居之宜存謹畏之心明太祖令春坊官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亦事兼陳古今孝悌忠信文學材藝諸古事

五九

我文宗雖聖德天縱而其所以董陶成就則亦由於輔養之得其道也今則不然開道有度時講讀有恒或略

陳文義而退唐門一閉內外隔截如此則情義何由而相孚學問何由而可就哉 賈誼保傳曰君子重襲小人盡由入正十倍邪君無由來

朱文公語錄曰唐六典載太子東宮制其詳如一小朝廷置庶事以統眾務則猶朝廷之高書也置左右春坊以領眾局則猶朝廷之中書門下者也宋文閣猶朝廷之殿閣也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也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今之則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選賢德者為之遂用武弁之中有才有其官職有講讀數員而已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但有取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當時亦有不曾討論者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舊嘗劄論略宜倣古損益

春坊庶屬謂之庶僚者以世子與之有僚友之義也所以取義於僚友者以其有箴規切懇之助麗澤薰陶之益也今也不然禮數隔絕情意未交雖輪日直之員如非循例畫講未蒙一番引接雖日講八侍之時不過遠伏賓客之後重得瞻望顏色而退設置庶僚之意豈宜使然哉 古者有師有傅有保三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其左右之臣皆選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其制備矣

成王之為太子則周公召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遂散宜生其選極矣漢之中宗亦令劉向王康蒲望之周堪徒以儒學文章保訓東宮唐太宗立太子之後以房魏為師傅又謂杜丘倫曰太子幼未就德故今輟卿於朝以佐之此皆倣周之制而重其選也是以成王能聞道甚早登床大業漢唐諸人雖未聞其輔弼之方成就之效而其策簡之重皆極一時之選也

臣聞國朝故老之言文宗大王為世子時每夜從一小官手携書卷親降玉趾于遙臣直廬矣一日夜深意以為必不出臨矣忽聞謹甫而所謂謹甫乃當時博學士成三問之字而八直至堂者也至今稱為感德臣人伏見申光澤所撰仁宗大王誌文亦稱仁廟性勤于學置不暇日三晉講又有夜講雖隆寒感暑必終日危坐而溫抗朝

又為讀一冊以出以為常故終致同覺之效至今誦仁宗之聖無已

監

宋高宗時章誼曰御使之職雖為外全所以統治州縣頒宣詔條庶閭風俗任至重也前世選授大槩有二故簡練世務求之久次則惟其官欲簡拔依良待以非常之舉則惟其人是以舜之四岳十二牧周之方伯連師漢之州牧利使唐之棟訪觀察使其高者咸預公卿之選下者亦秩真二千石所以用貴理賤求之久次也

哲宗朝王覲曰監司者一終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係也然而闕冗不才如王公僅庸暗且耻如感南仲與賈青明奸如高程為李憲叔使如孫叔者而皆得為之可不痛惜哉

萃戡曰昔范仲淹執政患諸路監司不才取陞簿每見一人姓名以筆向去以次更易富鄭公曰公是一筆向馬知一家哭仲淹曰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韓琦虛國用監司或非其人者崔合搆曰公居陶鑄之地宜以造化以範虎者匠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乃置之通衢使為民害可乎

昔在祖宗昇平世士大夫家有恒業廉耻篤厚自文臣寺正以上禪於出外繼於求官故銓曹得以公選其人惟不安於內漸謀引退者或自求以出此皆一時名宰官徑吏兵堂上兩司長官者往往有之故出陟嚴明而紀綱立矣自壬辰之亂監司專恣軍務別有營儲不復以出陟為任適於貨殖間與守令交私出沒威重大損而朝廷亦以將望為監司而不以名勝第一流處之其有能弛不才者則雖陸其庫而輸于家廷朝莫知也陸時唐陸不察此理蓋之以設營久任之權衙門一闢聊食四出民瘼橫滋國言喧藉終至於革而仍舊此非宣廟作輟今則士大夫視內職如苦海火坑監司有窳顯勉力求至於州牧之求若碎首矣其名雖若引退之漸而其害未必也

昔在唐虞之世既隆於都俞吁咈之道而必有岳牧之咨文武之時既動於公孤卿士之官而尤重於虞夏之化豈今日之所可忽乎昔天子五載一狩巡視列國之時善則知其國之治而陟之不善則知其國之亂而黜之我祖宗朝立制亦有

奉

此意監司巡行列邑則校核必陳其邑所作詩詞歌謠壬辰訖後仍廢不講矣

馬氏曰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謂監司也隋以前多謂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別有以名其官蓋唐之初止有上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按撫提刑等官然唐宋中世以後監司尤多蓋唐之多設監司也起於開元天寶之與利如楊國忠為宰相所願四十餘使及道州云到官未半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是也宋之多設監司也起於元豐熙寧之行新法如蘇合所謂使者罕餘革事小員多人輕權重及溫公所謂提舉司乃病民之本原是也

宰相兼總於一國按廉兼總於一方是尤不可不慎也然宰相議於唐陸贄命於上有疑事則咨於百官而後定若按廉則專任道之責而獨折於已史理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賞善懲惡分爭辨訟行獄之審申兵戢戢之事皆在吾之職分而動靜語理人皆仰之號令措施人皆趨之喜則一方皆安怒則一方皆懼至於飲食之微守令必在視寒暖而親骨之然後敢進事之君父敬之如神明其職之重而威之嚴如此苟非仁忠閎敏兼人之材者疇克當之哉

守牧

明何起鳴疏曰夫人之有疾痛痲痺者則必呼天不已則必呼父母天者謂之尊而能庇覆我也呼父母者謂父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曷可以肱股之七尺僕之藍米聞久餉五年為哉
明田汝成曰夫縣令者握百里之管鑰也鵠羣黎之依恃綜六典之權輿故身兼師帥論秀質賢則元宰之銓鏡也幼農等賦子育元仁則叛使之圖會也閭閻章放收和神人則索伯之廣清也重開密覘以御暴暴客則司馬張皇也明罰飭法屏法監惡則士師之詰禁也管轄有程澤梁無犯則共工之程度也况九重宵旰豐澤天施非令莫究絃紀畢懸藩宣臬察非令莫施承閭節奧隱抱欒斲祈恩非令莫自故令也者所以賦上德連下情佐佑百辟者也夷考遺練參證近睹凡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為其涉歷繁殷而守至識練行卓於初服而譽引

牧守

於後塗也然而勝才者躓於更輟睡意者亡於焚絛淺衷者債於砥礪墨節者敗於利圍遂謂弊障難捋若邑難居是直人負令而令何負人哉必也鎮煩劇劇劇盤錯成救則若朝歌之最風抗雲垂冰玉其擇則若萊蕪之介強綏弱極民阜物馴則若中年之惠而後美績著而宏開騰矣王質早古之為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為民者無所忌於吏之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其勢收矣嘗讀詩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故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又曰之子給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已裳以公子則以玄黃給以為已裘而公子則當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清是時為吏者優游洋浪得以盡其志為民者謹朴勤厚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感不有疾視其上矣

韓駒曰昔鄭子皮用不學之人尹何以為邑而子產得之於傷錦如吏初歲補數百尹何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守劇郡與大州以治最聞其張施聲畫遇風生如利刃之刺割上駟之馳驟故明主究其才羣公選其能

夫王政莫先於愛君而愛民之責者莫切於守令漢宣帝有言曰民所以安其田里無嘆息愁恨之拜者政平政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宣帝雖傷於綜核太甚而此言則可謂求治之助也是故周之六卿分理六卿漢之三公先歷三輔誠以公輔之才非試於臨民則無以驗其寔故也今日用人輕外太甚文官之稱有名望者一切不任守令必為物論所矣然後乃得分符是故為守令者自知前程不遠不復為盡心撫字之計善者隨分度日惡者瘠民肥己而已民生安得不慶哉臣請文官之初授六品者例試吏治在食侍之列者輪次輔外現其政政驗其賢在勉後還除內職循吏則超資擢用使一時登庸者多出於州郡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庶有治平之望矣且許多縣州雖不可一二擇人但守令之選於為惡不過無所忌憚而已若使出入臺侍者處于列邑之間曉夕有還朝之望則彼貪吏之環其邑者畏其威拜必知有畏矣是擇一人而使眾人止惡也其效豈淺哉
六二 神明於虛墮上之而父母於葑屋之下口碑播於百里而補玉褒降於九重矣不以蕭條先保障不以撫字後

催科

大率武夫收其民如狼牧羊不以民事為事而以己為事賦益滋歛益急剝削之敲朴之重幾泉涸無不備
索以使者遺編戶恒產日窄愁痛日迫紅者不足於蓋形穡者不足於充腹負抱交走無一分顧籍田野由茲而
荒官蓄由茲而索為官者誰與為守如使繼今為宰者勞之末之改之賄之蘇枯灌渴調榮起殘宣仁風於新
屋沾正化於海瀕則吁嗟者破節而為累流通者弛援而安堵樂生興事官民而足矣
民生之休戚係於守令之兵否慎簡之命每下於政席而注擬或非其人考績黜陟自有監司而莅任未久彈文
踵至一年之內遞易或至三四生民迎送之苦官庫虛耗之弊已不可言而如是而欲望極字之勞難矣曾聞祖宗朝
文官之出六品者先試以言地以觀其氣節次授以州縣以試其才績聖人深意蓋有所在
今之守牧之官鮮有慈仁惻隱之儔卒多貪暴無厭之流催科辦急思盼幹能妻妾服食思極侈豐而事
權責悅於貨賂則思充其欲所識旁之德於周俗則思得其心巧作名色吞啜肢削粒米狼戾於公廩行袖空竭
於閭里其克邊將之剝削請司之侵漁若此之類所在皆然使陛下之赤子一困於天災再困於苛政厥拜嗷嗷無所
控告昔漢宣帝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拜者政平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親民之官
莫重於守令其選不可不謹人君以父母斯民之心舉赤子之命不付之慈祥之吏而委諸虎狼之口豈可忍哉
昔鄭子皮有製錦之喻漆雕開斯主信之辭孔子有賊夫人之責誠以守百里之責苟生民之寄承流宣化其任
重矣守之者甚而為所守者未聞有旅非守之慮而為所守者未聞有携貳朝而今日民出係麻則出之名而合曰民
出穀粟則出之八口不厭糠粒而奉上則無敢嗇也寬氣填於膈臆而期會則無敢慢也吾未知為民者思乎守民
者思乎為民者薄乎守民者薄乎朱子答余景思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
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眾自紊

牧守

嘉靖間申時行曰今也闔郡無文翁之化而漁獵民脂者接踵邑里無魯恭之風而胥削民膏者比肩以狼牧羊而暴政
日聞以齒焚身而敗害不恤郡縣之民幾何不流離擗袂也或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朱子答呂伯恭曰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曰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
政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不出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律已如水蘩愛民如嬰孩
宋寧宗時趙方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弥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為名言
吳臨川曰余聞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之志為得一縣亦小試何也縣之於今最近今之補吏所及最速莫若也而
黎世者孰知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瘞閔君君之使使不得不達愁怨瀰漫而向以至干阴阳之和者十而
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噬食何辜期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恤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
如子之愛父母哉
朱子曰其人世為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剝削稅世三傳之涑水曰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之過歟
明太祖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縣得一賢守令如穎川有黃霸中年有魯恭何夏不治成宗廿年下教曰親民之
官莫重守令之匪人人生民之大患也仲尼有言善政德於虎善政行於下則人主雖有仁民愛物之心何能及於民乎
詰諭守令一如慈母之寄赤子于它人而殷勤切囑之面對誠命如我莊憲大王賜以戒辭如宋太宗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庭曰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
之政而三稱其善何也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澗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
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由此觀之
三稱其善其美乎
柳州送薛存義之任序曰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同甲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急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急

六

之又從而盜之而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意若事又盜若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善否累朝留意於徵勸之政者甚誠顧今末俗澆汚廉耻道喪久矣然文南二道猶能顧惜身名或多以清謹著稱者而武弁則罕聞焉是豈本性然哉雖其紆地豪放類不帖於細行然亦由朝家不能砥礪而然也今若訪問其廉自見稱於世者別加賞擢則人知勸既足慰悅民心而債帥貪橫之徒亦稍知耻而自戢矣為邊守令者雖未必盡知義理執不欲效其聲績以圖進用哉惟其迫於朝臣之求責雖決知其陷於贓汚而不顧一身且不顧暇采軍民手雖覆轍在前法法在後亦不克為外剝疲瘡之膚內削妻孥之俸以應求責而正為左甚夫設官分職外國有重於內者唐之河西節度有禁中頗收之私宋之陝西節度有大小龍圖之號學士除邊自官而然

守令之賢否民以之休戚故曰貪官汚吏甚於凶年蓋其迫迫之言也近來法網解弛貪風日熾奔競成習慎簡無法出守百里者鮮能以民事為心簿書期會之外惟以公私酬應為務又社有善事肌已之徒只知剝削為計民安得不重困乎至於貪汚著稱之輩必棟樑府巨邑而畀之此已可恨甚至於誣愛民者為干民要譽稱括克者為修舉匪事異哉今日之所謂官事也

守令云遠道于譽非惟希望褒賞亦由多行不法畏民訟已故遇奸猾則不敢正其罪惡遇詞訟則不敢明其是非臧有官家應捧之物以為德色以此民習驕悍不可復使官家疲弊不能成樣後官不如此則怨言朋興為守令者轉相慕效八路郡縣無處不病此則御使書啓而朝家論責者多不外於大同田稅之防納雜稅柴草之減捧而每人乞一毀言之類嗚呼此國家所以勸之為要譽也夫按法為治者不能無怨言此朱子所不免於南康者也今後御史封書宜以官之事為主而廉問之時守令惟有浮誇得其正道者則別為超擢惟有張譽苟有一分虛名之路勿加賞典使吏知耻而有而不為也

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得人盡心撫摩則雖有疵政而一境之民無復安守令失人誅未肆虐則雖國有忠典而一境之民

牧守

無不被毒故斯民之苦樂休戚係於守令者至切且嚴非如閑散之官治一事任一職之比也是以古者致治之主莫不三致意焉以擇良吏為養民之要當今重內輕外習以成風牧民之官多不得人類皆貪饕餮卑汚之輩豈知分夏委寄之重惟思剝削不顧名義國稅常賦之外官自作撓煩暴之取苛細之改非止一端或蒙未晚事重貽弊瘡好吏因緣得行後漁齊民之困苦閭里之愁怨莫不由斯請令銓曹悉心推訪其惟吏職之有聲譽者置籍懸名務得其辜不必臨載亦令在朝諸臣各薦卓志有幹局可合長民之任者不論資格高下文武蔭任及未嘗筮仕者同載簿籍州縣有關則量其才力大小分授列郡之劇易而其所以取人之目則慈惠溫良曉達吏事者其上也有慈良之政高短於剝削者其次也雖無慈惠之澤而幹局可仗者其下也若其專倚刑杖以立聲威迫促催科以為財事者也此實吏職之賊而聖朝之所當擯斥者也當今銓曹之所取為吏之自任莫不以此相向若不痛矯此弊則守令何由以得人哉古語云有治人而有治法若慮銓曹所擇及諸臣所薦循私者公不得其辜則此在於朝廷之禍也大行而廢下立誠意以奪其心而已此外更無他法也銓曹雖擇於除掖而至於拜辭之日發下亦必親石見問咨以理人之術以審其賢否亦必慰諭教勉教以宣布惠化蠲除民瘼若其庸劣者其似不克勝任者直行罷斥銓曹亦被誤用之責其餘守令因公幹上京者亦賜臣對問以居官狀蹟本縣弊廢及風土所宜人才有無委曲獎勉必教以愛民為先則疎遠之吏得接天顏亦幸矣况人君一言之誠亦足格其心而動其慮乎至於居官恪勤克奉上心狀績有著者亦必下詔獎勵如漢宣之重書褒美增秩賜金使之久居其任以究其方若其聲譽彰聞表異等者不次陞擢以示聲勸之核其所除掖之初亦不必盡拘於薦目之人凡由科第而進者稍以才聲顯者亦必一除以誠其能至於出入經帷者亦不敢規避以為定式考其治民之案迹以為陞用之準如漢法之由太守而入拜九卿之列使知由此而可致顯則人亦以外為苦肯思竭其才力以圖獎用而九重仁愛之澤可以遍究於幽遠遐僻之鄉矣

朱子曰吾再中有送來整理者必子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此弊之大也

胡銓策略曰太宗注意守令无切審親選諸州長吏又親書其曆戒曰公務刑政惠愛恤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為勞績因

六

顧錢若水曰朕暑中書此豈不勞乎蓋為任官擇人以安百姓耳嗚呼太宗不憚威暑而親九賜行令守令則未嘗有
對者太宗躬自選擇而近見便殿乃令有付吏部而注擬者是朝廷輕守令也

使介

夫立國者不可以無使任使者不可以非其人蓋國勢之強弱敵國之敬怠皆有係於使也故三軍暴骨罪在行
一言退師功在使命然則奉使四方之外宜其正聲毅色略不少沮全君命壯國威一時節擊潭潭二季秋霜烈日
之嚴而使臣之取於是乎蓋矣惟我東方國於海表壤地褊少而文獻之徵粵自殷師歷漢迄宋使蓋相望大明中
天八荒同軌謂敵封乘禮教格使度克有遺風慶弔宣勞視于親著將命之臣必壯邁一時之英採假風謠布昭思
德咳唾之屑積成篇秩上自兒馬下逮宋梁珠瑛燦爛揮英前後間以東人攀和之作有似高曹頌之續周雅堂
華之集之類以作也

使介

詩皇三者華遺使臣也其首章曰皇者華于彼原濕賦二征夫每懷靡及厚陞叙亦歷也每懷靡及言其勤也其時
國家敦教內服邦畿之外地不過千里執玉之後遠不過淮海之間方岳內其指原濕不過文王之阜濡裳之水耳然其間
問焉念其行道之艱咨諏之遠被之樂章歌于宴牖此西周之盛也逮其廢也大夫行役有師勞師贊之數其詩曰或不
知呼或慄或畏或極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出入風議或廢事不為余讀詩至此知宵旰之憂也雖孟
氏有言不得而非其上者非者人臣奉主之令圖國之事不共是懼何勞逸之足較壯大夫其亦未喻夫道者乎向者我
國泛海翔天之使歲一再行鯨濤萬里島嶼之出沒風颺之不時往來不測之危其由登而達于燕也跨九河徑鉅野駘馬
之苦剝劫之虞動數千里方之于濕涉彼之詠計不啻相萬千也高麗忠烈王時具文翰署郭郕宣諭日本被拘不逞其憤
在日本草皆四行而生傳目有不君子其能國于羊舌賜用而晉國重公存僑相而鄭理端木賜而曾安中乞胥起而楚存
是數君子者標舉足以動物評命足以伏人解玩釋紛通微決閔片言重國名宗純粹

使介

漢藝文志縱橫者流蓋出於行人而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何以為言使乎言其當權事
制宜受命而不受辭其時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覆而矣其信

不佞少讀春秋傳見弱國小并困於強隣不能自立而其臣有以才智謀敵為國家行難則恥功業爛為為後世所
稱道者無若鄭之國僑越之范羸蓋當僑之時鄭政既廢矣而國在晉楚二大國之間犧牲玉帛無日不待於境行
李之往來結轍於道路然且不免焉朝度愚於晉而楚交夕以矣夕度愚於楚而晉兵朝以入矣僑也能秉義守禮
善其辭命頡頏調柔不懼不傲九十使晉楚之君臣德然心降無敢以一天如遠而慢辭噴言亦無自以至焉豈不
不難哉為職之政中補五子地方百里而君臣羈係執鞭箠以事兵悉府庫之積以充貢敵國之存者蓋死祭矣
蟲能以其間謀密議內摩防其民外秦據強敵至忍以待時振起而乘釁一戰遂逐伯江推其亦偉矣不佞
惜妄論二子以為僑也機也敏也智也深夫二子之才未知其孰賢要皆有濟艱艱之員振弱之烈尊主庇民之功為春秋來
蓋少見矣國家受制虜虜于茲百有年其臣妾之辱誅求之困固不翅於鄭越矣聞者遺賤生事庸書絕時至尊受其
噴辱舉朝被其凶鱗東主之人自三尺以上莫不扼腕裂眦憤痛沒德無生之心若于斯時也國家擇其忠敏誠識者在
輔臣有僑露之責者以之屈三事之尊而備一介之使釋廟堂之權而從皮幣之役則不庸斯人於此何以處之弱國之於強
隣受辱而求伸蒙証而求達固皆有辭令專對之助亦者之內以自治者有是時而無窮而彼之視我我亦奇見其可侮
故言之焉入而辨窮明矣苟或不然而徒欲而區區類言費辭見解明目張胆而求必伸言則是亦益撤其怒而重自辱焉耳
何利於國哉若夫量力度勢隱忍以圖存亦有人所不免要必痛自刻厲陰有所事不隕獲以沮死傷以怠時至而作厲
極而伸然後可也不此之為徒徒首屈三日候人而息息既胸以為吾欣臆而苟幸朝夕之無事以偷安焉則是將愈往
愈微卒於畏約罷耗而無見神之日矣尚何以為國哉是以國僑以辭令而訓晉楚也范羸之以隱忍而卷其也不佞特此
而巳而其所以自強於內振剛於後者治法謨畫具在在氏傳可按觀也雖然不曰使傳周君云乎而區區二子而是稱焉

三

則不佞之志亦可慨已矣

綜核名實 附黜陟賢否 御史按廉

宋孝宗時周文天曰天下之事循其名也易求其實也難漢宣帝功光祖宗澤及黎庶者本出於信實蓋計綜核名實然王成以偽增名實楊暉以睡昧之語解蓋寬饒韓廷壽以盡力之吏誅而黃龍詔書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毀護以避其課而帝所以見稱於史氏者烏可盡信也哉○不才賢否一初舍糊排等明其分取責以察放而必限再年毋得經違徐考成績大施賞罰則庶幾人思與取職盡此今日之悠悠矣世蓋虞廷命官之法而齊桓之圖相晉悼之修齊亦皆彷彿有此意○易曰良其止其止也程子曰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名止其所也

今日循私滅公之弊愈久而益甚凡於庶官褒貶之際不視其丘民之休戚不視其職務之勤懈而先計當路之親姪次計己身之交舊雖雖暗之甚者例以是取聞慮有推考之命而無所敢罪則略貶其小縣監務小僅權管以塞其責宋齊慶中歐陽修言天下之事積弊已久廢亂所係莫若精選翰朝臣十餘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者而黜陟之胡氏曰人君不篤察而好名於是下者靡然從風為欺為罔察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廉則開選而名曰討不庭察則尚名曰眾志後因於外舍而奏圖固空水早不以聞而祿大有年諫諍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野無遺伏人君果其養是也而不知虛偽成風矯詐成俗朝廷內外敢於一虛而天下亂矣司馬公曰為治之要莫先用而人知聖賢之辨難也故求之於毀訾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於功狀則功詐橫生而真偽相蒙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主者誠能以不親跡貴賤卑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人決之在己雖求於迹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遺矣苟親貴而任職疎賤而見遺所喜者敗官不去所惡者有功不錄則雖復為之善法而繁其条目安能得其真乎考課之法適足為

綜核名實黜陟賢否

或曰考課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列而修之耳司馬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鯨之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房印之法較其米鹽之課責其朝夕之效也

曲私欺罔之資也

御史按廉

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听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立官按周禮月終則有月要旬終則有日成則是日皆有考也至於一歲之終有歲會則是一歲有考也若是一歲終大計則听其所致之事詔王行斥置之法然猶各計其所治之當庸庸置者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群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為其考以日也宰夫受之考以月小宰受之考以歲也太宰受之每歲詔于王至于三歲則誅其幽而賞其明此三代盛時考核嚴而會計當上下相維體統不紊也黜陟嚴明國之大柄而京司褒貶便是文具是以各司之官多不謹慎至於貢物衙門則侵漁之端鄙瑣事尤有其名而長官無糾察之道故皆得由於是而出宰郡縣終必剝民膏後已守令之不擇生靈之不遂專以此也今直申嚴殿最之法一如外方之為則庶有一分警惕之道也

繡衣廬問之床為守宰之所畏憚者也三四年之間重一不送而回還之後列邑復即解弛諸般犯科了無顧忌是德畏之日少放肆之日多臣意以為每於歲初多數抄落不必一時廉訪諸道只抄一二邑發遣待其演命更送免處輪回出入迭相往來風拜附及常若御史之在竟則諸邑畏戰無時可已而外方事情亦可糾察

名望 附資望

夫以資而已則魁奇僑障之士或拘格而遺逸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以望而已則狂謬

資望

六三 綽亢之袪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夷甫唐用房罔之類是也

文天祥曰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意將以冒天下之財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履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志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有利賴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選不肖者常以不嚴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平有愛不肖者而高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帝道國家之廢臣皆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禍缺一師陛下仿徨四顧弄印莫屬揆排應急至再升於庸頑之人此平生拘牽之弊也嘗觀刑司之間凡察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平為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狎無可任大事乎三歲一貢士祿一成事者眾而氣槩才識量於鄉里由且不符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振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也天下有事允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不可則亦姑委矣之此家傑之痛心疾首於世廢之會也

歐陽子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克皆可以表於民也儼然人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然而行不充守內德不備乎人雖感其服文其見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岳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

有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聞望是故和慎積於中英華於外景星鳳凰天下決觀太山也斗學者依故非有本以為之主乎苟為無本則虛訛離隆而宗德則病吾未見其可也

地官門 祿俸

俸祿

楊萬里曰夫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賞也哉必有為之護畫者有為之奔走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舉於人之為用而不樂於人之為費已則膏粱而忘其人之饑已則綺繒而不知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答之此其勢非矣而去則必不為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人命之賤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為斗粟豐之為萬鍾此用天下之祿也今夫界之以不輕之任廢之以不賤之祿而貴之曰亦無

貪吾有法豈理也哉

孝廟朝有司極整請削朝廩上不許忠信重祿所以功士也無寧損御供仁廟初設新科令守宰受有俸

一如京官

俸祿

立歲山曰夫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關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其臣下乎凍餒功於外雖巢由商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

記曰忠信重祿所以功士也昔武王言乎為人不為祿厚賜其下則為士者矣所功而養其廉無冒恥于祿能耶是故古之君子在於王國者祿足以供其求俸入足以庇庶安子不與民爭利不行苟且而事有具自裕得以優遊閑佚展布其所繼俾兒代禮之刺而廉勵也立風教以之教古之盛世蓋用此也雖然君子者不必多而利己者滿三焉上之所待我者厚矣我之可以報上者宜如何而拔薤之訓未聞遺金之誦屢騰鞭撻不已篋管豈無歸士之而以待我者乎豈矣易曰觀願視其自養也自求其保現其自養也以緼袍為志嗚呼然從事於度粟囊帛舍命矣龜規我亦願非而豈矣子也古制不可及已原思為宰孔子其之粟九百孟子為齊卿祿亦十萬齊魯以侯國而其厚祿亦庶幾如是則三代之盛可知也漢祿亦重而最復小吏亦頗得之宋則老留意於養賢俸皆厚倍而錢亦厚賤小吏而廉節矣夫復外官而縣外之患除矣優致仕故老而待賢教田之篤矣歷代沿革不同而均之為重祿而功士也今我則節其祿而責其廉無是理矣新羅之祿一品則一年四百石半士蓋以官階於東京也至我朝濫者三倍而祿不得三三二而俸則缺為大夫士於事有宜其不暇廬也壬丙元後以月料止及復設祿則又減半而勉其手數受者不能支旬朝其奉享之視養生送死之具視平時無損而華衣馬脚食侈而不節十倍於祖宗日不獲已與小民爭利又不得已愛其饋賄而羅不張風教日偷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罪也於祿吾得見王退而志去不欲受故不受也孔子曰仕而受

章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罪也於祿吾得見王退而志去不欲受故不受也孔子曰仕而受

財用富國

祿禮也不受齊祿善也善之所在禮有時度而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高麗元以後國家多故倉廩虛竭宰相之祿數削而已彭更問孟子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暴
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單食可不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子曰
不通功易事而養補不足則粟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為人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士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
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知其為哉其有功於子而食之矣且子食功乎食志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
墮垣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張南軒曰君子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
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微而祿哉如其志是幸天下以利也俸祿之外有日賜直者
廉士或取之而下此濫觴饗誤者隨處有之其來蓋久交承之間回徇之際動輒相碍且為官作事緣情私上下相
蒙久自循習一朝頓革有反生他事者惟當照現事理漸加裁節為宜若非細由本原上梳洗出未固難有以大三也
財用 附富國 私藏內帑 倉庫 料理
明李已疏曰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古之聖人豈志於為利而樂於貨財哉蓋言財者民之
心財散民聚民者非之本固則非寧是財一事而人心之向背國家之安危所由係存可不重乎故古人有言國用益虛
在乎節與不節不節則必竭節則必盈孔子論治國之道亦不過節用而後入蓋侈用則傷財必至於民散
民者必先於節用然則有天下國家而為臣民之主者可不如此哉
明列休疏乾曰今夫土地猶夫祖宗之土地也石猶夫祖宗之石也賦稅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有倍而足
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賄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
罄者哉

私藏內帑倉庫料理

蕭梁徐勉曰釋氏以財物為外物伎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人之常情安能忘此
惟我國家地方偏小東南通於海西北運轉而絕長補短僅之不過五千里耳今以為路者八折度尚半以供儲
折成鏡之半以供野人捐平丘黃海以供諸畿田左右王都江原地瘠而民貧國家之財為恃仰而湖不滿千里之地
田租之運地產之供軍國之需百司之奉咸於是乎資焉
孔文仲曰嘗觀富國之論不劫於豈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降王者總制六合而服民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威
震不存財用之豐盈故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隣在泰輿謙則道之大者也皆以不富以其隣夫左右相比
之為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隣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
是以巨橋雖積商不能居教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古之人主豈可捨謙恭之有餘
而取小畜之不足哉
葉適曰黃預充弊以米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初取於民後去日以增益今其矣而不求者幾也天
下之遺利天下之而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而未欲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與是則有民以後有君有天
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之歟
歟父有子闔其大門最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其子者必使之以其其父歟抑考其親者固將盡困
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主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決矣
又曰今之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誘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
人則不可以先不食之具以不求則伏而不見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後道已
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莫周公若也古之入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賢之者也若是
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古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上下不洽而聖賢不知

交

財用富國私藏內帑倉庫料交

以通之今之人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貨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直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亦任其言而後去不足以知之耶噫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可矣夫泉貨之法以其貨之賒者奉祀甚紀皆有數而以國脈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号为齊民未聞特富者也開闢欽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畢舉然而奉祀甚紀猶有而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共之持無以充其用而遂其也則氏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債而以其所服者為息然則泉貨之法非周公誰為之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欽散輕重之權不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幾千百年也而遽棄之可乎嗚呼使周公居今之世必不行是法矣夫與字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也異時殊不可行而行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疑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必以自利雖百取而不信而況其甚與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善坐視小人之亦以為庸然而以信也徒從其後頓蹙而取房色而已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合沙鄭氏曰十三卦怡難次蓋次墮墮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有國而無財則其國為無用之國而空虛不足之處以成有財而不理則其財為無用之財而耗之不支之亦其見無其括彼括之房而下有樂利之宗無東支西吾之困而下有陳設之跡
倉庫榜腹而仗四夷之轉輸則何異於朝夕之擔石而待舉火於比閭熟荒之乎府庫洗而資萬民主僕則何異於身無真元之充溢而待引并於草木草石之類乎
衛文伯林丘猶致富強則我國之偏少未甚於衛也周文事昆夷猶與王業則我國之皮契未甚於周也
巨橋鮮積而商不能居故倉庫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達而失天下之心也京師之一金田野之金百也少府之

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而施之不急之務者可勝計哉

宋秦觀曰理天下之財比於治水堤防雍塞關決之於國隣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亦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志為資朱子門人問大學末章說財處太多先告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

昔周之興文武之國不過百里開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用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之國貢而不足於用由是現之財豈有多小我人主用之如何耳管子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論計楚之策蕭何備關中之粟豈可與孔僅私羊財利之臣同道哉

夫祖宗遺澤尚有未盡故國用雖濫民力尚支而若此不已至於數十年遺澤已盡民力已竭則秋社之興的然可觀此如少壯之時從酒荒色我害多端而血氣方強未見所傷及其晚我害之甚乘暴介雖謹慎調保元氣已敗不可支持今日之事不幸近之

愚聞西園案而黃中起瓊林盈而奉天園花石充而完顏逼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畜盜臣聚斂者非神運而鬼輸也膏血浚而已此何異剝四休之肉而充腸胃哉易何以聚人曰財上居仁義之陰豈非天下之瀕乎聖人龍之政曰理曰正曰禁不備則亂

夫山饒之間多榷楠豫章之材江海之瀕饒魚鹽藍之錯平原之擅粟米布帛之用陶冶丹漆之美金銀玉璧之珍羽毛皮革之產牛馬羊豕之畜凡可以厚其生者基置置列生之者聚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此所謂生於無窮之源莊於不涸之倉財安得不裕也經其地而為田則田有常財矣案其物而定貢則貢有常獻矣且重其入而節用則用有常制上之宗廟國寢供御冗費下之百官任使庫席靡恰以至事大交隣婚喪慶吊不時之需視其差功而上下之加歲之數則可知十歲之數知十歲之數則雖百歲之數可知也雖非私手之心計列晏之善理美商告箝之法權藍販鉄之利財日益裕國日益富矣
今者國家無教月之畜有司展鳥於上供之饑地部思竭於徑費之皮除非勤買於市加賦於民則更無他策可支於目

財用富國私藏內帑倉庫料交

前脫有師旅則饋餉之費將何倚辦盜賊之使叩稅於海危調度之臣爭利於陳商終是零星只見為且其何能
廣國儲而裕軍食乎

財者天之所產也地之所育也因天地之利而善為裁成則其用無足用而握籌視簿之士恐二然惟慎徑用之至何也夫於是
而不知足遂於富足而不能足也何謂素足而不知足率三千之地而國為徑三百城之界而為田籍三百城之人而為氏身三百城之
出而為礦環三百城之澤而為利萬貨之情可嗟而此也南有竹箭米穀之饒北有金銀玉璧之珍西有魚鹽油絹之美東有
梗楠豫章之材而皮革羽毛牛羊馬鼠絮帛丹漆楠柚薑韭果布陶冶可以作力開智者隨地基置非若奉隴之不
可以為淮海荆蜀之不可以函薊故行賈之東西南北者不絕於途而坐賣市販者西賈越南賈倭文備珠璣革載交
貿莫不美魚飯稻有素封之樂如且而慎財用之至豈非素足而不知足者乎何謂富足不能足田有其制列等而稅
入有其籍止名而閱礦有市稅歲收其入莫有常蓋歲收其盈而量其出則宗廟園寢事大交隣廉給軍需供御冗費
一歲有一歲之數十歲有十歲之數雖百歲可知也核其出入贏縮相衡又撥其入之數比出而差初為視其水旱而上下奉
其貴賤而乎取之全生則粟死則金生或西生或西死而財用之低昂由之如是而中者矣實不足之為而惟慎財用
之至豈非富足而不能足者乎

神宗朝蘇轍見青苗法一卷告王甫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文故雖
有法不能甘乎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報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
唐劉晏度國計未嘗有而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使侍得錢非國之福使吏使稱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
貸而四方賈商貴賤知未嘗逾時有賤必采有貴必集以此四方無其貴無其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而言則常平
平法耳公何不舉而行之
嘉靖中丁士美曰理財有道理其所以耗者財者而已矣所謂理其耗者去三浮汰三盈虛三計而已矣是故官浮於冗負

也祿浮於冗食也用浮於冗費也此之謂三浮去浮而存約骨幹之說可舉也嘗盈於太監也俗盈於太移也料盈於
太趨也此之謂三盈酌盈而濟虛陸贄之說可舉也有不終歲計下也有教歲之計中也有萬歲之計上也是誠天不能
使之天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使之困蘇軾之上計可圖也如是而財之不理者未之有也公溫公曰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
在民明庶請自今月觀之不在民不在官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
萬曆中周廷臣曰有國而無財則其國為無用之國而虛不足之象以成有財而不理則其財為無用之財而耗之不支之形亦
見漢武帝欲用桑弘羊誑利而先用張湯等峻用刑法夫財者民之所同欲刑法不峻則民亦起而爭之故武帝之術如此而
史遷書之先後論之

至於內帑私藏前後臣請罷者不止一再故人之謂諸侯之富藏於百姓者似不備如是而朱子所謂認為私貯典
以私者豈不可愧之甚乎

古人之治國富其民策國富其大夫之國富其府今日之事不達近之商鞅以刻薄治秦雖殺人日成積於市其富富民足
國無敵於天下今以殘民之治為國家萬世利無此理也

方正學曰隋文帝以詐力取尊在其子從修徒取敗此君子陋之至於秦并稱是當時石著殖國用富溢茂狄雖
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夫果何以得此也夫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厚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儉節儉
詔有司曰寧與於民死藏於府庫斯言也豈權中主有而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

古人之作法於涼其禁猶貪示人以義其惠猶私我朝內帑即宋之封樁皇朝之內帑也宋太祖歲貯緡帛于封
樁止與士卒期易胡人之首英宗皇帝亦內帑銀四萬兩以賑山東飢民古之帝王以天下為一人而不私其財如此
仁廟朝宰臣孫曰聖人有言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也者公而已人主不備蓄私財也今內帑司私財之府也然其初必
開使費蓋倣周制故令家宰與知人主財用以示官府一體之意也今內帑之臣管寺賤隸也本原一差流弊

無旁仗願必使吏曹簽署政院出納以回平明之理

明太祖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庫上曰人君四海為國何有公私之別宋太宗賢君而亦復如是他如漢吳世元唐德昭不必深責我太祖宦官皆曰尚衣殿人物在西者多脫兩乞遺差人占檢上曰內藏私事非旺家急務前而差人之弊子取詳聞敢煩驛騎乎宦者力請再三不久又傳傳旨都堂曰宋藝祖立內庫非私藏也嘗語近臣曰軍興飢餓須預為備自是命有司專職守也參驗定數防滲漏也今予置有備庫以專應軍需其所入錢谷布帛令三司量入為出如有兵興臨時調度

自周官之有太府有天府內府且有惟主不倉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之幣藏也小府曰水衡者金之私畜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三司而復有封樞內藏於是天下其歸于上者有此公私之別我國習國狹錢布數至千萬則權利甚難公差一人必挾私差累十然後方能辦事許多差人之夫馬質糧妻子奉潤色之弊皆出於此賍賍之輩無所不至落本取利項背相望其取贏既至此而本則相止此然之勢也明知其如此而猶且為之弊漸於國家責歸於幹臣果何益哉況且忘利之徒遍滿南北侵剝民間千端萬緒了遺疲賦何以堪之凡賍賍難派惟利是趨勿論京外錢在而在則必有計鑽討耗公債而潤私橐者日以益繁不亦痛腕乎防約之弊固有禁令而巧作名目受出許多銀布畢竟以無用雜物苟充以徇銀錢雖久藏蓄本無傷弊之理不布或慮腐損亦有區處之道輒為私入射利之資以此府庫之內雜貨陳充物銀布則一出不迂奸人耗損國貨因已萬三痛世而官家之損有用而作無用亦豈非未安之甚乎且近日各衙門所謂差人者皆此類也或希切而望債或憑公而磨私到處弊端難一二言蓋各衙或有兩差為奸細之徒宜為之無非與利衙能而所之者多顧信不疑委之以千金之資不問其出入是豈皆有才智幹能善於料理哉不過其處換取其可銀布耳此事費一仗文移以辨得夫豈待差人為及以為切濫竊金至者殆不可勝數况其及復轉換之際自謂辦事者幸皆因市利而病民

生不財則又皆一敗塗地無可藉手而其者因其敗而愈進旋出他色公貨被東補西指本為高麗始掩其跡不圖其後卒亦至於敗家以身不伴妻子而後已當此之時雖萬殺其人何補於喪之貨而失之民哉

軍國經費多靠於兵官而伏聞各道軍布艱難收捧越期上送則吏胥革社二弄奸偷竊錢布或至累千貫累千肉之多或因虛即遠易之際或乘薄善僥倖之時傳出天文下送到邑而本曹文案則銘以未捧彌縫掩遮全不催督故守令則漠然不知及至事久之後亦有陽弊之令今日府庫之耗備亦未必不由於此伏願令兵官毋執出各道各年條未捧之數一二嚴查各數保別樣重究仍令諸道監司各於歲終以各邑軍布約未約之數或杖聞或移牒神作憑考之資以防耗失之患

金銀錢幣 附盜錢

明新學類疏曰夫錢者帛也如水之行乎地中不得一日停者一日亦則有枯槁之虞夫用錢則民生自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全為之故聖人之大宝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立則制之及元則制軍國不反則制此任國是用之一大政也

高麗肅宗時始用銀瓶為貨其制以銀一斤為之像本國地所佐名閩口至茶慈朝諫官信所銀瓶用銀錢明唐何延鏡曰天府之產山海產之為材億兆之力為之修學英達之士為之役故天下之人舉將奔于吾權之不暇矣故曰權也權者立乎無形而達乎無旁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復日存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之為權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一片號之為檄匹夫而將相存于公帛未有損也此取貴之術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為明日與人以萬金為曾不給年而太倉先覆矣夫何取富之術若是乎不伴明梁材疏曰中原者虛猷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歲無銀而不

金銀錢幣 附盜錢

能終歲無衣寧一年无錢而不能一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寧相不違者乃在銀錢而不在錢穀也
物貨之通塞衰國亦自有時我東方多銀礦故歷宋被中國虛素民不堪今我朝初年數歲得先上貢列聖朝
亦採銀之路著之令甲至古官廷至如有私齎渡以者罪至於迨二百年至壬辰後鑄中國以銀領賜我國軍糧軍費
亦皆用銀以銀貨天行通寶上國之禁亦不舉市井買賣之後不審他貨唯用銀為高下至于今日度支往昔皆
國奏諸詔使接待亦皆從銀價朝貴閣閣開闢子母者仍以年大利朝廷上聖更相賄金此無由官爵除拜
刑獄有免俱以是為紹介甚至排金門入紫闈與言之孔方相甲乙可見其世愛之為流而難遏也
朱子曰古人錢關方鑄錢以益之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有粥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
之困註

丘陵山曰此後世鑄金為幣之始然皆後水旱以濟飢困非專以阜通財貨也

管子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平天下也是
以命之曰衡三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輕重也
王昭尚古者屋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惟貝而已至太公三九府圖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鄭樵曰謂之泉者言
其形如泉文古錢即其形象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子○後漢劉陶疏曰今人鑄之萬人集之雖以閉閉為炭萬物為銅役
不飢之民猶不免無厭之求○元魏甄琛奏曰一家之長惠養子孫天下之君惠養兆民若收鹽利是專奉腹而不
四體也乞地鹽禁與民共之尚書事元總
邢岳奏曰理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聖人欲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此與彼皆非
為身而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宜也舊去丘陵曰按宋臣胡氏折衷深總之言而折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產之物

所以養人也盡損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魯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室之秋深總言之皆未得中道也官為
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由是觀之鹽之為利不可亦不可要必於可禁之開隨地之法因時
制宜必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至於損官民用是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明太祖時近臣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上曰銀場之禁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重勞民力昔
人有拔茶種粟民獲其利世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樽節 附濫用

建安立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已成聖人體節之義立為制度量人為出無過
取無逆用有損已益人之害而無利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亦此意也

中溪張氏曰天地節者剛節柔二節剛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事
續雲馮氏曰節之義多矣在君師為制節在臣為名節在物為符節在學為不凌節在禮為節文在財為樽節唯其
物有失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鉅賸之財莫非
生民之膏與奈何暴殄天物以絕赤子生之天原乎當聞世宗朝金末滿百數既馬不滿十數服用務從儉多列聖
世守以為家法穆陵改北時綿衣大練無錦帛之具雖古稱是易哉○國家一應經費悉從儉者亦用下性而祿
視下士有如貪人寔士忍飢家法計

天生百物人取而用之者百物之主也人有耳目口鼻之故而無旁物有山林川澤之生而有限故也無旁也以天下
奉入而未周生之有限也以一人竭天下而不足珍天物而天怒剝民膏而民怨積惡積怨而不知已則爭奪起而亂隨之矣
帝王之德在於節儉愛民而已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傳言道于乘之國節用而愛民由是言之于乘之君為有
愛民之心惟節用為務○朱子曰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及於民是以將愛民者

樽節 濫用

充

必先節用

所謂浮費即不急與夫冗食之類也不作是物無益於用不可謂急事刺官刺員不可謂非冗臣未知度中不急與作幾何冗食幾何惟嚴下誰察于此有以裁之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非盡罷天下之利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朱子與王准自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九至其將帥也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奸覩餽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老其輦載爭多聞巧以持其權俸之阿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正顧乃規仁為計較言實末亦飢民以湯之中是以為擗節財節之計臣不知其何說也

洎寧子開言南豐欲得費劄口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帝厯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帝祿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臣嘗以本朝前後較之皇祐治平八官之門多於景德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誠諒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後各議者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勢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又以類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所以得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後之

明太祖謂侍臣曰吾每於坐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現之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任國之良規方正學曰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廷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軍其富矣而反愈困之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豈徒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積金存奉率畜貨擬江海不立於亂未見其厭也

博節濫用

許魯齋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則帝廷無度無節則虛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朱子曰范蜀公唐鑒議論似迂復不切如言豐財在於節用神宗曰豈有者破息襖破皮鞋即能致富耶周禮天官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奈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葬之式四曰燕居之式五曰上事之式六曰賓客之式七曰賓客之式八曰賓客之式九曰周好用國家既知大綱歲之類則又必預大節歲出之數庶幾收其相虛任用已缺而今國家之所以許設部之覆抑者乃不過各處小口之量儀之事而至其後大於此者猶有不可不備者所以飭設部者乃不過各同若干先期進排之物至其費鉅於此者則猶有不可不備者抑又何歎昔在宋治平中司馬光以知諫院進一劄子論荒荒札事其言以為雖南郊事天帝王之股肱而牲帛之外儀仗之類皆可減也雖上自乘輿服飾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皆可省也夫以中國之放富天下之財力一遇數方之永旱其節節損損且如此况今我國之災八路之災也禾黍之野盡為蒿萊莫粟聚之民舉將溝壑飢荒之慘古亦未有然也猶此不能不推其骨髓掃其巨湯亟亟於萬無可出之地而若復旋費於非必難已之役甚或至於一事不得減一事不得減依然為前聖穩之舉撈而已則此所謂聚者消滴泄者尾閘不但有入不敷出之慮將至有大亂不可為救者國家經費向貯清惠漸耗新收清惠漸少而一遇凶歉輒慮遺缺此猶中人以下之家不免求貸者之生活也而況以弱而強強以小而大又且不得不費力於金得玉泉則正如南宋之人文具尚存用之於文具強敵更生用之於強敵目前為安之計日後消弭之圖皆將有賴於此財臣故嘗以為有國於財夫孰不節而國今日之財在不可以不節也晏安日久度在生萬一慮隣連行則明季毛野之長餉清人乙酉之海運又是吾國之傷傷之役未知其時國庫將何以為計耶

充

秦少游曰理財之術不過節浮費而已王岩叟曰節用之道惟在務儉德而已臣聞宣惠廳餼價米引年內入旋即蕩滌更為引用至於累年之多云未知此事今尚有之而乃以虛三千束之國至

有此為簡之舉臣竊為聖明慨惜也至若元會米布列入之降一紙書標即為取用云殿下於府庫財亦有
擄節保惜之念臣亦定以淳費濫用有而過慮而但直以書標入確日流未去規條欠於理財三辭之義
曾南豐議得費之筭曰陛下躬履節儉為天下告所以憂憫元二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但其所明法度用天下之
財又非陛下所難也

賦稅 附貢物 徭役 大國法

一夫之耕不過數頃而納其稅者十倍於兩冊一女之織不過數匹而輸其庸者十倍於兩冊有司之徵昔日於肆
縣宰守之列產日及於村閭朝廷時有寬恤之令而斯亦文具而已始或蠲其後必增以三四始或減其而後必倍以七
八則何以異於謂人曰吾將瘡汝之餒而奪其口中之食吾將救世之危而剝其腹背之肉哉
孔文仲曰凡賦歛之於民古人責其損之而不責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巳則勢
劣力弊必至於疲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魯宣稅畝而歸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愚嘗聞前輩之言夫取地初貢案視之則諸賦貢物皆是弘治辛酉而加定而至今遵用考其時則乃逸朝也愚嘗太息
曰弘治辛酉於今或至二百年而聖君非不臨御賢士非不至朝此法何為而不革耶是豈有待於今日耶且物產隨時或變
民物田後隨時增減而貢物分定乃在國初豈始於弘治辛酉耶豈有待於今日耶且物產隨時或變
產或如絲木和魚乘稅捕獸未免轉實他色或市于京民費百倍公用不裕加以民產漸徧田野漸荒徭手百軍之節納
前年責辦於十人前年丈之節納今年責辦於一人其勢必至於一人而盡然後乃已也
我國家稅輕賦重固是通患而身後出布又是歷代之通患此外又有官司之橫歛僕隸之私役賦稅征借亦出於
民力又不知其幾何也况其征用之制本末事件輕重不相權衡又何可勝言哉誠言其大畧則田稅者宗廟百神之祀御
府惟正之供百官之俸軍國之需皆出於此歲登而穀不過十萬餘石大同者控一時費用而為之權制者也際以五道所

賦稅 貢物 徭役 大國法

平

收而官之歲不下四五萬石其中名色之濫耗竊之費固不可量盡則亦可見其制法之不善也此豈然矣而身後之弊蓋
適生民均是王民而或無尺布之餉或竭其膏血而不盡償此未知何等法制也先王之制賦役也無貸於力分之內無責於
力分之外者決不加是也傳曰國道正足均平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之施於民者不均如此則民困窮為何如哉臣竊以
為朝廷若欲行仁政則必先自度通身役始也向者不布之賦蓋歛均此而格而不行臣雖不知此法之可行與否而惟不可不度
通身者則可知矣豈可坐視其然而莫之變也○宣廟嘗幸郊甸載民若催租齊籲於駕前上尚有司者不見田野乎蓬
蒿滿目何忍催租
古者什一而稅公用不之而民亦無怨祖宗朝以九等收稅設法非詳密而行之既久吏怠民頑每以給定為要至之貨今則以
下下為上之一國之田不給災者無幾國用安得而不匱哉雖守令之賢者不敢不給災者以民生且困徭役多端若不
解倒懸而只以不給災為不負國則赤子又不能堪支仁人君子豈能忍為之乎
我國稅輕貢重稅則於三稅一而近來歲比不登災傷過半加以吏貪瞞官守令于氣收稅尤輕其於義道比諸祖宗
朝則不及三之而經費之需一依舊規不能量入故一歲之入無以支出逐年侵用舊藏祖宗儲蓄日漸耗盡乃以三百年積
累之國倉庫不能支一歲誠可哀痛今若愚此加稅則民膏已涸無以其缺必項先行積苦慰民情然後收稅
始可適宜矣貢案之定不度民之殘賦而徒多寡物產有無而以郡邑戰棧高下為輕重且非上產故不免輸價于
防劫之徒以致刀鎗阻遏以十倍故利倍胥吏而國與民俱乏矣湖南收稅初以一錢十三年之米捧之非亦定之或也多以
減之則易少而加之則難故現一年之用量其高以為入消息盈虛法大之道此聖年之定定也○傳曰公叔務民見徭者而
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諱士不能死何以治民事充言徭役煩也政重言賦稅多也
沿海各官貢物從古所未有而昔在先朝後修都監之時始有此事云各司貢物既為定價而該司又採用之此所初之事也
國家所宜為外則沿海之民悉之內則各司主人悉之亦但於事雖未安內外之怨謗皆出於此

各司貢物例有執家防約之憂故本司主人被其市奪其本業者多矣今使夫取其價絕其防約之患此各司主人之喜也

大同之法行也惠清道臣啓曰京外雜稅雖曰浩大而貢物之價自有詳定之數總而言之則三萬今本道雜稅如刷馬之類雖不可預定亦不過三萬匹而本道雜稅則為十萬匹以視之必先不足之數而尚有數千匹之餘可以物知而易見矣至於三年之米則總計為一萬三千三百餘石分用於寺官三層四顯不為不足而若加三斗於聖年則可以增補於各官之元穀矣且外不邑之民有田一頃者其稅多至於八石而今以一丈二斗忘一年之直復則其喜躍可知矣有田一頃者其稅多至於八石而今以一丈二斗忘一年之直復則其喜躍可知矣

而貢物之定比諸不邑僅可二分大邑之民八倍出五斗云今使每石一匹則此革必以為苦

江原大同欲令宣惠應者非故奪彼而與此也名以大同則此則宣惠也其不可分而三也明矣收之民往者豐凶巨異而俗之於主人者低昂不同各司主人由此憂憤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向其多寡始商轉隨民之在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

大同之規意在均安民非獨為外方之民耳各司有役重難支之勢故優給其價使之奉為游移此之前時豐年後下之中稍有識慮者願以為足而市井牟利之徒紳曲豪勢之徒不悅於心今以一斛之米應一年之稅後則以為輕於十歲而人或有不便者此誠臣愚之計料其好而不能料其惡也

孝廟丁酉年間大同法之初行於西朔也民情皆欣而守令不故一循一往之價米多至三斗故其後宰臣陳達利厚以斗收之則寬取於民而減五倍矣而公家之用無不足行之數年亦外皆便上下相安十年之外皆民自食之也

國家糧域民衆不過上國之大省而凡摸擬建宜威儀文物略倣上國之為首在祖宗昇平之際後歲已極自李丙以來屢任疫

亂忽癘疫饑饉石全耗倉庫大空財賦之原蕩涸無餘而廟社之供百億之俸而浮宦食別局濫設無異於前日按視式考騰錦競為虛文末飾有所過而無所損蓋責於後却責於諸路責於州縣責於

民之如水注下必到地而止多為色目刻其期限剥膚椎髓猶不能供應朝廷亦豈不知量入為出徑傳明訓因財制用

義理尚然哉窳由文具米除浮費難有不可已之用故有無奈何之政於是東正攬那徵多端至於通欠之進務兩之侵乃民生倒懸之急本斷喪之大者不可不及三陽雖當救焚拯溺濡體息髮有而不惜今下累年後不得行大惠已獲大信已失民之通初收守之事必勢而必至而有司切於需責便効其怠慢殿下厭其申訴輒疑其欺隱上不信下不信上至以媚悅百姓為守令之罪案輒擅衣冠以促期會此豈盛世之思慮為乎

國初之法因田而制稅任土產而收稅案之負案至今區別其非一道明矣政巧吏橫貢稅極重則不得已改之田任而出其物矣防約嚴則又不得為作為大同而收其價矣今者田稅名重而實輕大同名輕而實重焉免稅而不得免大同則不可謂之免矣故今日國之通行之規免大同而不得免元稅者則有矣未有免元稅而不免大同者其序固是

在者隋氏有罰唐時唐之稅則今之餘丁真隋氏之類也一縣之內既有逃移者則必有新接者從而稅之必本國輸轉已歸之價則雖未除準關額亦可添補價布

近來國個解地人心偷薄貢物防約之弊愈愈甚家初於夫充放關節請圖止惡後掃往牟利之徒資送群邑為守者或序於頹情或依於權勢無不名從其願或有受其重價而輕買本色者或有占其剩餘而減估者不但貽誤外方各司主人亦甚怨苦

蘇軾奏曰臣自親移楊州過濠壽等州西至麻步如雲臣每屏去吏年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惟之食糶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債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求生不得言說淚下臣亦不覺涕淚又而感也多流民官吏皆云以夏多故熟舉債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

前朝賦於民者有限而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通商而惠之文能量入為出使國有餘儲年有大喪不加賦焉及其季也猶患其三空存我則不賦以區區之民其事神奉止之節與中國等而民之出賦亦分則利收公家者終一分其餘糧於

賦稅貢物徭役大法

七

女私焉且府無餘財有事則一年或再賦而序序之患以貧歛亦固有也極故民之怨怒有甚王氏末

朱子奏狀曰臣聞陸贄有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本其傷其本傷則支幹凋瘵根柢振推此言

之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若其賦稅弛其通負然後可以慰悅民心感之和氣也

朱子奏狀中有曰淳熙三年以前欠通官物不問是何名色一切蠲除自今州縣年久未掃架數多則近萬小則累千者比者

之前所既未盡盡出後亦難於督納而後違債積有年非不嚴刑峻法因襲法罰而龜背之毛括亦無得雖有賣

田鬻牛括貧乞丐終無畢構之日只貶無旁之虞無旁之虞其年數之甚久遠產業之老無聊賴者依朱子限年之例特

去傷降以慰悅民心也○天下國家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要在省財

大同之法本欲其便民而反故於民此非法之使然也用法者之過也是法也便於洽海則行之可也信於山也則不行可也地有山海法

隨而變一以便民為務乃是當道之向也不計便否之不同只為一切而行之罔顧小民之怨強以便民為名豈不弄外之甚哉

前日朝廷訪詢民弊列也民庶翹首側耳庶幾改革此弊而其道臣之轉聞也顧瞻畏忌不盡其案使殿下無以單

弊澤而採窮民豈不大有恨於斯法之行於洽海而不行於山海耶既有先朝舊行之規今亦一遵其規使之隨地之宜若得其

便豈非今日枕民之急務乎○古語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拜作

朱子延和劉曰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臣不知州縣之煎熬

局從開此法之嚴而已○高麗忠肅王初尚賦稅亦品以上布卒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賦十五匹今下人或單家登山而逃

又答張敬夫曰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

耳屬民一拜羨莫若請令白丁下之每歲人納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二百使至於極等則略也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屬民而上

可以不失大衆任務之入下可以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所從而可以必濟

昔袁公問政孔子曰薄賦歛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惟齊君子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也

魏文侯時增倍於市或有賀者文侯曰今在不可租賦歲倍世世多也譬如治已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如之貧其賦稅

不愛人是虞人及來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无所附

朱子曰以子規於前賢之論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後之也以金粟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賦

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意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

至於田役則稅輕負重雖若未當要之此身後則差歛矣但聞初變有法為大同之時人猶以太重為言蓋不致負率而優定

物價則其亦宜矣然當初定法不過一往十斗矣其後每又增加終過二十年湖西初定十斗者至於十斗而湖南則又

十三年為定非有古今之異約之異宜而論其時勢則果經飢荒民產殆盡凡百用度理合節損是宜有減虛虛或

增且既以地以饒濟量定田法則湖西而南何有異因是皆量出考入之政寧有虛損上益下之意耶按以事理差件此

民情而在怨問可知且念有田有稅古今常事民惟至愚亦不為怨只是水旱風霜之歲田畝收成民力失業無以資生除災

之視每患未盡自非充其甚色不計分數之定雖或凶年亦多裁抑州縣之申報上可則矣還退之意非欲其更加虐殺

聚歛

夫虫三知或為有疾病之若也皆忘其自致而至於詭天靈神而況為民上者剝其膚血椎其髓骨而不能為之悲且

憤於既怨且憤而上猶不思所以撫綏之則猶是見溺於水而添之波見熱於火而益之薪也

易之剝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剝也陛下取於下甚矣上取於下甚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

近日各衙門各有買利之事買販之害盡於遠息利之患病於近遠近病無處不被此豈感世之事也所謂買販者

不恤其虛實相蒙豈不甚於若下適給之命雖亦不先有相蒙之弊在朝象本體固為得矣

聚歛

行文州縣別違差人懸定其價什使其利也所謂息利者分給都民計分出利迹避相繼虐及九族矣夫與財守莊之臣管齋誠謹致克浚涵固其職也若其析利秋毫有同商賈上下交征為國斂怨則此非聚斂而何也
摛克之臣惟知有臣而不知有國惟知利己而不知害人斂人之產毫髮不遺掠人之財錮銖無餘竊府庫之儲空軍國之需豺狼死而猶餓牛腹死而不盈逐鹿迷出攫金迷市窮暴極刑膚椎髓使春山之婦寧甘心於死虎未州之民寧負命捕稅而雀狩之乘廣池之美皆此輩之附使也○古者民以不足病其虐後世虐以不足病其民
古者制國有典制民有經民之由財賦供租稅有恒數矣自夫國興壞民經毀民之租賦逾乎不從徑用耗則有非時之斂廢札繁則有急時之厲此則循為公用也由私而出者多於公用貢獻也若其也妻子之構也僅御采也諸凡帶冠錫鳩宦穴杜者之而索無不出乎民以肥其家以擇其身民之困極矣而民猶恪守其分則民可謂善俗可謂厚矣
蘇軾告神宗曰聖人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席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斂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感不除差後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在甚於前者矣
傳曰李孫歛以田賦使非有訪諸仲尼三議不對若若於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飲從其薄必是前以臣不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孫孫若飲行而法則周公在若飲拘而行又何訪焉蓋田者田財各為一賦也丘者賦之序也也季孫不所明用田賦
高麗恭慈王自播遷以米糶轉出入不任倉官別立一所謂之禱轉也又謂斂民田米名曰無錫米民不復其苦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庫無能以於其德而財粟信他月孔子曰求也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五峰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洽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也
昔西魏蘇綽以國用不足為征稅頭足既而嘆曰正如強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能謹再立蘇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及為隋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

損上益下 蠲下益上 通減 欠

孟子曰古之為國也將以御暴暴今之為國也將以為暴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取太半之稅此以賦稅為暴也文王之困農困之齊宣國為附國中此以國困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國若使孟子用於當時必行文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敗也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與利之臣鮮不致敗自秦弘羊以來未有全終者也如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伯國李悝之平來耿壽昌之常平不考括充上下皆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
昔唐德宗誠於新唐八民趙光奇家問曰百姓舉手曰不樂曰何為不樂曰認令不信前之兩稅之外更無他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經費之外省其他費而浮靡者殆其於前尤愈多而財愈不修民安得而樂乎
損上益下 附蠲減通欠
隆中李氏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兌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九二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卦損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而上虛弱則損下以益上上富而下虛則損上以益下上下相友而更為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聖賢當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已無所寧己惟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己亦無復故損下以益自君子以為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雲峰胡氏曰凡卦以四為主凡物以中為本損下為之損益下為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厚其本也
進齋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綱益下之柔也下卦坤☷柔為民坤得益故民說無疆上乾☰下爻為神之下爻自上下下有益於己者人謂之得以為喜有損於己者人謂之失以為悲世乃非特也往若於益損之域損三為求益而得損益非太或欺聖人者亦易損上益下為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出豈非以損己以益人者始損而終益損人以益己者宜益而反損之理哉然物慾之爭欲於己貪官汚吏日陷於刑辟而民日益以困可不哀歎
益上益下 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直大先趙世權曰損下非聖人之得也益下乃聖人之心唐帝昭謂吾瘠天下肥亦此意也

董香易自魯衣以年餼用不足問於有若、對以盡微又對百姓是孰與不足百姓不足是孰與不足益隱有得於損上益下之
肯也方今民生困憊可謂極矣以一身而為數令後以一元而為數口之征以一元而輸數年之稅嗚呼怨諒入於骨髓而國家亦列法
督意每不少恕者惟在於積逋之由退賦之弊不知果何計也夫積逋之弊前後諸臣論之果矣萬歲之議蓋未嘗不
講而每為梓切之至而中格甚而留必須明查指出無處與否者即使斯民不得蒙其澤之言也夫既曰指微無如則此女以詳以核
皆得指也此矣不待萬歲而肯無可以着手者也以此而厘文俾則可也又何可備而虛傳名以愚斯民耳目之資而已乎嗚呼每
之不足得國果去之則可以得民心獨其虛以施實惠計莫善於此者而今者必欲擁其虛傳以招索怨則臣未不知其何益於
國家耶假使虛傳上中果有二指徵之處得以依我民之膏尚想其惟飲亦必多矣况自有明查之令今世所謂才者
司者舉皆諂民如誑盜德音未遍於窮閭而怨聲已徹於蒼穹則臣未如此果益於國家耶至於退捧事其效也亦故
為惠於民而終至於為民之大害夫民既不得納矣國雖不捧於民而猶可以支也故於是而有蠲減之意而後不得捧矣
又不忍便棄於民故於是而有退捧之令其所謂退捧者即今日之所謂積欠者也臣嘗現蘇軾過越四開百年豐年
不如凶年之語即為流涕而告其君可謂善言矣勞民之情者矣昔在皇明萬曆初年輔臣張居正當國以為與其肢剝資奸
貪孰若盡減田逋以利勞民令行而天下大悅臣每現此事以為居正不過一時之才相而其規模廣大能識先務者乃以此
宜乎做十五年之後乎也

賑恤 附愛民 安民

豐年者民情之所共願也而此來不願豐年之說為閩閩之恒談蓋以豐年則盡出積年逋負民間之積負如山隣族多通
實非數歲之豐年可畢償故也其情豈不惻乎竊觀今日之處此者殊不見真有軫念顧恤之舉不欲蠲年久逋來則曰為
冀傷解民習可惡不欲免逃故之負逋則曰經用匱竭簽丁宜速良役之飢疫死者不救待年生聚而充定則以若干不學
之色月劃給其民而各其後司督徵移丁之丁布依日水旱風霜之災不救值彼失業狀而與民則只以川及履以浦區數
件塞責迫責不毛之稅如火刀于裁減請一切防塞各令生民應丁族終至不破產依誰乞此又不能損上益下之效也

賑恤 附愛民 安民

明理得春疏曰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墜者已其疾病非難而蘇其膏盲為難其在乎今民方枯槁
而疾入膏盲矣所以回生而起死非大加賑恤其何以濟乎
劉蕡曰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其人君有師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問人之志也故僖致誠而
旱不害物文無師民而變則成災○程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帝曰某常愧此四字
胡安國曰政於春秋以民為重而大夫次之政於孟子以民為貴而社稷次之故堯舜禹以天下相受而其言曰象非元后何載非象商
與帝邦言君民一體也而可以不恤乎○方正學曰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隕天胡不惻乎
邇之九三云係懸有疾厲畜臣妾去程子曰蜀先王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充為死矣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机秋社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輒其死則天下亂矣真西山曰子昂此言警切
痛至人主之於百姓要女使之皆樂其生而重其死則秋社先作矣然則所以使之樂生重死者何道也圓顯方趾民莫不愛
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產資產也上之人不以與作疲其筋力不以而殘其體膚不以征役散
其父母妻子也不以誅求耗其田產貴賤則凡民之而愛皆為其有民不幸而死猶不忍念去死矣
易言恤民之道六幅之象曰密保無疆剝之象曰厚下安宅益之象曰損上益下夫之象曰施祿及下井之象曰勞民勗相允之象曰說
以先民而程子作傳於痛釋允教坤容之義於剝釋地厚山安之義益則謂無旁之元夫則謂及民之澤於井則曰勞徠勗勉於允
則曰悅服順從是上之恤恤斯民之善悅靡不盡於六卦之間矣
夫民之休咎存存在上之得失故箕範不言民者而但以月之從星以見而以從民之故者如何蓋夫民生之象寒者欲衣飢者欲食
鰥寡孤者之欲得其而者是猶星有風雨之將而以師士師尹之席職從民異故者如月之席行而從星之異好也然以風雨雖係
月之慎從而月之慎從惟存存日之行度也則師士師尹而從民之故者其果誰欺

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得赤子父母愛子之心無而不至如過其疾病飢寒則哀傷惻怛不啻在己提抱撫摩誠求不遠飲食以飼哺之藥物以救療之如此而或至於死猶不敢怨天而自傷其救療之未盡蓋其厚愛至痛之情而痛也安有為民父母而行政於疾痛之極飢寒之迫則若不聞知設絕其口食又解其藥物而托事於他事之重忍而不忍驅催迫壓以納於水火中不惟不救益薪以焚之不惟不極鼓闢以洩之加之鞭撻隨之以刑殺假使而重其事得成其非為父母愛子之道也○
養民以守國北猶置荒而儲物置荒于危地則災敗而物散驅民于死地則民為國隨
正德中楊慎曰人情言愛莫不愛其筋骨也莫不愛及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房資產也在上者不以無益之切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房資產則彼之所愛皆為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兩愛况捨兩愛以縮死之地哉
先王朝十數年來精神之間有國邊民處之既行為善則愛民者為民處措克幹辦者為國處其時有識者以此為上

國之言民即國也民不可分而二之也今則民處既不可見矣國處又不可見矣只為自己而已

白氏曰君之所以為君也以有民也無民則無君也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凶年飢歲無以養其父母其妻子受役而厚征重斂不時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則民怨對而生背時之心不為君有矣君何而過願而為君哉

又曰帝舜生大禹以充艱之道而以不虐無生不存周厲為言周公生成王以無逸之字而以惓惓小民忠鮮艱寡為言是知自古帝王所以友艱其君而兩其無逸者必先於政施仁而兩以政施仁者必先於天民之無逸者矣

朱子告孝子曰切為今日降一詔明日降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與利而益重其擾者有之紛紛義勝既非君道而宜宣布奉行徒為視听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

豐城朱氏曰惠鮮艱寡先王之所以與也奇矣富人哀此孤獨幽王之所以亡也及於人哀此艱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艱寡孤

鰥寡

獨乃天民之旁而巨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以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未還定安樂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歟按鴻雁之詩勸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遂敗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蓋其詩不作於既難之日而作於安定之時蓋痛定思痛者是知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富贍也

記曰鰥寡孤獨皆有常餼左傳雀行生及疆而寡是無妻子亦可言虛勞也

至陶者之治值匪者之治木法氏之改金王人之切王而謂各以其先食之也荀子曰五疾止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如是也取以使在下者無齊材而人各得其養在者無虛用而事在極其精而已

民瘼 隣族之弊

斯民之所以轉展流注莫保其生者一族之故也字牧之而高退莫措其手者亦一族之故也一族之被殺其故有三水陸之軍卒未充只存虛備而按籍督赴既無其人則責其價布此其一也各司選賞徵償償後而民之術編選上漸增分出之苦民莫不被其苦也久陳之而不減其稅雖流絕之算樹成林而亦必斂於一族切隣使其耕穫之地畧無差等此其二也惟此三弊為納虛備登之巨患而朝廷莫敢更張守令莫敢陳達其患延及於一族之切隣其勢危至於盡一國之民皆至通逃盡一國之田皆至陳荒然後乃已也唯使朝廷清明政事修治而此患不除則民將盡散國將何依愚意於軍子則權落虛傳而卦額擇寧之充為正軍則可除一患矣於上則足存大倉而足之穀其餘餘悉為蠲減則可除二患矣陳荒之田募民起耕而隨起收稅則可除三患矣

夫良民之役其苦狀或相依獲一人逃役水延百室俱居王均是其民而或安居田里或盡家產此不均之害也敬者僅存苦者漸散或及於一族之族又及於切隣之切隣此隣族之害也二火不除則房鹹水火又並倒懸侵肌及骨則肉補瘡剝

七 弊之族隣民

祝嘏之變

割之慘而不忍言雖奔馬在上亦無以為治今日廟堂諸臣靡不以此為憂而終不度輟者誠以多端名色無以資給而然
而民勞至此民散日盡則皮之不存肉將何依
古今敗亂之事固非一而未嘗見以一族功隣之弊巨其國者也我國此弊之作俑未知於何時此誠千古而無之患不可使聞於
後世也書曰罰不及嗣償延于世斯民之流散出於困瘁當惠鮮之不暇而反以善虐之政散其未散之民此豈仁君之不忍為耶
生民之所以轉徙流離莫倖其業者既由於良役不均而一人適稅九族罹殃一室逃役百家受虐則又隣族之弊使然也字牧之
官坐視其弊莫敢措手在日就消滅田里日漸蕭條其勢至於空國而已後國家雖有良法美政此害不除則邦本艱
而國隨之矣朝廷不知而目前之需方急危之秋未至故因循至今尚未之改人臣憂國如家者固鮮其人若聖朝自是家
事又何以不顧良民出為祈天永命之計耶
四方赤子悲若積久虛薄之乘何補於經費而不蠲免也物故之平何恃於勝敗而不脫役也襁負之兒何益於強戰而不待壯
也蠲免百十民悅服萬千國家之利也

咀祝附咀祝之變

夫氏之情此上之政相為嚙吸吐納其所以虐則登檢則反者譬之天地之氣至則草木必凋而鳴氣閉則草木枯而
鳥為反左天動神解於其間古之監謗而倭者之不能信也
仲尼相魯廢廟去諺或為衣衣之謂子產相鄭魯尾之謂換作褚冠之氣
齊景公欲殺祝史晏嬰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咀乎
人民後君之誠其必為頌為祝而不為咀且豈也庸矣
夫人之恒情而欣喜相告者謂也祝也其所掩耳而匿避者咀也豈也人君之心亦豈異於恒情哉
咀祝之事其來久矣唐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先神謂之祝蓋怨人之甚至於其神而欲其加殃也書曰厥心違怨口詛祝

虐民民虐

七五

詩出此三物以詛爾斯齊景公病疾期而不瘳景公欲誅祝因史豎曼子曰人氏苦病夫婦皆詛惟其善祝也豈能勝億兆
之詛漢武帝中既有巫蠱之變而諸侯王坐詛祝上不得死者甚多宋元亮邵時巫道首為巫蠱塚王為宋王像埋之
中唐呂用之為相人釘其背書高勝姓名埋之如此類甚多至於民間厭勝禁咀之術見於士記者不可勝記我國此風尤熾人
滅復僕妾畧有怨恨輒用鳥獸及骨骨偶人等物埋莊于墻屋墮便令人患病不急治往至九或傳注他人如症病事亦
坐死者相繼不絕
詛祝邪術也妖人少民為之猶可惡也古之名臣英主亦有行於國者誠可怖也長弘以方事周及至諸侯莫不周力小甚乃明鬼
神事設射狸首之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惟故以致諸侯之不往而晉人執殺長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始鄭伐許賴
考叔被入射殺莊公今本去殺行去大鵠以詛射賴考叔者秦志杜王作詛之于巫咸神及思曉神漢武帝伐大宛今夫
人維陽虞初等以方術詛巫奴大死長弘周之忠臣鄭莊僕武皆其主也乃作此妖詛無稽之軋豈習俗之使哉若漢武身遭
巫蠱之變而反自為之尤可笑也

虐民附民怨

神宗朝李希自昔詩人傷國屋之大壞不過言是強御曾是搖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朕陛下誠察此者於今為少耶
曾不自為政卒於百姓又曰盜言孔甘孔是用飲惟願自今盜殺于茲無為盜言之孔甘殘嬰百姓以階孔
願念東南民力竭矣冬春則奉其於諸管主都轉夏秋則督糧名於邑之粟刑殺為支保者號誅空京惟思逃匿者流散而四
院痛之群徹於宮倉雖使兩頓風調無暇念及於伊作况遺無而之健魁守
真宗時田錫留陛下孤負宰相孤負陛下

身卑也而其垂者數事一稱也而其納者多名宦賦朝元炊烟夕斬而未盡盡輸於官前是既說後又逐而未盡盡為其
公是何瘡殘者帝隨調丁之類壯健則不其寒飢者帝憂色目之無多而飽煖者不與一賦也而轉輸復背一役也而昨罷

用民力民

今更賦出於田野也而田多則賦多故猶恐其田餘為後由於身也而身存則後存故成願其身死焉
孟子曰為政取者鷓也今以斯民之例懸倘有隣邦也嘗者存傷則民也難負而敢之矣
夫國之有民有君者非以私弄一人而殘虐百姓也乃寄治焉已矣後世人君專私其身而虐民也豈
輒從則曰丁額不充不處則賦苛之可也何寬歛之無其道乎如不充則裁損苛也何輕徭之無其策乎釋原註
曰心誠求之雖不遠矣其苦痛切也後賦下視民也子求其而欲而務之求其而應而務之則亦有不中者乎
也女矣而今不勝賦使民至於棄親戚而去鄉土彼豈樂而為此乎計出與奉亦國家於此曾無哀矜之意
負其族從而流徙又役其隣一人通已十家不保至其族隣皆無所於責而懸虛薄以誦守令嗚呼其亦已甚
嗟乎惜財不惜民寧寧失其民而欲失其財傳曰財聚則民散正為今日道也夫其聚存其責可已而又責
莫保其生使冤呼徹天痛骨恨惟自不虐子民臣莫敢謂然也
元魏韓顯昌曰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子百司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豈是堯舜共人而桀紂以百千和氣不至蓋由不此
仲長統曰言曰天下之脂膏漸生民之骨髓昔之為我亂哺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鬼也
用民力 附民役不均 產徒丁 當規上 役
易允之承曰剛中而柔外設而利貞是以慎乎天而應乎人設以先民已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中漢張氏曰禹之隨山濬川非設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西伐非忘死者乎
國家百事盡罷不為使民如郊野庶而任其自處若上在時則可矣如其不然以今之事勢偏侵貧民在奸猾而人心
之不遂亦已難矣
夏貢禹助周微之民賦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孟子曰不奪農時春秋凡用民必書重民力也則在民力也後世刻
肉之詠白頭成邊之作聞者酸鼻若僕之均輸等車宋之青苗差役亦其累也惟我聖主以陶甌襟趾之美意行周官之法

不均戶布戶結丁當觀上徭徭

度則庶乎周宣鴻宋祖禮不獨專於古者使人一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撓殆無三日得休
曾孫公九年春新近虎胡氏曰新者有故也何以書韓非侯作高問屈宜曰不時亦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
時前年秦板宜陽今年早且居不以時恤民之急而顧益者此所謂時也故穀梁子曰古之人君者女時視民
之勤民勤於力則功尊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成矣夫無事未若雜于各等鄙春新近禮以其用民為
已悉矣○高麗志三初徵賦稅高以上布孝廷七以下百疋散賦十疋人成擊家登山而道
國家如欲使民無怨者女其業則莫如均其役今國之中十分其民公私賦居其六名士族者居其二平民居其三初禮及萬
國女無此德而膠固已極矣難平愛然其公賦一也而公賦之中後有輕重私賦一也而私賦中後有輕重平民一也而平民中後有輕重
至若士族乃無事其不讀書不執弓不預公家之役而後至者十居八九矣夫入孰無自私之心其辭曰而趨利厭勞而多逸欲
去苦而就樂人情也租賦庸力豈其所欲然取之而不欲怨使之不敢怨為其不可已也上失其政於不可已之中即有不均患則
怨怒與言人其人同亦彼彼輕而此役重則雖其役之可堪尚不得無愠對之心况今實有兩不堪者乎傳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之謂也
虎豹能羅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罔圈而食不敢覲者均之有道也
夫文武有二塗國家之取材於士大夫者非此無以主大夫之教用於國家亦非此末由故設科以取之其不及以也塗自進者為民
氏固宜有庸謂彼士大夫者非此無以主大夫之教用於國家亦非此末由故設科以取之其不及以也塗自進者為民
便遠矣矣今巡者此則招怨而益誘難考也女矣臣謂不賦凡作事惟論可不可不於其可者則憚其強而不敢為其不可者
則侮其弱而忍之非為國以公平之道也今兒弱尚布族隣責負皆吏主政之不忍而忍為之曾不以言定疑動其慮又安知有怨
謗乎而狎於其事理之可者畏難如此與其均不免於怨謗也寧為其可者已其不可者不亦愈乎經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其吐
剛而柔何哉且彼士大夫皆有知識為處者有道則安敢以非義怨士哉謂宜畏有所移城軍布三分之二俾無同為民而役不均

之患也至於私賤則人自私自其其國無預知也亦宜參其而尚多寡之數以為定制使忍暴者無所傷其殘虐矣
我太宗問之布之役何如李雁曰備軍虛也上曰雖為軍虛無故取民非法也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勸農桑之意若是則民
亦不怨

朱子答王子合曰豈不知人之常情思勞而喜逸顧以為利便之害有不得而避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虎豈能不役人哉而性
致成切相見當時亦必須有不舉者但有見識人頂自見得利害之害如其勞我者乃所以遠我自不若耳近日朝家訂行在布新
法雖曰本出於便民均役之意而要其故則民不盡便役非真均所謂良法似不如此以臣所見非但勢之難行也夫所謂便民之法
胥善去舊弊不與新怨若曰弊惟法而新怨復與則民不盡便於此可見殆同破東補西或將救痲而或成痲若是者何可謂便民
乎今夫身役之難堪有口皆言愛而通之固不可已也但念愛通之道貴存十全弊革民便豈無其道而顧乃初為無窮之法遍徵有
之稅元來應役之家固知寬歎今始出布之人寧無怨惟云一布之稅比身役則輕甚昔無今有之稅視身役則為未若論與怨之
眾則家戶盡然該誅求之報則歲三彌甚作事之初群情已駭末流之憂未知而居臣之而畏日與未盡法而只益新怨也豈便民
之良法也哉夫所謂均役者謂其貴賤輕重各得其平耳若使貴賤無分輕重如一而曰我能均役是豈操本之論而早施道哉豈真
夫公卿以至庶人之在在者稱足以代其耕耨未嘗有賦役焉後代之法最有余理者乃唐之租庸調而其法自國子監以上皆得免役我朝
祖宗之制未嘗不如此惟曰徭備之薄夫夫不得有田以故不得有租而此外未嘗薄徵之及今將以一切之法不分尊卑皆徵之稅
使公卿大夫為士者之家計丁為庸者出布籍以在者吏軍卒之役似此為簡之法是豈為國之休乎獨聞勝國之季帝行此法
蓋亦只為一時軍用之虛不如今日之謂以良法而欲輕久行之也是則名雖均役而以理言之亦有甚不均焉者殆近於巨儒小儒之因
價矣豈謂均役之良規哉雖然即今身役之弊終亦必至於公國而況近者軍額之逃故未補國家經費方急亦可從正新法
不患所以善愛之道乎大抵欽此積弊高先究生弊苗即其弊處故之要使不悖乎民漸復乎田曲乃為善愛而方無他慮耳
今之積弊莫大於身役究其生弊之由則亦有可言者夫身役非始於今日自祖宗朝國亦有之當五衛法未壞亦有軍保以

用民力民役不均布戶結當觀上從役七六

瞻軍之各司差雁相參亦非死身役也然而祖宗時民有餘力國以役近雖有身役之弊至於今日若斯之極何哉國用未也軍
額漸冗也役名多濫也民業未分也國用未一則上重而困軍額漸冗則食浮而丁之役名多濫則膏越之材多民業未分則游閒之
人衆此今民身役之所以偏重而生弊之原大槩然也何謂國用未一五衛既廢軍門漸影各擅其財以養其軍有若一家之內分門戶雖
炊通融商量大加撙節其勢甚難國用之未裕殆必由此向使國用既裕進故關額雖未即補即移供餉亦何有難今日之事必有窮
效必求對補之物蓋不如此則無以給其役費故耳今以諸軍需用之物散之處土田所出之稅皆軍兵所納之本兵量其需用一
俸分給則軍國之用自然有裕也故未元之前自可推後補用既元之後又不可量減役布矣不待別論而身役之弊可辨矣何謂
軍額漸冗祖宗時國入方備而五衛宿衛之兵皆自給於其俸未嘗坐糜國廩而其數亦不過五千矣今者訓局坐食兵殆
且五千其外別隊及御營精抄及本兵而屬兵之數又數千人而輪番往來者各三停閑丁之絕無其勢固然矣夫坐食者眾役費
安得不支閑丁絕無進故何由可充今若揀汰訓局之老弱無用及自願散者減得千人以上則養兵煩費可少矣別隊之軍保是
設罷之亦可今雖不能亦宜除番約布而使於所居之鄉依團保法擇其鄉之出身可用者俾為將領考其鍊習時可除撥則軍
額自存後急可用而所納之布又可以為平時任用且外方武士萬科後虛者甚多而亦有拔取之跡計固甚便矣此則亦不待
之布之法而身役之弊可救矣何謂役名太濫京中諸司則吏胥之留宿書吏司僕寺之諸員學學陵之學士奉其校書館之羣
刑曹漢城府掌領院之書吏使令外方則監監之匠人牙兵州縣之保直初無限制漸益隱難固宜整頓一定其數自口之外即許州
縣取保也故關額則必無不足之患矣此法則朝家固當留意而旋因其司掌上各請勿使身無下子之處外方監司又不肯許
徐州縣之亦不敢取摺惟日留意而了無字效蓋由奉行之不謹非其法不善也此亦不待別論而布而可減身役之弊矣何謂民
業未分古者士農工商皆有定業今之為農工商者皆有其業亦有其身後無業無役固古道也但不文不武托名為士其軍需謂之士也如此者舉皆
免役奇民之偏受其苦亦其勢然也今惟為大軍籍痛加墜汰在事理則固無不可但久刑之徒一朝整頓則怨讓之臣不可不
慮今宜講定後士之規務從寬恕先行曉諭以四書中一書臨講詩則義起牛一道理製述為之格例講述中有語其者為入

各衙門諸宮家屯田

禮曰子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故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陳止齋曰天下之事一有可畏之勢者為國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為者亦易應難見者亦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乎方
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降之民心蓋民心指慘於敵國之喪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往往民不足畏而
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矣又曰秦以七世巨國而民以三月三秦以秦之強不能富民之弱天下之真可畏者果葉
各衙門諸宮家屯田魚鹽之弊
夫王者以土養民而民出粟麻絲以供上則徑界之外豈有屯田井田之外寧有屯民養兵之具在亦其中古所謂屯田者屯兵
微外用已聚之兵闢不耕之地以資軍食以資轉輸此無害於民而有益於國也漢之塞下遼中宋之淮西北是也未聞置
屯於國中設餉於農民如今日之所謂衙門屯田者也既後者或聚地則者爭趨元估見感而歲入減進已成數而軍
額缺民田見奪隣耕被虐幹事者專利於已守令莫敢誰何由近及遠目就滋蔓良民莫保稱謗仍起新曰
諸官亦有此弊故怨國家上累聖德此最為聖朝一大弊也
夫訓局御營守禦我皆有軍府各事旗鼓將士器械之供固不可無財然其在占封墾擅稅山海則誠是異事今則言
州之山川半入各衙門之產恣宰民皆成一通教軍額之日宿民之痛苦或由於此愚意不若朝廷分封公賦使之瞻圍
屯盡敗之地府民盡歸之本也則民是民官受王土手他公役良民小舒矣
且山海之利業孔輩取之或龍天下之貨而盡通宇縣亦不免奉償也猶曰軍國所需以助大農我國則沿海數高山巨數
盡屬於私室封畝區區有同錫土此何規模也諸臣家皆國家至親愛之至款其富貴此固理也然人主受祖宗付界為
億兆父母則名山巨海擅收私門此非付界之意也海大山丘流連失業亦豈父母之道也况稅以墾墾或稅以稍粟或貢以峰
布國徧若則豈容肆為欺蔽徒務封殖至於此哉
澤梁無禁芻蕘菴菴者往於苑囿園文王之仁政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海之鹽居祈望守之景公之苛政也蓋愚民生之理不止

魚鹽之弊

耕墾而足耳也公而取其木入澤取其魚入海而取其鹽或供養生真之或為樵爨之資然後可無凍餒顛連之患也在
上之人苟有隴斷之利民並而措手近我目今國中山林之可取薪芻者海澤之可取魚鹽者不為於內則屬於官家不為
於官家則屬於權門不屬於權門則屬於諸司官無曲水一區之山民可得以往官者噫嘻亦大甚矣隨海之民多以魚鹽為
業而無而投手之處近都之民或以柴炭資生而無而處之之地病民之事此其最太者也
山澤無禁即古聖王施仁一端也我國之業之視本是病民之巨弊故昔在宣廟初年諫臣首陳革弊之言於是有所查數舉
而厥後稍之弊端復生學協草草與前益甚也諸宦家各衙門莫不一張印紙立案禁斷
設庄病民乃是昏朝之亂政而宣廟反正之初痛革此弊民皆鼓舞曾未幾何諸宦家各衙門及權勢之家復踵前習廣設屯田
至於今日而極矣若其開墾之地雖非侵奪之此築堰防川皆出勞費民力已聚良丁什一連進之數有吏不敢問徭役不能及否
平民偏困而無差軍額以此而難換稅入以此減種弊端不可勝言况或侵占民田奪其衣食之際遐近愚氓抱冤莫伸
自甲戌量田之後今已六十年矣伊時無主之廢到今莫不開墾至於轉相買賣使成已業而宦家折度衙門屯田無論
開墾與否一併包括雖有空開立案買賣文券固不新以量案者以無主載籍者則不許其累代世業累世主轉賣並
被權奪意空開之地既許民開墾而積年耕食積年之後乃反橫奪不念民心之怨毒非何哉向衙門屯田中有一本
主者並命軍衛者序出於為民祛弊之美意而乃於查出之際未載量案之類及丁丑以後文券一切見存終未免虐民之
故國家政令多如此誠可歎恨今若一以開墾先後為主安家衙門之折度在而則屬之宦家衙門庶民之開墾在也者則
屬之於後豈非民生之所生而事理之庸然乎
古有屯田皆在邊邑空地其法用以卒寇至則戰寇退則耕積備塞下漕轉資費而軍食自裕漢之金城晉之秦州襄陽
荊州是也蓋時置陰竹屯田又於沿海防戍處皆置屯田及其末由收納之成卒乃然太祖初定四方置屯於海屯田聖祖深加軍
務之重苟利而厚天罷之不若今之屯田其罷末相反而其為屢均矣鄉人為之語曰此粟四分收納一賂道一罷私食三非聖朝為乎

七六

荒政 附賑貸糶

易益之六三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潘氏曰汲黯擅發倉庫以救飢民蓋用凶事也何者有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之於其始而既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既至固不可以少後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而宜則所復之奇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

荒政賑貸糶

物念先王必先無事今日生民之困其甚矣後雅鑽之醜及於髓血為民父母寧不哀此刑當今歲生理已絕而度支儲餘經用將闕世縣倉庫散者未飲今日財時之稍豐者獨有名衙門耳何處出於大農州縣然後乃可救民乎今日諸司各務儲金多者萬餘小者千若蒙聖明問此嗷之打破席捲不奪於有司拘掌鐵齒之說上需外至訓局大僕御營忠翊府司曠寺尚方司雜院凡諸有金有布之司及監兵營院營各軍門外屯而請皆令出其藏凡軍士之收布一併減免事中從使者則以名衙門外屯而金布量數備之沿海屯方者則以諸營屯財穀亦令代產此誠今日救焚拯溺之第一策也昔朱夫子抵宰相王淮書曰朝廷愛民之心不始惜費之心明公復國之念不始愛身之切自古有司之臣例惜財計是以皇明仁宗皇帝開江准大飢發江開粟數百萬以濟之不與之計設為自有司恤費必有阻是議者安有赤子在少而不可匍匐性救惟此感心宗千古帝王之師法也 列元愷曰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積今民已難食而為賑貸之計所謂太厚而後字表亦無及矣

目今國計甚艱民蓄又盡杜魚涸輟勢將之視四方感三無處求生真帶子絕哺於乳抱下誠心悲惻若已病瘵則或庶幾救得一分昔唐太宗承新造之後元年大旱二年大旱三年又旱蝗關中斗米萬錢太宗能勤而稅之蠲後減省民不流亡至四年始有年終致富庶之業今臣所望於殿下者豈在太宗之下哉 業上蓋國不上烏昧之草莫進 振宗時曾鞏曰今百姓暴露露之食而使之相率日待升合之厚於官則其勢必不可乎庖為粟是不復得推其計而不復得改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究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矣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

荒政賑貸糶

是直以餓等之卷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先後淹速有均否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登之

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以處之氣久益薄女生疾癘此皆至之理也 周礼地官司徒以荒以十有二聚萬民朱子奏狀曰竊以為荒荒政蠲除賑貸固當汲之於其始而既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既至固不可以少後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而宜則所復之奇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饉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忘其類皆烏形蟻而蕭然巨異於大病之新起者有司加意板板寬其財則二年向飢饉之血庶幾可復其日若遂以為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切但見其尚能耕鑿田疇撐柱門戶而遂款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各死全理矣夫私間高句麗立賑貸法問飢寡孤獨疾疫者自三月至月發粟貸民名則收之必恒或時東漢之民來附眾

澳九者澳汗其天號澳王在無於朱子曰澳王在如陸贄所謂散少儲成大儲之意胡雲峰言猶武王散財發粟也故元卷明太祖命賑民有臣慮財匱上曰國富之者不患無餘財患無餘心果子注之何復不贖又於仁宗以燕季人侍也太祖嘗向克九年水七年旱百姓何恃對曰恃聖人師氏之政耳太祖稱善其後仁宗即位命老弱民視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乎朱子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感以和氣以致眾穰其次三有儲蓄之計

我太宗朝京師春老數十人詣宮門自陳近年水旱常失其業室賴聖上發倉賑救得免飢饉稽顙而謝淚垂言出明廟謂大臣曰為人君者問百姓飢死不為賑救則安有視民如傷之意宣廟祭已享慨倭退餓莩滿路上曰平日素不食三時雖三升寧能盡食分除米三升分送賑場又內出白米若干石令以院作粥以饋飢民

七九

魏文侯相李平理曰米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誰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功是故善平來者必謹規歲有上中下三熟則上采三而檢一中熟采二下熟采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國家乘采時平則為民食軍興則備兵糧原初本意蓋非偶然第其於物之多少不存於郡邑之大小或有是而谷多

晉元氏收中原悉以漢民今隸諸將至太禪十年收命忽却乘抗漢民之分荆州縣至太字元年分設三科中原以西
賦以丁家牛馬馬意者號牌之設也於此二時也時夏夏使令版尚滑故使佩牌以相識認耳
以低則到一板而子萬可印也以木則圓方有體長厚有度有不合軌使改易有非窮閣下之人至而可自注者也
可以便於低而不便於木者也低則藏於內而木則佩於外內有可隱而外無所蔽夫鑿至明而慎者其辨之難也
水太清而大魚亦在者以其鱗甲之畢見也此民之所以便於低而不便於木也且造牌者皆務為過厚以書面可削設名可改也
而其他種之奸巧將與法俱生為法益密而長奸無已此亦非但慮一京版五部內由卷市厘之間去作府無四至之遠而至於遠方
大邑則其民或在數百里之外卷糧而往任而行一入官庭費日甚多者數之除枷棒可畏劉煥之時害法難堪其間
頓有不可盡言者噫即邑府務行此牌疲民府務後此牌既罷之後又未見其有大便宜也

務農章 附稼圃 一稼圃

劉黃曰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業成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序今財食與力皆勤夫
陛下所重者財食之用以厲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怠矣

桑農務

楊雄曰生民之本在常道然孝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心屏自耕稼以至為帝戶稼躬稼以有天下
徽寧時仁公望曰損上者益下之道厚下者安上之義未有不先厚下而上真厚者也未有不益下而上獨有餘者也民為邦本食為
民天洪範人曰以食為先必曰常用八政者益下之道也詩之公列以博場為先女葛公列者厚下之義也且唐公獻公列之詩於成
政之初算子陳八政於武王勝商之後以大君初政貴乎知本三則政氣矣
蘇福曰高規周公幽風而陳戶稼以兼田畝耕鑿斧耜重稼穡惟德積福想見先王愛利厚生之叙慨然稼穡艱難
小人之咨者思文之粒蓋民底于道矣其在財者非一凡就貨等儲連未欲積甚勤且裕而周公陳景閔嗟矣
密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惟其開生民之大命是服以天下之至勞今以七月詩視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

稼圃籍田

日不傳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于農也近世張斌入待徑道言周公之生處是於詩有知七月見於書有知無逸故其稼穡之艱難
與小人之依帝王而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治生之道不任則農蓋名也 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於稼穡
朱子曰古人之世莫不曰田圃田圃是幽雅雅噫 嘉穀艾農年請篇是幽之頌謂言田事也月也
張南軒曰自古稷以常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耕種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味歌其勞在也
業之根本也夫治庠生於教長亂序起於勝特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民化又不忘穢雜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宜矣此心
存則務務於德何自而生故補服之無職之章則知周之可以與補休其養德之章則知周之可以與
夫楚茨位南山甫田皆天下至美極治之時而以人君之君子為民生之和平本之於原濕之後耕耘之時田戶之修食厚之賦也
古今知治休者莫如孟子其可于宜於有親之君者不過曰以不忍念行不忍人之政其可鋪置節且之詳者亦不過曰任界相率麻
蓄藉服其事而已備仲伯者之佐必食厚享衣食而後能成九全之功商鞅殘刑之失使民本業耕倒而後能成吞食
之謀
孔明泣蜀對壘長魏先効農而後講武王極相秦朝戰國亦力課農章是以去食在去兵之夜富國在強兵之本末蓋盡也
宋高宗說張浚曰朕於中春春會知民間番熟甚及女之之艱雅宋書以美之
夫食者生民之本也農者食之本也雖有富饒萬民之象度色服御之侈非食不能保雖有金城湯池之固兵甲棧械之利非食
不能守雖有通天之靈絕人天才德任肖之具者非食無以施其術是以善為治者及以食為急先王之為井田者以務農也
雖管內富強之術驅民於南畝莊不問之倉無而分舉捐灰者非其督之以農也故周之盛時非直路溝洫阡陌室屋林石不
不食之地則皆田也自有伯也死不且之去秦之強也瓦不聞之地皆所以務本而折其業也
夫任與稼則暴吏恣為任使厥則遊手眾享浮屠屠屠利源廢焉織巧作則木業與焉暴吏農之盜也遊手農之賊也利源
窮之苗也末業窮之膏也四民不除而公家之賦由是出焉私門之祿由是受焉文備得教金珠珠具皆責於農民何以安其

二

生而樂其業乎今夫高生而極壽飯稻羹魚不盡而事仰給終官終身而無凍餒之憂農家力穡春耕夏耨朝
作暮息畢歲勤勞而食不充腹衣不蓋體若有旱災則舉墳於丘壑若生而惡死人情也豈肯棄肉之利而守危
瘡齊乎此不務農之過

周禮遂人出宜教稼穡遂大夫正歲簡稼穡竹枲政

擊以今年農事言之無不涉起耕無水不附付種晚耕不附秀早霜不能腐風虐又從以打之慎勝人足以食存元
可以宜於農者極備於今年田而收不能百於往年而後實陳儲麥至太平

昔樊遲問稼圃於孔子曰以不地老農老圃及其其是而責之小人使聞而加愧夫稼圃豈道之不正君子而地
而不考者乎史之喜種樹事竟為巨履孟子亦云巨履教民稼穡樹藝之教小民人育然則稼穡教民生本而天下之
要道聖人未嘗廢其術至身親教之以教人者夫子何德之哉子曰老少也賤故多能辦事慶賤而為鄙事之雖有賤
於稼圃者失之而不免為之况稼圃也固賤者之業而勉為以教之者耶聖人於事為之必其方事之鄙於稼
圃者且猶能之而不能於稼圃乎我稼圃者固民之重事聖人不應為之而忘其事其業者也樊遲蓋亦知聖人之死也

宋神宗下詔于司農官曰農為國本食為民天宜詳東作之勤司馬先曰國家雖以務農為教仁政猶有未究
朱子在南康時功農文曰密惟民生之本在食是食之本在農此自足之理也若農者務用力勤越事速者所得多不用
力不及時者所得少亦自足之理也本神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種時不及時耘耨培耨事又不用力故墾灌漑之利亦
而不修室極靡芻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民生之計大抵緣於此也曰晴愈見瘦瘠收斂轉見稀少加以官物甚大別無
資助之術有水旱之災民難下失祖為傳考之業上虧國家經濟之賦休民至此則長民之功亦安得不任其責哉

到官日久日觀斯弊恨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老率其子弟從事於耘耨耒耜之間使其婦子令哺鼓腹無復餓
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天子愛養元之夙夜焦勞惻愍之意

務農

仲尼既稱禮義信足以化民為用稼以請樊須而告曾子以用天之道分地之利為庶人之孝然言亦不同也
中宗八年親祀農先乃親耕藉田先農者神農也為耒耜始教耕後世祀以為先農者也明宗八年復修親耕之禮農氏
莫如豐年王者之臨其莫如豐年詩人歌頌亦皆以壽考豐年先王躬藉于野以為百姓祈穀而亦未以身先之也

我甫而即位三年親幸東郊祈穀于先農仍率公卿大夫親耕藉田行農禮畢執爵于大寢百姓莫不悅豫
方正學曰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為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灌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別汗菜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
蔬者也暴吏橫徵取蔬者也聖人在上敗者敗蔬者耘之踐者踐者中之攘之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用禮曰民農居其一
明宣帝時禮部進藉田儀注上親之謂侍臣曰先王制藉田垂天下功農天下公卿躬秉耒耜責有良心耳不然三推五禾益于
事乎

我世宗之下季良曰颶風無備載稼穡之艱然本土之俗異於中國民間生業之艱復甚甚逐月作苗仍述傲戒之語以
進又命諸道觀察使訪老農已驗之術以聞驗次成書名曰農事直既頒于中外

田籍

明太祖為兵時出幸世子廷之徧歷農家視其屋處飲食用遠謂世子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形賦賦手不釋耒耜
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居不過茅茨草戶而服不過練衣布衣而飲食不過菜羹飯而國家經費皆其出
故令汝知之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有節使之不若於飢寒之極則民堪命矣

我世宗教曰宋文公為南唐也印榜勸民自犁翻糞種麥草之節以至種麻豆修陂墾事莫不開口序之暇暇時親巡
野圃不致此其無自而好為煩擾哉蓋常人之情寧之則自能之則惰循耳指有言曰一命之存存於愛物於人有
可喻則今任監司守令責者皆梓可致之柄一方休戚存乎一身去集心誠撫恤何人之不可及哉大抵田家之事最時早者
而得早用力多者而收亦多故農政可重惟在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也

秦少游開唐梓善處此梓論秦作善書曰考之禹貢梁揚幽雍不負滿南物充饒饒又存區區穡藉荆楚之使

賤徂穡並御澮青歷得皆爾物也而幸王既登極言於房則九州奉事充為最平余游陶阿之間見耆耄事時作一掃不食以屋置之故知兗州可為養師也

井田 附正經界

易之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達安兵曰無君子莫能野人莫善君子君勞平民民助于君古者井田之制或取諸此乎年一量自是成典而今不改量且百年矣朝家幸有度量之令而監司守令故為迂近末乃以量尺長短民間痛瘼後後而皆待秋胡之峰曰仁之政不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里之要法也恩意雖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夫既定軍制再明矣三至而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以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小解水止亦推食忘其焉物誠有調燮之理以佐賢乾坤化育之功

張橫渠慨然有意三代之後論後人先務末後不以經界為急言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救者死法皆有而已

井田正經界

國家以民田多有隱漏動加征賦謂之墾自而其害尤也以勸加之數分流於民徒見案之內增其賦稅也則多田者先者不免增賦而兩田者奸者却無據據者在仁而朝該者特出新意連遺定傷教差官使而隨其元帳多少而高下其自覺之數又於逐色親量之後而取其兩負以增元帳計其八路而得不下數千倍不可無做事之効也愚一打量老邑四境之六處取其德後之多少增減自費之數即令老邑隨加檢覈庫得兩田以充其數不復使其增減於民徒為內則度其在宰而得公私俱便不至於今自地橫加專說理會也

橫渠與學者說古之法共實一田方畫為數井推先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

董仲舒之於井田師丹何武之於田魏文之均田唐庠之立方皆出於救時之視而或及未行或行之百年而還陳蘇老昂謂命做行井田則非墾後墾平開谷豕丘陵破墳墓不可為也葉水心所謂文武周公復生而墾天下亦不為井田者皆以墾不可復或實於民情也甚矣秦之為度也使先王法不得更見於世也夫井田之稱名自黃帝之畫野分州所為歷年百年神聖聖世得度

井田正經界

善度連周天期夫非一日之設也行之於叔季誠難矣

若我東方海外一僻壤比之中國不過一都會國無制化之可論而然亦有君子為小人為三轉之降不過出嗣之君長承三國昇時而華有衣冠然法民之法不可考也三國之末民遺於重賦麗祖高首定田制畧放李唐括是田分膏肓自文武百官至府共閭人莫不科授又隨科除種米地謂之田業科身沒并納之於公惟府共年高下均受而還存子孫親戚則避于田無者種監門由千後後台分田又有切蔭田案亦隨科以陰田傳子孫又有公廨田案給庄宅田度百州縣靡靡皆有差詳在麗建中老案兵州夥賣賦墾半成序顯宗世世而明著之及文宗而躬躬勤勤子孫給世於太平者近數百年替於教宗而漸不復招陵陵夷滅則衣近及恭愍楊昌良民入於巨室田業亦為私以致賦役甚重至有田法多者人皆避之不致婚嫁而國法以亡矣聖朝開闢神謨懿重高生百王有稽田而有老司守據而科授之制廢矣豈德美於麗事而然歟收稅之法堅神十一而猶驗定傷減生於世民之意百年之後手札都之無問矣一初取之有司循惠之德諸度皆抱空簿噫非及其惟良法何為哉○麗王昌時越凌

上書請晉制

通西曰聖人設井邑列比閭使容黎民而教之賦役之制奉公公用商鞅升墾經界之阡陌既廢又居隱蔽之在牛權宜權宜過半簿書之既廢而厚吏之則人無而信矣○我太宗初建後建諸軍私田世家巨室死三誘沸騰

難手

唐開元丁男伶永業田于計口分田今計其中男年十六以上而依丁男伶老男舊疾府疾各依分田半計實妻妾口分田三十計○朱子在漳州時聞朝廷令行任界事遂列六事以奏曰臣竊見任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後與年井已推行處至今尚猶有尚存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寧所訟不學子公私間兩得其利極此泉漳汀州不尚推行田法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庫賦白版月削其勢亦將何而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官府佃民家家大姓猶是也

公

民而皆不便故向來臣屢請施輒為浮言而且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五月朝廷珠不知性歲汀州屢次盜賊以不曾徑界貪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生計是以輕於從其時初未嘗有任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者惟今者

又曰徑界之行非里之正長其役最煩重理缺分刻土色均攤稅則其在當時動任教賦彼去入併防府家務因已不勝其苦一有房狹度既疏必重稅重則詞訴并與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存則有役通商重難使出分以役使無可奈何使彼皆鄉民也知任界書并則名其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者必皆為書是錄錄者莫不秉時要而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尚帳而用低札亦不復不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乎若坐示其彈力耗財如實業日恐非仁政之意也

又曰即是使人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撥算之擾而未及年其本未輕重不均之弊先余徒為煩擾而不免有厚多利少之歎手黃卷陽女通計一邑之田因區制補因區計稅區為個個為目個以蒸目則元編制已為母稅為子母稅子則元通稅

朱子在漳州時王榜曰目前徑界未及均稅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不度產則其產在權在民業之家買占官地而租租則其租係官亦不佃之戶打青種麥宿宿作契走并出入不可稽考貪民下下在租被追中監存蠶絲無而先訴至亦亦司財計因此安胎則又巧為名色以取於民惟有慈惠之長明登之官故軍田變而一新之亦復無措手聖明知其弊特詔守相度徑界利便蓋欲仰遵詔典已行之故典當時與戶諸諸州縣并皆執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願搖感然謗然及至右量田土撥造尚帳一都不過千餘人這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佳局應役之戶雖不免勞費然任局之後田土狹闊產賦重輕系理繁坐各有故者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姓已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使俸隱瞞貪民下下不至偏受若使至今四年年人死智是皆知徑界之利而不以為嘆

井田正經界

管子合曰徑界一事固不能無小優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為畜持錘揚竿引使以奪去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為逸哉但以為若為此則貪民度產無者已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而永逸耳若一邱此安待其人之情願而後行之則先時而行矣且如征與年開正施行時人嗟怨如在湯火中是時固目見之非以為非而當行但說事之後田稅均有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遠無一人以為非者凡事亦宜其久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卡共私意依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非意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

南齊謂田五畝為十畝并州云買兩奉南贖是十及有是也
卷曰版籍不正田稅不均唯若小事然其害甚巨取為公私莫大之害蓋貪者無業而有稅私家有輪納欠負追呼監係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沓追對留滯官更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好欺百出卒不可均所以佐典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即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能有成也若如說者之將起告計之風徒傷淳厚之俗卒不近以得富產有無多寡之分又及不如倫安度日都不作為之害也

又曰此法之行貪民下下雖其喜而豪民猶未肯而不樂喜者多單弱困若無能之人故惟有誠良帝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而依唯寧私意而善為說詞以感羣所甚者至以盜賊為詳恐嚇上下務以各濟其私而矣夫之善安靜厭份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阻脚創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

宋高宗時廣州放牧林勉既曰匪微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計其有羨田家也母得市由其无田與游情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者以井田之義者而雜紐錢於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匹棉之貢絹三尺錦一兩非香紳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管子曰此書可爰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學者无以加矣
按唐臣李靖之言曰井田始於黃帝時杜佑亦云然是自無可稽者惟管子井田與鄉里而論殷人年計者相符其徑界至今宛然殷之旧制有處焉則井田之自殷始可見管子井田念魏正陽西門之間區區最為分明

交易

交易 附商賈

開封取氏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有魚禽者或不足乎菽粟整者無而取積者無而散則利市不布養不均矣於是中
為市者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過其有無則得其時矣
古人云用食求富者不如之示如商末業食者資也豈不信矣乎中原之人與販致富漸已入輻湊買賣於遠東之人膠
載小米轉買我國其道里遠近若符若我國之人本未悞慢但無事安坐為上策澤可收也○擇其奇贏且遊于市
市肆者上應列宿以通百貨生利之而出也周禮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者吏而注金也叙者肆之行列徑有界也自官府之法以
至市廛之叙自我太祖開國定都分界已別多亂以未庶事大壞列肆尤甚漢城府市廛之改而括然不勻檢不如法
者使實與分述爭利物價無制當今執法之官列肆辨物經市為先古人論治法亦曰朝廷次均賦稅次徑列肆然後
修學校治軍旅此後急先後之序也向守宰臣按古事令列肆各任其序一如國初制拘之以律令實與不身及以為市
肆易次物貨不行終未施行

周禮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商賈○通關帶關朝滿夕虛
周禮地官司市掌市之法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存貨而行
市以量度成實而徵債以質刑往信以止訟以實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濫而去盜以眾府同貨而飲解凡此市者皆賈賈六
畜釋異且者使有利者使阜屨者使徒靡者使微國去荒走札則市無征而布國是過市則罰罰我夫人過市罰布
世子過市罰一布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惟注市者令之交易也君子死故不降若將則施惠施罰為說也司曉禁
其為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博而觀之泉府掌以市之正布歛市之正貨幣幣於民用者以其賞買之物揚而書以待不
時而買者賈師凡夫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貴

食力

食力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事也則人生天地間無一事之理况飢而食寒而衣日用之大者凡有生者皆當自力也我
與中國異民生而貴賤有定分賤者雖有聰明特達不得為士貴者雖有樸樸頑嚚不肖為農之其未尚矣不自食力既南
則則終歲務遊而孟子曰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若輩輩復以天之物之意聖人之則之義則是適為聖
一罪之首也

荀子曰不由四民之業者是謂奸民不生王道及成故周公之法以馮冠云武垂綬守為隋遊者之歸終不得齒於鄉况以今
觀則為何世也隋慢者以龍浪為高致以勤事為鄙俗若曰常乃鄙業則虞舜沮溺董邱南定章為之矣乃
賤事則有輪扁商乃薄收則有管仲膠鬲使舜不廷法則已不他今之為記者尊何道哉

漕運

漕運國事之重者也浮海遠漢日躔千里水路之難風濤之險有不可測

按書之夾石碣石入于河者冀州之漕路也浮于海澤達于河者兗州之漕路也浮于汶達于海者青州之漕路也浮于
淮泗達于河者徐州之漕路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者揚州之漕路也浮于江沔隨漢運于洛者荊州之漕路也浮于洛
達于河者豫州之漕路也浮于潛逾于河者梁州之漕路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雍州之漕路也

版籍 附石

宣元間上御通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見歷代石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梅詢曰先帝而作蓋謂為
儉有節則石充羨賦歛先度則版籍衰減自石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序德聖承祚休養百姓今天下
石石倍於前矣 田野闢而產慶以地石增而澤賜以爵民數之於國家若是重歟
唐楊炎為相初定合有租庸調法自開元昇平久不為版籍而戶部歲以空文上天室中王儲為石仗以藉存
而石不在乃按曰薄陰高免者積三年者其租庸矣疾其敵請為兩稅法之無主案以貝存為薄人無丁中以食而

版籍

為差歲終以天賦增步進退長吏天下利之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
周禮天官內宰掌書版籍之數

